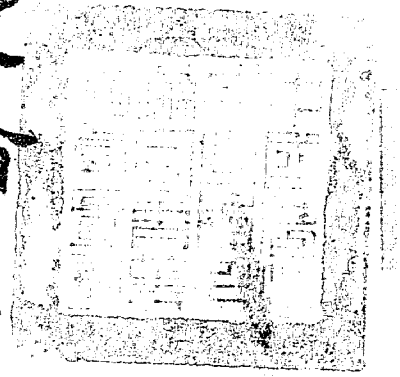


日本併吞滿蒙論

綱野繁勝著
王慕甯譯

日本併吞滿蒙論



公安局存查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MB
D829.313
/00

細野繁勝著
王慕甯譯

日本併吞滿蒙論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3 2168 6273 4

日本併吞滿蒙論敍言

日本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之自白

日本地瘠民貧，人民嚮悍好鬥，其侵略性質，殆如天授，加以西鄰有視和平如生命，日戰爭爲罪惡之中國，以爲其侵略之目的物，故其野心與日俱進，實爲必然之勢。然在明代以前，日本內則國力未充，外則中國過於龐大，有組織之侵略，殆不可能；故以少數人而爲劫略行爲，所謂倭寇之禍，幾遍沿海各省，使有明君臣疲於奔命。及至萬曆之世，日本有所謂豐臣秀吉之大野心家出世，（西曆一五八五年秀吉爲太政大臣）大舉侵略朝鮮，其最後目的，固在中國也。無何秀吉死，德川家康繼之，因國內有事，遂召回侵韓之師，其大目的，固絲毫未達，然侵略中國之心，已於此時萌芽於日本人心中矣。其後德川氏行鎖國政策三百年，而中國亦爲愛新覺羅之盛世，日本人野心，實無實現機會。及至明治維新，日本國力一日千里，而愛

新覺羅氏之天下，經洪楊之大革命，瘡痍未復。於是西鄉隆盛一派之『征韓論』復起，其終極目的仍在中國，固不待言。蓋日本之侵略中國，朝鮮實爲其絕好大陸根據地。是猶欲入堂奧必先踰其門牆，而朝鮮之於中國，則爲其門牆也。惟其時日本國力尙未十分充實，而湘淮軍於平定大亂之後，勢力未可厚侮，故西鄉輩之『征韓論』未得即時實現。不幸中國經中法之役，湘淮軍勢力已成長弩之末，而日本之國力更非昔比。故伊藤陸奧輩，遂挑起中日之役，聚愛新覺羅氏所有勢力而殲之。於是追中國割遼東、臺灣，並承認朝鮮獨立，雖遇俄德法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未得歸日本掌握，然日本在朝鮮則已得穩固之根據地，亦猶欲入堂奧者，已先佔其門戶矣。其後經俄日之役，遼東半島復爲日有，而南滿全疆，已完全爲日本囊中物。其所以未宣佈合併者，則完全爲國際關係所牽制。歐戰起後，均勢之局已破，日本朝野上下，併吞中國之議論，一時風起雲湧，惟尙以英美不願日本勢力過於增大，故以二十一條要求，攫取中國主權權利大部分而去。中國命運，固已操諸日本掌握，而東三省則尤名存而實亡矣。然日人之心，固尙未足。非至全中國——擴而充之非至全世界——盡入日本版圖不

止。其間雖經德壤戰敗，武斷主義受一打擊，而華盛頓會議亦在限制日本野心，日本侵略主義，不能不暫時停止進行。然俟機動作以求達其大欲，則未嘗一日忘也。及至去年春間革命軍勢力統一江南，將以破竹之勢北進，而日本之侵略派，則以為機會達到。蓋欲乘革命軍勢力北進，日本派兵橫加阻礙，挑起中日間之戰爭，以求達其併吞中國之大目的。故抱和平政策之若槻內閣，無端被樞密院暗殺，（倒閣而不由議會故云暗殺）而軍閥首領侵略巨魁之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出而繼閣。於是出兵山東，阻革命軍之北進，北伐事業，因而頓挫。而日本挑起中日戰爭之陰謀，因未能與革命軍接觸，暫時未克實現。而在去年北伐頓挫，乞今年日軍破擊濟南之期間內，可稱日本大陰謀之豫備時期，故此種『併吞滿蒙論』之怪著，應時而出。蓋其國民一時代之野心慾望，必發為文字以流露於外，亦猶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固寒釐不容爽也。試觀此種怪著出未數月，而出兵山東，濟南慘案，炸斃張作霖，干涉東省統一等事件，皆隨之而生。而實行合併東三省以入日本版圖之計畫，固已屢經日本政府之討論研究，卒以革命軍統一神速，英美俄諸國表示絕對反對之嚴重態度，日本實力尙未足以

世界全體爲敵，故日本野心能於危機一髮之際，被其國人之老成持重者所阻止。使數種原因中苟缺其一，則今日之東三省，已早在旭日旗章之下，而世界大戰，則正在進行中。以云危險，則未有過於此者。此種國際大危機，因國內較大之言論機關，多在猶太富翁勢力之下。（中國人而唯利是圖，不顧國家利害者，皆可錫嘉名曰猶太富翁）國人至今猶在夢中。然而彼國人士，在數月之前，已大膽告白其野心於世界。吾人因深悉日本陰謀戰慄恐懼之餘，睹此怪著，固驚歎其膽大率真，而東省至今尙能逃脫日本之公然合併，誠屬萬幸。然日本陰謀雖暫時未能實現，固絕對不能放棄，必再求機會以圖達其大慾。吾人預想將來之危險，對此暴露日本大野心之怪著，安得不介紹於國人，而使之警惕也。

本書既爲日本人野心大暴露，故對於中國之事事物物，務必加以極惡之名詞，而醜詆痛斥之。如對於孔孟老莊以及一切文人學士，著者則概加以「學匪」之名而痛斥之；對於堯舜禹湯以及一切名君賢相，著者則概加以「土匪」之名而醜詆之；其他類推概可知也。故在今日言之，則吾之革命元勳，黨國要人，學生仕子，無一非著者所目爲「土匪」與「學匪」。

之流類也。著者此種目的，無非欲說明中國並非國家（千餘年來教育日本之）中國人爲萬惡所歸之下賤劣種（千餘年來受中國教育之）日本人則爲世界無比之上帝選民，中國爲人侵略，固爲罪有應得，日本侵略中國，則爲責有攸歸。故其結論，對全中國則謂應歸列國共管；對滿蒙則謂應歸日本占領，別無上策中策下策。又因避列國妬忌，則假滿蒙對列國開放之名，欲以售其奸，惟表示堅拒中國人之出關耳。換言之，日本寧可與列國分贓，決不使中國人在滿蒙有絲毫立足之餘地，其惡毒如此。觀歷年日政府聲明滿蒙歡迎外資，及最近內田康哉在美所宣傳，愈足以證明著者所云，實爲其國策，決非一人之見也。若中國國土不幸一旦被日人占領，則所有人民，非盡被日人驅出國外，或置之死地不可。觀朝鮮亡國未達二十年，而其人民之流離顛沛於國外者，已達數百萬人；臺灣歸日不過三十年，而中國人多半回華，生藩已將絕種，即可知吾言之非虛也。故吾人卽不爲國土國權計，祇爲吾人本身，及子若孫之生存計，對於欲絕滅吾族之日本人，亦不能不設法抵制；對於暴露日本野心之本書，尤望國人之深切注意焉。

日本併吞滿蒙論

中華民國十七年雙十國慶前一日

六

龔德柏識於滬寓

日本併吞滿蒙論

譯者弁言

吾國原爲農業自給之國，商業範圍，大抵局促於國內，新式工業，絕無所有，海通以來，始有研究科學之動機。清政不綱，外交失當，屢爲強鄰所壓迫，課以嚴重之賠款割地，更以經濟勢力，吸收膏脂，馴至民生日蹙，財源日枯，岌岌可危，舉國惶恐。有志者，起而革命，勢必破壞原有之制度秩序。革新者中，以民黨較有主義政策，民元約法，即具體而微者。不幸黨內意見分歧，步趨不一；一欲澈底澄清舊染汚俗，按軍政，訓政，憲政之步驟，以進行；一欲與當時北方軍閥妥協，以成就表面之統一。及袁世凱稱帝，而護國軍興，袁死以還，而護法靖國軍，相繼而起。其間，如廿一條之要挾，參戰借款之供給，適以助長內亂；原有不平等條約之束縛，適以延長痛苦。蓋原有軍閥政客，得假外援，益增其割據操縱之力；一般人民，因治安不保，經濟窘迫，多失業流離，土匪之繁殖，軍隊之惡化，悉相因而至。故國民黨認定中國亂源，內由於軍閥官僚，

政客，土豪，劣紳，以及地痞，流氓之橫行，外由於帝國主義之各種侵略，故肅清廣東，訓練黨軍，喚起民衆，於民十五年，由廣東出師，大舉北伐，欲以三民主義之精神，繼辛亥之民族革命，而完成其政治革命，以謀社會革命之成功。此種精神，爲中國更生之唯一表現，縱令一般無識人民，及軍閥餘孽，有所未喻，然希望因此精神，而解放全民族之心理，苟非別具城府，誰能獨有異趣？外國政治家，及無聊策士，常反因爲果，自飾其侵略野心所生之罪惡，同時以古概今，以一例萬，肆其謬妄之批評，殊爲可惜！

本書謂三民主義，爲堂皇之主張，而以『如不能實行，則與廢紙無異』之遁詞，輕輕評定其效用；一面以聯俄爲喪失民族主義之精神，表示三民主義之虛僞。不知民族主義之目的，在全民族之復興，不在一時外交之變化；同時，主義之實現，非可一蹴而成，又焉能作無根之預想，以不幸言中相矜耶？

本書既分中國人爲『一般良民』與所謂『軍閥，營業政治家，學匪，兵匪，土匪』以後，爾前者以無法律制度，不納賦稅，爲理想，而其自治力甚強，若保存其自治制度，則一切皆非

所問。然外國之法律，裁判，與軍隊，警察，爲此良民所歡迎，宛如自治本無法制精神存於其間，乃自然各守其範圍也者。即令外人之政治，較中國人爲公正，既以無政治無法律爲理想之「良民」，亦無棄自治而歡迎之理；况外人行使法律或裁判於中國者，率以保護本國人利益，不顧中國人之利害，爲其典型。觀上海各處租界，到處規章備具，實則徒具形式，未嘗有意執行，凡會稍加注意者，莫不知之，此足以證明著者所言之自相矛盾矣。

著者認定中國人永無統一改造及復興之意思與能力，故意分其地，爲中國本部，與滿蒙及其他地方，以便其土地之侵略；分其人，爲「良民」與不良之民，以遂其欺騙之議論。即視「良民」爲無知愚民，又素不問政治，可以「自治」美名籠絡之，而不生反對也。

又以國際信義，政治道德，爲中國以外之人所專有，而收受賄賂，侵蝕公帑，賣弄外交手腕，以及焚殺劫掠，爲中國人所獨有，且爲永無改變之天性。殊不知從政，問學者，及土匪，兵士，悉來自民間，何嘗有一非所謂「良民」之子弟乎？豈又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耶？著者自身，亦承認現時中國各界人中，有才德俱備之人，卽不幸而真不免於其所指摘，今統

一告成，訓政開始，豈長此以往，猶令著者得反復其說乎？且統一已告成矣，訓政已着手矣，其所謂『希望』已大白於天下，即其所謂『能力』亦已表示一部分，著者其以『未如所願』爲千秋之憾也。

滿蒙之爲中國領土，僅以遼、金、元、清之歷史關係，即可證明；況中國以五族而成共和國，早已聲明於世界，並有經所謂國際承認之事實，日人爲避侵略領土之嫌，設辭區別，以示其非中國之所有，其狡猾可謂極矣！日本恃強凌弱，嘗以擁護本土，而併吞朝鮮，繼以保護朝鮮，而侵略滿洲，今復自認無首唱共管中國全局之能力，乃欲實行占領滿蒙矣。占領滿洲，猶得有所借口，而東部內蒙古，因廿一條有所沾染外，又果以何種理由而占領之乎？如仍襲併吞朝鮮之故智，則占領東部內蒙古以後，可以任意逐漸向中國領土實行侵占，以遂其損人利己之計，猶復假正義、人道，以飾其詞鋒，何無恥一至於斯耶？

天不相日本，予惠獨薄，除以移民興業，彌補其缺陷外，世界任何人種，無奉送其領土，以救其死亡之義務；日本除以武力掠奪外，亦無要求此等行爲之權利。著者以廿一條爲天經

地義之要求，土地之租借權，所有權，爲世界生活原理所必需，尤無拒絕之理；且外蒙爲俄國所侵入，中國未嘗過問，故於其所主張之政策，當亦無異議；其荒謬狂悖，於斯已極！中國對於外蒙，非不欲過問，以關內外未臻統一以前，尙無暇及此；卽以民族自決論，外蒙亦不待強迫，自有復歸之一日也。

然「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又「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而能改，是謂過矣」；著者所見，亦有相當可當箴規者，願國人勿文過飾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所謂「良民」，速放棄其不聞理亂，自甘命薄之態度，進而修養其身心，以擴充其自治之能力；所謂政學軍警，則各自涵養其德性，豐富其才識，庶領導民衆，修明庶政，以實現統一健全之中國，進謀世界之大同，勿使著者得幸其言之有中，斯爲幸甚！

譯者識於日暉之里 民國十七年九月

日本併吞滿蒙論

原敍

本書之名爲「滿蒙管理論」者，乃以本書最後一章之名，爲其代表命題也。以敘述之順序言之，一在檢討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二在就列國對華政策，應有何等價值，稍爲精細講究；三在正確發見由是而得有之結論。第三種爲本書之主眼，與中樞之要求，可因本書之目次而知之。

著者去夏曾由滿蒙巡遊中國各地，就多年懷抱之各種意見，以審察自身之當否。歸國後，曾欲以簡單小冊，告其所檢證及感想於世，然以此不無殘編斷簡之嫌，遂急變其意向，以作此書。

日本之於中國及滿蒙，其有非常緊切之重大性，自不待言。關於此之著作論文，其多幾可充滿一大圖書館；但其所見之中國本質與實況，實屬錯誤，其如何貽禍於列國對華及滿

蒙政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其當然應改正之方策，無論在日本或歐美各國，均未爲人所發見，而惜其依然不能脫離錯覺之認識。因此認定中國其物之真髓，以發見正確之認識，與新政策之指標，自須爲本書之目的。

實言之，則我國（日人自稱，以下做此）之外交家，及知識階級，方其發表對外之見地，過於謙恭，細心，寧有類於怯懦之感。是或爲我國民性之優點，同時，亦爲屢招意外誤解與損傷之缺點。沈默謙遜，雖可寶貴之如金玉，有時亦須視同瓦礫，尤其是今日，宣傳萬能之時代也，并非專事應酬，發揮詞令之時矣。以真爲真，以僞爲僞，大膽正直，以發表於世界，又何瞻顧之有？本書就世之有識人士所欲言者，慎重言之，就其所逡巡不前者，盡情論之，庶有當於斯旨。其所以出此者，著者從良心之所命，與理性之要求也。

據吾人所確信，則外交政策之出發點，無論何種時機在『應如何作爲』不在『其爲若何』。祇問『其爲若何』，乃單純之傍觀與觀望，二者皆真不得爲外交或政策。所謂『應如何作爲』，卽『不可不如何作爲』之意。卽不可不常準備自動之方策。尤其關於中國問題。

題，就中關於滿蒙問題，政府當局，自須有相當之見識，即一般國民，亦不可付之缺如。本書所希望者，非單純之傍觀與觀望，乃願其爲突擊。

本書之用意與主眼，要求等，已如前所述；著者才疎識淺，其所觀察與表示，尤其所下之結論，恐不無謬誤及爲人反對之處，願有識者進而教之！

昭和三年戊辰一月十六日

著者敍於國民新聞編輯社

日本併吞朝鮮論

一

日本併吞滿蒙論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一 危哉關於中國之認識……………一
 - 二 對中國果有所謂國策耶……………二
 - 三 中日關係之真實性……………五
 - 四 歸化人之外交……………八
 - 五 新建設工作……………二一
- ## 第二章 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上）……………一五

- 一 何謂中國……………一五
- 二 中國非國家……………一七
- 三 忌避政治之人民與『學匪』……………二三

四 嫌棄法律之心理.....三七

第三章 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下）.....三〇

一 世界無比之兵匪.....三三

二 土匪之國.....三四

三 形式面子之國.....三五

四 自然與平和之民.....三六

五 對角線上之中國.....三七

第四章 由專制的中國向國際的中國.....五二

一 古今一貫之外交原理.....五三

二 開國一千年.....五五

三 日本之強盛與保全領土.....五六

四	維持現狀主義之確立	三
五	美國在滿蒙之行動	六
六	徒勞無功之大刀濶斧政策	七
第五章 國際的中國展發之經過		
一	被拍賣之革命	七
二	歐洲大戰之波動	六
三	所謂廿一條之問題	五
四	真相如此	六
五	由中美親善向排日	六
第六章 美國主演之中國劇		
一	壓迫日本之魔曲	一〇一
		一〇〇

第七章

中國實況之暴露

- 一 絕好之實物教訓…………… 一三〇
- 二 軍閥之爭奪關稅戰…………… 一三六
- 三 勞農俄國出現於南方…………… 一四二
- 四 英國之急退政策…………… 一四六
- 五 悲慘之飽羅廷…………… 一五二
- 六 黃金之威力與光輝…………… 一五〇
- 七 一切皆爲幻滅之悲哀…………… 一五五
- 四 山東退還之結果…………… 一二二
- 五 白宮之幽靈…………… 一二六
- 三 美國之對華哲學…………… 一〇六
- 二 惡魔之戲弄…………… 一〇五

第八章 可與於中國之斷案……………一五八

一 真相明瞭……………一六六

二 國際信義之忘記與喪失者……………一六三

三 根本之迷惑與謬誤……………一六七

四 放任不可能……………一七四

五 所謂傍觀主義之愚……………一七九

六 得達到之最後方策……………一八五

第九章 管理滿蒙論（上）……………一九四

一 大乘之政策……………一九六

二 滿蒙非中國……………二〇〇

三 開發滿蒙之恩人……………二〇五

四 特殊關係之真義..... 107

五 滿蒙開發之受益者..... 113

第十章 管理滿蒙論(下)..... 110

一 滿蒙之中國本部化..... 110

二 滿蒙開放之妨害物..... 115

三 滿蒙之危機..... 117

四 列國其自覺悟..... 119

五 提倡實力解決..... 121

日本併吞滿蒙論

原名滿蒙管理論

第一章 緒論

一 危哉關於中國之認識

本書之作，乃爲中國及東洋全局，并增進世界全人類之幸福計；以公正之理義，與平和之精神爲基礎，務必嚴肅以事客觀的討論，期所得之結論，可令世界任何人，皆覺滿足；決非單純的日本人，由日本自身之地位出發，專爲日本之利益，而施其主觀的攷察於中國及滿蒙者也。世之論中國者多矣，對彼有數千年歷史之姿態，加以凝視撫摩，或從事臨床之解剖者，亦不敢謂爲少數。然精細概觀其將來之運命，正確明快斷定其應有如何之歸結者，尙不易得。東西各國之政治家外交家，唯覺其生命極難自由暢達，竟視之爲「世界之癌」，此刻下之真相也。此種可悲之見解，果爲無何等錯誤之認識乎？抑由於觀察者之爲色盲乎？自當

細心考察。荷各國關於對華政策之根本認識而不確實，因而其政策之基礎與指導精神，始終不得純正健全，一切皆爲無代價之努力，其爲不幸，不得不爲世界人類悲。

日本之於中國，由文化方面而言，不可視爲二元的存在，亦不得謂爲有同一血液之分身。就舊有歷史交通，以及互相接近之地理關係而言，則與普通所謂鄰國有別，其關係實較爲密切，即中國之於日本，亦然。

現時日本之政治家，乃至國民，對於中國所有之見識，果有何等之價值乎？所謂同文同種，中日親善，中日提攜等語，耳之不爲不久，而實際所經驗，且現時繼續開展之事實，以視其生活環境之緊密，及有多量之共通血液素，果有若何之反應與濃度乎？此種質問，同時可適用於中國之政治家乃至國民，能否正確答此質問，以彼此認識之妥當與否而決。

一一 對中國果有所謂國策耶

中日之關係，爲東洋和平之基礎，必以共存共榮，爲其相處之要義。此問題關係兩國之盛衰與存亡，專視爲日本存亡，與日本之利益問題，決非得當。保證日本之安全與自衛者，同

時可謂保證中國之自衛與安全，擴而充之，亦可謂保證世界全人類之自衛與安全，因而此非某國家，或某政治家私慾之問題，所謂帝國主義，侵略主義，或資本的征服主義等名詞，無一可適用於此者。以此見地，觀察近時之中日關係，在負開導中國的使命之政策中，果得發見若何之理想，與始終一轍之信仰乎？換言之，日本國民，得堂堂正正訴於世界之對華政策，果安在耶？

日本之政治家，及評論家等自覺對中國外交之重大，尤其注重對滿蒙政策之確立，吾人對之，常不惜予以敬意與注意；但就吾輩所知而論，是皆為抽象的概念之遊戲，不僅無具體的方案，往往其意見，有冰炭不相容之勢。是等人所謂應有之中日關係，卻表示反撥的傾向；或左顧右盼，或愈出愈歧，并無一定之方針。吾輩所有者，為多量之對華的議論策劃，及精緻之書籍；代表政府之住宅；以及日夜勤勞，不知厭倦之通信員；研究者，亦所具備。然是等智者賢士，果已綜合由東西南北所供給之材料，構成若何之國策與方針，而與以原理上之說明乎？單純的事務之處理，非對華外交之別名，散漫問歇，及限於一隅之隨事折衝與解決，亦

非滿蒙政策之代名詞；况單純之傍觀主義，不干涉主義，與協調主義之類乎？

例如：最近關於滿蒙之中日交涉，已經開始，對此之態度，極不一致，或以對手爲無誠意，或問手段之巧拙，或爭問題之是非；商議之內容，以事屬外交秘密，故不許外間加以議論，實則爲中日兩國計，就世界之關係立言，可以與列國提攜之方案，果有何人進而發表之乎？多數之日本國民，立於此交涉之背後，果期望何物，又思念何物乎？我而有明確之對華政策，其理解爲國民所深體會，則關於時機手段，及問題的範圍之用心，不過使末梢神經，任其活動而已。原來決定：如何使日本對滿蒙之關係，變爲合理，爲第一要着；同時，如何觀察現實之中國，又視其政府爲何等政府，必須使世界各國能澈底明瞭而後可。換言之，即使列國理解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以樹立日本應付之方案，外以增進世界全人類之幸福；內以助中日兩國國民之向上發展，政府一切努力，宜悉注於此。

日本朝野對於中國之抱有意見者，其於第一要義，果如何用心乎？日本國民，果知本國對華國策之所在乎？又果能相信施之中國，表明之於全世界，而無所忌憚，使認識其爲妥當

適切，且極力以支持之否乎？國策者，國民之常識也，非少數當局所得隱藏者。若此政策，而不明瞭確實，則日本國民，簡直可謂無對華政策。若無此國策，則滿蒙交涉之全部，或一部，即得解決。所謂商租問題，鐵道問題，壓迫朝鮮人問題，皆得如法處理，或不得處理，乃至并交涉對手之爲張作霖與否，亦不復問，是皆一時的，及一部的記錄，不得謂爲根本及實質的解決。是猶戰勝中俄，而仍不能除去中日關係之障礙；極端發揮協調主義於華盛頓，而兩國之關係，依然如故，乃吾人所深以爲恨者，遂進而問日本對華政策之安在焉。

三 中日關係之眞實性

離國交上之形式，而就外交之實質以立言，則日本之於中國，較之任何國家，其關係重大而嚴肅。無論爲英，爲美，爲俄，爲德意，皆非其比。更深切言之，世界之一半，或世界之全體，其價值，不可不經日本對華政策而表現。卽如美唱之於前，英贊成之於後之華盛頓會議，各國運用之於如何旨趣之下乎？日本人略予回顧，不難得其真相，此最明顯之一例也。

吾人之所言，并無日本離中國，便不能存在之意思。日本自身之生命，及其權威，決非爲

中國所支持之物，亦非因有中國存在，而自以爲可以無憂者。然中國之過去及現在，不僅無日本，卽不能解釋任何事情；其將來亦不能不預想日本之存在，而描寫其自身。有此種意思之中日關係，既非不同軌道的水星與火星之關係；亦非各有其世界的月與太陽之關係。故離日本而言中國及中國之外交，固所不能；除去中國，及中國外交之日本，及日本外交，在現實界，果有如何之剩餘價值乎？卽想像之，殆亦無益。

一切之論理，無論何時，須爲事實所引導，且不可不爲事實所支持；是非爲單純的唯物史觀，乃古今一貫之不可變的原則。在日本之接壤地，有滿蒙，其隣有四億之民衆，此爲極簡明之事實。在人文、經濟、軍事，以及其他各方面，均與日本有密切之接觸。此接觸與日本之國民生活，發生直接間接之關係，而永久繼續不斷時，有意或無意間，深入於國民生活之內容；或至支配其內容之一部，或大部分，以彼此同化融合，則神亦不能加以妨害，是謂自然之攝理。——此攝理，自中國對日關係言，本亦相同。——此非人種全然不同的英國與印度之關係，亦非美國與菲力濱之關係；更非地域環境，遠相隔離的澳洲與加拿大之關係；卽與言語，

風俗，歷史，種族，均無共同性之中俄關係，亦不相同。

我日本國民，果視此攝理爲何物，欲如何以體現之乎？中國之政治家，評論家，習於遠交近攻之舊說，或爲彼等自身特殊利害觀念所溺沒，對於在世界之真實地位，熱烈之國際情勢，尙熱視無覩，姑不具論。而在日本朝野之指導階級，則有相當之使命。即彼等愈沈溺舊有之迷信，固執其錯，覺愈須爲中國全局之安寧與發達計，更加剴切，以期適宜的對華政策之實現。即其對手，如爲病人，或爲應救濟之輩，尤須以至親之情誼，以相待遇，而勿令其頹廢。

以前日本國民之理想與政策，固有足觀者：即日清戰爭，打破陶醉於舊世界迷夢者之狂妄，予以應覺醒於新時代之體驗；日俄戰爭，更嚴肅表示一種意義，即國家須自立自存，中日在世界之關係，應如何存在。於是日英同盟，日俄協約等，以中國爲對象，或以中國爲中心而運用之。是皆予中國以領土保全，與進於近代之改造之機會。或以此爲一種感化事業，或視爲特別保護的建造物，有時用鐳的放射療法，刺激彼等之良心，與理性，以促其自覺。此等努力，日本國民，不爲對華之熱情所鼓舞激勵，決不至有此。然由明治末年，以至經過大正時

代，日本國民對華之熱情，已如何變化或冷卻乎？又已表現如何之信念感情，於日本對華之國策乎？中國所有之貴重機會，幾全部令其逸去，固予人以幻滅之感；而日本國民對於中國之理想與抱負，及欲因此以貢獻於世界人類之大願，今尙熱烈如故，不歛其烈焰否？是唯有任之日本自身之內省。尤其是未嘗參與先人之偉業與經綸，對於所謂協調主義，及其他國際宣傳用語，不加批評，而完全接受，自命爲富於新知識之當世政治家者流，應及時猛省。

四 歸化人之外交

日本之外交，簡直不尊重國民哲學之背景。如英，美，法，德，意，土，諸國，各有其國民哲學。在其對外政策中，無不因勢利用。例如美之門羅主義，即是也。中國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亦得視爲一例。彼等之倡其主義也，決無一貫之理論，隨時隨地，而任意有所變遷。姑無論其爲善，爲惡，總之，能標榜何等主張，予以概念化，使之成爲一種國民哲學。

反之，日本之對外國策，未嘗使之哲學化；故無可視爲國民的理想，以爲政治外交之後援者。即發大宏願，進而提倡之者，亦無所聞。聞其所言，常爲由英美方面輸入之議論。其修辭

論理，以及人物，悉由外國語翻譯而來；故日本外交，嘗爲歐美各國所牽動，除按照英美合作之樂曲而舞蹈外，遂不能發見自身之主張。

不僅此也，日本朝野對中國之見識，果日本人以眼光由中國而取得乎？多數談外交之人士，非借用其知識於英語乎？其中費數年乃至數十年於中國者亦有之。關於對華政策之策劃及處理，皆以英美之思想爲其根據。此種傾向，決非自覺國民之名譽，亦無所謂利益與真理；同時過於深入於中國，而偏於一黨一派之見解，是必爲精神上已經歸化的人之知識，其客觀的妥當性，往往缺乏。如此人物，皆無對華之根本認識，由日本自身之地位，逐出有權威之個性，而使其發言權，失其力量者也。日本對中國之外交，常爲英美所牽動，即評議討論之者，亦於不知不覺之間，爲英美之代辯者，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外國語之毒。

原來日本國民，對於中國之見識，其謬誤自古已然。爲漢學所迷者，所知爲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八家文之中國，不通曉其內容，是猶以釋迦時代之印度，拍拉圖時代之希臘，而論今日之印度，希臘耳。以是漢學者流，憑空想像實際之中國，及與北京政府之人物及軍閥

等相見，深覺與其理想相距之遠。然而能明快指示此間之真相及特質者，在日本，殆不可得。於是觀英美人等之著作評論，卻饒實際之興味，忽爲此所牽引而讚賞之，未幾，而成爲信仰者多。此種風習，以明治以來，崇拜舶來事物所致，非引用外國人之言論，則覺不清新而精確故也。又日本外交官吏，及其他在外官吏，其研究外邦文物之慾望與誠實性，遠不及歐美之人；加以更迭頻繁，因未能熟悉所在地之語言，以致其見識，與必需之準備，均不充足，蓋亦有之。此種情形，在中國，尤覺其易於發見。——反之，英國之公使館，及領事館員等，關於中國及印度之事，固不待言；即在西藏，及尼波羅等交通不便之地，竟能蒐集貴重之調查，與文獻而整理之，以貢獻於學界。——由是觀之，日本對中國之外交，乃求知識之於權歐美，不僅不以外國語學得思慮判斷爲恥，卻以之爲大榮耀。故中國之真相與特質，無由得知；有個性與權威之對華政策，亦無確立，與運用之望。

於是名爲日本對華之外交，實則爲英美對華之外交。有時因中國地域之不同，而分爲對中國南方派之政策，與對中國北方派之政策；政府之反對黨，嘗於議會有所議論，亦以英

國置重中國某派爲其根據。

歐美人對於中國之見識，較日本人爲趨重現實，已如上述；而彼等研究之日淺，縱竭其畢生之力，亦不過百年，故彼等之觀察，缺乏歷史之後援，所得不外乎表面之管見。日本國民自古以來，即與中國交涉密切，在文字與思想上，更有幾多共同之便宜，其便利，非歐美人所可同日而語。故關於中國事情，應以日本爲最深悉；所言必爲權威，至少在外交上，須不失爲主人翁。習於歐美人表面之見識，而追隨恐后，乃欲實現中日之特殊關係，可謂迂濶極矣。

日本國民之急務，首在收回思想之故鄉，而悟其歸化人的外交之失策，使中國復歸於東洋，脫離誤人的歐美之見識與政策，此爲使日本對華政策，變爲合理與妥當之第一前提。同時使日本國民對於中國之熱情復活，爲中國及世界全人類，取得正當之見解與幸福，亦舍此莫由。

五 新建設工作

日本近時之政治家、經濟家、及評論家等，嘗以人口年增百萬，與其食糧問題而煩惱，視

爲國民生活之最大脅迫，而苦心焦思，以謀解決。此固非小問題，而能放任不理者。然我國人口之增加，不自今日始，不必視爲不堪負荷之重大問題。多生殖，使繁榮！基督所祈禱者也。所有一切物之生存，應爲地上之歡喜，徒事咒詛，或以爲深刻之壓迫而煩悶，則非智者所應爾，亦非有爲者所應爾也。

日本之國土，誠哉狹小！於是天然之富源，亦貧弱；食糧及其他原料，亦覺菲薄，無庸諱言。然而世界未必可以謂爲狹。太陽不僅照臨日本，在最近之接壤地，有三十六萬方哩之滿洲；百三十七萬方哩之蒙古；五十五萬方哩之新疆；更踰黑龍江，則沃野千里。又在望中，滿洲之人口，據云已超過二千萬，而一平方哩之密度，仍不過六十一人。蒙古僅二人，新疆僅五人，以之與日本每方哩四百人相比，尙在半開或未開狀態，歷時五千載，尙依然如故。稍放開眼界而遙觀宇宙，謂五尺微軀，而無休止之餘地，寧非夢嚟？

吾人非世之所謂高唱移民論，而欲解決人口及糧食問題者，幸詳察之。中國本部十八省，已有三億乃至四億之民衆，其人體力強，勞資低，現在出入於滿洲者，非文明爛熟之日本

國民所能抵抗；此外雖有南洋、澳洲、阿非利加、南北美利堅、除秘魯及智利等一小部外，爲鄰
客而虛僞之平和論者所妨害，最近不能因移民而解決人口問題，可以想見。

故吾人決不提出移民，卽放逐人口之政策。原來人口問題之甚囂塵上，由於國民生活
之困難。誠能令其殖產興業，得就通商貿易之途，則人口愈多愈善，可以使之爲國家最大之
財產，與最高之資力。漠蒙及西伯利亞之大地域，卽我殖產興業之活舞台；隣國四百餘州，又
非日本之經濟的名勝乎？至少能開拓其富源，使天然物產，浴於文明之光輝，日本所居之地
位，不較新發見歐洲全地域爲猶優乎？是不僅同時爲中國人、滿蒙人、俄人之莫大幸福；非卽
使世界人類生活豐富而快適之義舉之偉業耶？

德國曾大移民于美國以調節其本國之人口。及其後，商工業勃興，若于勞力之缺乏，反
以令移民歸國爲得計。日本原不與德國盡同，在環境上，有較德國爲劣，亦有較德國爲優者。
其優點，卽四鄰無強敵；其劣點，卽天惠不厚。故日本唯有竭全力，以開發東亞之富源，與鄰國
之民，同心同德，以共存共榮之方針，而前進，乃天賜之使命。若日本之政治家，而有明達之

士，則確立勇往邁進之工業國策；一掃所謂法律萬能主義；而注全力於理化教育，固不待言。區區內政問題，寧以委之自然之推移爲相宜。

我國現時之政治家，宛如爲神經衰弱症所惱，不得不加以指摘。例如地租委讓問題，果爲何事乎？教育費國庫負擔之增加，又有何等意義乎？鐵煤與木材，均感缺乏，其他物資亦無不缺乏，徒增高關稅之牆壁，其將何以使國民之經濟生活，進於優裕之域乎？要之，爲末梢神經之微動；或由氣管加答兒而生之喘息而已。即今認爲最難解決之人口及食糧問題，非亦神經衰弱時代之症候乎？

天相日本，命其開發東亞之大地域。出入地域相接之所，勇往直前，堅其自信力，運用其聰明，以計地上之平和與隆昌，非即奉行天命而歸順於神之攝理乎？日本朝野人士，及一般國民，不能鼓其實行此天命之勇氣與興味，徒追隨歐美人之後，而無確立之對華政策，誠爲可惜！蓋吾輩日人，過於模倣外國之國民哲學；又過於爲英語的外交所牽制。本書之作，因欲於重新建設滿蒙政策，有所寄與；同時，亦欲於世界人類，有所貢獻。欲實現此目的之基礎條

件，首須說明中國之本質與實況；次則遍觀列國之對華政策，以明其政策之是否有益於中國，然後提出吾人所信之解決方法，是為本書之主眼。

第二章 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上）

一 何謂中國

欲評定關於中國的議論策略之價值，先須正確認識中國之本質，而後其判斷，始有客觀的妥當性，此為關於中國一切知識之根本條件，同時又為本書之第一前提。

西人久目中國為『睡獅』，日清戰爭後，始知其為『紙老虎』。既而所謂『謎之國』，及『東洋之巴爾幹』等形容詞，又加之於中國，現正為世界各國國民興味之焦點。

因此而被回想者，即當千九百二十一年華盛頓會議時，法國全權伯里安提出『何謂中國』之問題，使中國及其他各國國民咸相驚訝。此種直率之語，實談及中國自身之要害，若於其機會，就中國之本質，稍事誠摯之研究，則列國之對付中國，恐將根本的變更其政策。

即中國之狀況，或將導入於與現時略有不同之趨勢，亦未可知。然而列國全權，僅視伯氏破的之言，爲一插話，未嘗加以深究，而所謂極東條約，竟告成立，日本亦不能脫離其關係。

然則所謂「中國」者，果爲世界各國所正當理解乎？不僅外國，即爲中國人，有得明快說明此命題者乎？——同時日本除極少數之識者外，能答覆此質問之人，又能得幾人乎？誠地理上之中國，儼然存在；中國人所謂中華民國，亦存在；所謂政府，列國駐中國使者，均無不備。因其有此等事實存在，即得解釋此問題而毫無疑惑乎？

換言之，依清朝以來之歷史地理的慣例，所謂「國際上之中國」，其對象固有漠然的形式，因各國公使之駐劄北京而得其證明。然有嚴正意義之中國，——所謂中華民國，——果存在於何處乎？以明確之主權，統一性，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爲基礎之中國，果有何人得證明其存在於地球上乎？內容空虛的「概念上之中國」，乃一種幻影；又外交上之幽靈而已。縱令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哩之面積，四億之民，復構居於此，尚不足謂爲具備一切實質之中國；即使人確切認識中華民國，尚不可能，至少其資格，尙嫌不夠。此非徒以法理爲理由，而爲

此言；實則由現代人共有之常識，以事觀察。如其國非由一定之土地，與主權人民，爲有機之結合組織，決不得認爲真實之國家。非真實之國家，乃『偽國家』；偽國家，乃紙上之國家，不過爲歷史的遺物。假令爲外交上之便宜起見，對於現實之中國，取虛浮之態度，則極爲可惜，苟欲真正理解中國，應自研究中國之本質始。

一 中國非國家

以最簡單之方法論中國之本質，則彼原來非世之所謂國家；至少與近代人眼中所有之國家，大異其趣。故歐美人，及日本國民，所採用之一切方程式，總無當於中國。因而以日本，及歐美各國之國家觀爲指歸，爲中國立案或策劃；或勸告誘導；或締約協定；以及希望於現在將來之一切事物，非悉無價值，即所見錯誤。列國任何好意，難使中國四億人民表相當之感謝。——此爲改正對華政策之重要原因；同時欲正當理解中國之人，亦不可以此知識，爲其判斷之準繩。

更詳言之，中國在三千年以前，素爲所謂『天下』之觀念所哺育而生長；故在彼等民

族哲學中，其所謂『國』意義極爲狹小，越其小範圍，個人得參天地之化育，此中國人世界觀之特色也。雖不爲非國家主義，確有超越國家之處，一面爲澈底的個人主義者；同時又爲天然的世界主義者。反而言之，彼等不覺國家有何等難得之處，故彼等不堅守一定之土地。不重國土，故缺國境之觀念，超越限定之國土國境，而以世界爲我有，以天下爲我物。所以統治國家，維持秩序所必需之主權，又保持主權之法律，政治，國防，警察，租稅等，在中國人眼中，非何等可貴之物。不僅不以爲貴，且彼等爲天下之民，至於需要此種限制，與拘束，寧視爲罪惡，與妨害之物。所謂『無爲而治』，乃最良之政治，以不布法律；不納賦稅，爲善政之象徵。對於如斯之民族，前北京政府，究有何等權威？國民革命，究有何等價值？四億之羣衆，悠然生存於無國家，無法律，無主權之大世界，其於國權及政權之轉變，既無所驚異；即於外國之侵略，亦非所欲聞問。

主權不存之地，則無國家，因無國家，故清朝即變爲中華民國，而一般人民，無所牽挂；中國其物之存在，僅爲便宜上之名稱，是因彼等夙抱世界觀，不爲人已之國土領域所拘束故。

也。唯是彼等所切望者，平和與享樂，其所最憂者，天災饑饉，土匪流氓，惡政與，而土匪流氓加多，由土匪流氓而成之軍隊，爲人所利用，以徵稅劫財，是爲彼等最大之痛苦；又最所忌避者也。換言之，中國多數之良民，以如何由『土匪之中國』、『流氓之中國』、『兵匪之中國』脫離其災厄，爲一生之痛苦。欲求之於政治之改革，則爲彼等夢想所不到。——雖欲求之，雖盡心思索，彼等認爲不可能而斷念，此即彼等祖先數百年經驗之所教也。——是以外國租界，爲彼等最羨慕不已之理想鄉，認爲日本特殊地域之滿蒙，如以日本勢力，得維持其安全，則彼等之移住者，將陸續而來。

試翻閱中國歷史，自周、秦以降，歷、漢、唐、宋、元、明、清，諸朝驟觀之，有似于國家之外形，比較鞏固之主權，及統治組織，繼續于相當之時期。其中之唐律明律，其完備，幾與日本相髣髴。即試行井田法之重大時代，亦嘗有之。雖然，歷代之人，仍不視中國爲一個國家，即視之爲大宇宙，即『天下』；故彼等以其所已見聞，及交通之世界全部，爲其領域，稱其四方之人，爲南蠻北狄，東夷西戎，自居于中華之地，稱其勢力所不及者，爲化外之民，無論何人，皆所熟知。彼等

對於與中國統治權無關之外國領土，祇須載入其地理志中——例如歐洲及日本——悉視爲自己之天下。根本上，無國家之觀念。卽主權之意義，亦有不同。統一其領域，以置諸一國主權之下，寧認爲無此需要。知有化外之民，而坦然任其所爲，毫不以爲可怪，此卽不切望國家統一之證據。時至今日，中國一般人民，對於南北之統一，及和平之勸告，非無何等感動之色，其熱忱恐猶不能與日本及列國相比也。

然則中國歷代之帝王，果具何種性質乎？是皆由土匪之首領出身，而有武功之人。其政治的權力，決不如一般人所想像，能普及于中國之全部。間有若臨廣大之地域者，其勢力忽又分散，實際上，不過佔據中國全部之樞要地。例如李鴻章，劉坤一，及張之洞，三首領，事實上，三分中國，以支持清末之朝廷。此種狀況，無論何時代，皆可發見。由其統治之實況而言，常視爲羣雄割據，較爲適切。唯形式上奉戴皇室之一點，與革命後之中國，有以異耳。

中國二十二朝之歷史，原爲當時權力者，爲自己修飾計，而捏造之藝術品。由後觀之，其形容所至，有如不世出之偉人或聖賢；究其真相，乃不過匪徒流氓之首魁，際會風雲，乘機稱

霸于中原而已。所謂『正史無真情』，乃中國人自己所告白，宛如現代軍閥，有由綠林出身，漸升而至于督軍，及大元帥之地位者。因而中國之帝王將相，及其他一切有權力者，自古迄今，無論何時，皆爲人民之掠奪者，壓制者。服務于其下之大小官吏，乃收受賄賂，及苛斂誅求之人。物。偶然間，或有仁政之設施，亦寥若晨星。且中國以『無政』爲最高，以不課賦稅爲德政之極致。已如前述。太古之三皇五帝，爲彼等之理想的偶像，實則想像無歷史的時代之幻影，而不勝其羨慕。何爲以此幻影爲可貴乎？因其不施政治，不布法律，不課兵役與租稅，故也。即後世之帝王，勢力者，及軍閥等，所最以爲必要者，決不要求之于人民，故至今爲人所崇拜稱讚耳。

三 忌避政治之人民與『學匪』

歷史上之帝王，及權力者，去而匪賊軍閥之首領，又起而繼承，此不獨爲中國所有之事實，亦未可知；其爲人民之掠奪者，壓迫者，亦非無相類之史實，存于其他之國家。然而爲中國之特徵，而日本及歐美國民不可不留心者，即四億之人民，——除極少數從事政治家，——

殆徹底忌避政治，視之若蛇蠍。中國之軍閥政客，大聲疾呼，要求制定憲法，恢復國權，收回租界，而中國一般之良民，則熟視無覩，或視之如過眼雲煙。其故果安在耶？是不待言，爲天下之民者，無需擁護主權故也。假令一朝爲萬乘之天子，不過趙氏、朱氏、愛親覺羅氏等之自稱。彼等僅得一時之權力，任意冠王冠以自娛耳。對於彼等有爲臣之義務者，唯食其祿之官吏，一般人決非其臣下；卽君臣之關係，僅成立於權力者與作官者之間，人民則在其範圍以外。

——日本雖釋臣民爲同意之語；在中國則臣與民，全然分離而解釋。民與人民，不過爲人之集合名詞。所謂天下之民，或太平之逸民，既非明朝之民及清朝之民，又非中華民國之民。故國民與人民，各異其意義。更詳言之，卽有四億之人民，而日本及歐美各國所謂「國民」則無之也。——是以「帝力於我何有哉」及「出而不仕，則君子我如路人」等語，可謂爲中國民族哲學適當之結論。

此種民族哲學，卽在中華民國時代，雖設立大總統，或大元帥，仍無甚差異。北京政府之執政者，易于變化，而每變化一次主權與人民之相去益遠。不問其爲清朝，爲袁世凱，段祺瑞，

黎元洪，張作霖，凡以北京政府——又廣東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等——之名，所行之內治外交，悉與四億人民之意思希望，無何等交涉與關係；此日本及歐美國民所嘗特爲記憶者也。如此極端忌避政治，而希望無政治，無法律之思想，竟成爲中國固有之民族哲學，亦有各種理由：國土廣大，歷來不能建設統一之政府，蓋不失爲其一原因；加以擁有滿蒙，回藏，及其他數十種之異民族，言語習性環境皆互相差別，不能確立得包括全部之法治的組織，此又一原因也。此等事情之學術的研究，暫置勿論；而明顯之事實，即古來之官吏，必爲不逞之商人，或公然之盜賊；辦公處，即賄賂交易之場；而擁護彼等之警察與軍隊，悉爲匪賊之別名；此爲極端逐出人民于政治以外之主因。此等事實，決非三五百年來之事，遠溯可至于周代，爾來仍史不絕書。以是歷代爲政者中，有欲矯此宿弊，而研究中國特有之方法者。例如隋唐時代，有迴避制度，即知縣須迴避本籍，而從政于他縣，以防其請託諸弊。此種姑息手段，終無些微之效果；加以在各地地方之書吏，化爲世襲之職業，有所謂底缺之特權，無論何種政府，不能如之何；又地方發生水旱天災時，朝廷即施賑濟，惠及災民，而經手官吏嘗有侵蝕行爲，人

民幾不能沾一文之實惠。民之困苦者，顛沛流離，而中國之官吏，悉以此等態度臨之，其貪污，足以窺其一斑。又科舉制與此弊唯有加重，且公然買賣官職。彼等上下之腐敗，綿亘數百代，可謂病入膏肓矣。此即使人民嫌惡政治之理由；同時中國之改善與革新，徒恃軍閥及官吏，而期其實現，可謂無望。

然則中國晚近之青年運動，又何若乎？各國民，以此運動，爲新中國建設之曙光，與以多大之同情與後援。——日本亦有此同樣之色盲的觀察者。——誠哉！在現在之中國，曾留學于歐美日本，而具新知識者，不乏其人，受新教育于北京，及其他大學之青年，亦散布于各地。彼等投身政界，或操新聞事業，各事其活動；同時彼等亟于應用其新知識，提出恢復國權，收回利權等要求。提倡撤廢租界，關稅自主者，概爲彼等。其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評論二十一條，而極力排斥英日者，亦以彼等爲其發動之人。

若以彼等之言論及行動，爲出于真正之愛國精神，實屬大錯。蓋中國歷來有所謂「學匪」，「擾害良民，現今亦然。所謂「學匪」者，意即指有學問之匪徒，以政治爲生活之資，以外

交爲餌，以道德風教爲商品者，卽此輩也。秦始皇之坑殺儒生，卽所以懲治學匪。各時代之權力者，初則利用學匪之言論，其後爲其如簧之舌，毒狼之筆，及其貪得無厭之心所苦，是以多予官職，以塞其口，或懷柔之以金錢，不惜百方予以籠絡。其中始皇不堪其弊，遂敢行政變，以剷除之。降及近代，其人數益增，每逢外交問題一起，彼等之買賣，因而繁昌矣。

學匪所標榜者，卽爲愛國。對外主張強硬，屢使外國通曉中國事情者，不勝惶惑。正直的讀四書，及十八史略之日本人，久已爲彼等所誤。焉知其所標榜者，全爲彼等由欺瞞所製出之商品；彼等之職業，在賣文字，故粉飾其言論，努力製造其主張見解，真可謂天下獨步。卽任何國之外人，恐亦無出其右者？由是而知中國之外交文書，極其巧妙，與中國有所交涉，動輒非一二度所能了結，非無故矣。最初卽非以真實之心從事者，彼等以虛僞欺瞞爲其生命，以自己之營利爲其目的，固無所謂國家之擁護，與道德之保持。以前採用科舉制，非秀才則不見登用；因此於修飾文字，巧綴言論之技術，有偉大之進步。然則欲爲秀才進士，而應科舉者，爲國家之賢良，是又不然。彼等欲坐食而營利，遂進而從政耳。由表面觀之，人皆廉潔，實則因

飽貪得賄賂，以收莫大之利益，始應科舉之選。故歷代之政府，與試驗委員，自古即以盜賊待彼等。一年在官，即可得一生之生活費；是以朱子有言曰：「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居。」唐之符元與形容舉士，謂：如對隸人，明之謝肇淛，亦謂：「上之防士，如防姦偷。」此皆足說明科舉之真相。

中國之欲爲政治家及官吏者，歷來有若何之性質，觀上所述，可以知其大體。又經彼等經營之中國政治，果何若乎？在科舉時代，則舉士之未成品，及落伍者，卽爲學匪。時至今日，早已變爲新中國之青年運動者。換言之，以政治爲業，或借外交問題，而肆其議論者，假令卽非盜賊姦偷之輩，亦可視爲欲賣言論文章，以滿足其私慾之學匪者流。——何故呼之爲匪乎？彼等仕于公家，而誅求其利益于民，卽不服務官署，則發起種種外交運動，以逞其背于正義之行動，以營私利爲其目的，與匪賊無以異也。——因而過于重視彼等之言論，目彼等熱烈之運動，爲誠實中國人之聲，而想像中國更新之在卽，則宛如視腐朽之繩爲大蛇，實屬錯誤。彼等之呼聲雖高，而自四億之中國人觀之，其人數，不啻滄海之一粟，卽附和之者，亦不外

土匪流氓而已。至日本及歐美各國，以此等少數人之言動，爲中國輿論之代表，而以之加入政策之中，或以之爲對華外交之重要資料，在忌避政治而厭惡學匪之善良中國人，必以爲意外之事，且大惑而不解。

四 嫌棄法律之心理

在日本及歐美各法治國，政治縱令腐敗紊亂，司法權總能保其獨立，以國家之秩序，人民之生命財產，須悉受其保障也。以此，對於中國，曾于華盛頓會議，勸其施行近代之民刑法，及設立近代的裁判所，近且由英國提出之爲條件，以爲承認法權獨立之交換品。提出此條件之英國國民，亦嘗研究中國一般人民，有如何之法律觀念否乎？

中國歷史中，曾有唐律明律等良好法律，前已言之矣。卽以中國而論，亦非生成應立於法治國範圍之外者，自古迄今，仍有其法令規則，其內容亦不遜于他國。唯實行不力，一般人民，毫不相信。政府不欲嚴正施行，或寧不嚴正施行，或以嚴正施行，當然爲不利，或不可能。於是中國本質之所以大異于人者，亦在此，幸留意焉！

原來中國人爲嫌棄法律之人民，視法律爲極低下極可賤之事物。君子以德治人，治國平天下之要訣，在仁義。如以法律治事，則謂之爲外道，此春秋以來之思想也。例如刑名學派之說，不爲人所敬重；卻祖述孔孟，以爲萬世之理想。彼等借口道德，輕視法律，或迴避之。道德之較法律爲可貴重，固無異議。然則中國之人民，果已如何遵守仁義禮教，并體現之乎？今也，孔子之廟尙爲崇拜之中心，孔子之後裔，尙受神之待遇，是非可證明中國人之德高信篤，實則因講究道德者之過少，故崇拜孔孟，而以爲可尊敬。盜賊愈多，愈尊重清高之人格者；自私自利之徒愈多，聖賢愈覺可貴。非因有道德而賤視法律，因欲脫離法律之拘束與壓迫，而避難于道德耳。——日本之崇拜漢學者，目中國爲論語之國；孔孟之社會，其爲謬誤，有可驚者。中國人何以嫌棄法律，一至于此耶？此應仔細考慮之問題。蓋因需要法律者，乃由土匪出身而成功之帝王，或權力者故也。強用法律，實行裁判者，又爲帝王，或權力者，所使用之人，即代其收受賄賂，或誅求其利益于人民之徒。法律之所在，人民反爲被害者，與永久之被壓迫者；遂至咒詛法律，迴避法律，非無理也。故中國人民，以忌避嫌棄政治之同一原因理由，希

望從法律解放出來。以無政治，無法律，爲最高之理想。此傳統的觀念，如軍閥與學匪之橫行，而繼續如故，將牢不可破。因而中國之良民，決不充當法律家，不以作司法官爲愉快，尤其是，不喜作立于法治國前線之警察官。所謂捕吏捕役，爲人視同土匪盜賊。如忘此歷史的事實，而期待近代的法律，及近代的裁判之實現，以贊成學匪之治外法權撤去論，却將爲四億之中國良民所抱怨，此應十分考慮而後行之者也。法律爲軍閥之法律，裁判權，又操之學匪警察，又無異于盜賊，故爲一般人民所嫌棄。如法律真爲人民而設，且裁判公正，警察優良，則人民對此之態度，又將若何耶？現在以外國租界，爲無上安全地帶之彼等，將不至再嫌棄之矣。更進而思之，所謂公正的法律，裁判，警察等，果由何人負其實乎？如仍爲中國人，則能否作脫離三千年宿弊之廉吏，又誰能爲之保證乎？

今尚有一根本問題在，在久爲超國家的觀念養成之中國人，何以必需此種良好之法律乎？彼等中國人，即無民法，刑法，商法，戶籍法，向來不感何等不便。如有國家，或需法律。彼等中國人，雖不立于國家之下，并無所謂不自由，與不名譽。——縱令有時覺多少不便利，較之

爲貪吏與麻煩之法律所束縛，爲苛稅所苦惱，却有幾分好處。——近代的法治主義，對於如此中國人之特殊心理，將如何可以適用乎？日本及歐美之對華外交家及論客，果曾慮及此點否乎？欲適用法治主義于中國，原來已屬錯誤；良以無論爲政治，爲外交，爲法律制度，皆不能超越現實而存在。中國人向以徹底的個人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生活思想，爲其最優秀之民族哲學一方面認定；口談國家及政治法律者，常爲猛惡之公盜；又爲口倡名分論，而謀私利，且習於詐欺之營業者。彼等數千年之歷史，已爲之證明。縱無統一政府，與憲法，議會，但有卓越于世界之燦然的文化；雖無各種煩雜之例規條例，彼等之同胞，却益繁殖豐富。由此可知中國人之常識與日本歐美之民，大異其性質；即個人着想之處，亦有不同。所以列國歷來對華方針，及現正考慮提倡之對華政策，嘗不能圓滿無缺。應知此種方針與政策，須比較精刻親切的理解中國者始有改正之能力。

第三章 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下）

一 世界無比之『兵匪』

中國本質之如何，前章已予以說明。卽就帝王，權力者，官吏，政治家，政論家，法律，警察等實質，以及中國一般人民對於此等實質之觀念，加以研究，知其與其他文明國家，有根本不同之點。然僅以上述事情，尙不能完全解釋『何謂中國』之問題，卽於研究中國本質時，尙須一攷究中國之軍隊。

中國之軍隊，無論何時，難確知其數目。此種軍隊，究于中國有何用乎？其陸軍，非全部國家之軍隊；故有所謂護國軍，國民軍，革命軍等名稱。考其實在，悉爲軍閥之私兵。清朝時代，表面上爲官兵，武漢革命以來，遂并其形式而亦失之，悉變爲軍閥之私兵。海軍之情形，亦與此間。此等兵士，決非普通之良民，乃土匪，游民，與乞丐之變形。此種事實，至爲明顯，毫不足以爲新奇。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家，——其中如近年與中國常接近之美國，——忘記此奇怪之國情，而提出各種政策，殊堪詫異。

承認私兵存在之國家，決非健全之國家。然則世界之人，對此無一國軍之國，將予以若

何名稱，並如何待遇之乎？——如予以國家之名，似欠妥當。至少在日本及歐美各國之辭書中，決不能發見如斯國家之定義。於是此中所存者，爲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唐生智等頭目，與其附屬私兵而已。卽擁私兵，而一時得勢于某地方，亦爲事實。然事實徒爲事實，既非代表中國之物，又非爲中國負擔權利義務于外國者，况與軍閥及私兵無交涉之中國大多數人民，卽令彼等軍閥，僭竊國家之名，亦認爲無甚關係。可知中國之權力者，與中國之人民，乃徹底不同性質之二元的存在。唯寄生于軍閥或權力者之學匪，爲擁護自己之頭目計，高唱恢復國權，收回利權，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論，以示其爲盡忠于國家之人。是不僅非國家之忠良，實中國最惡劣之寄生蟲耳。

故中國一般人民，自古卽呼其軍隊爲『兵匪』，卽武裝盜賊的集團之意。漢武帝因招兵而設之制度中，載明當兵者之種類：一曰死刑囚，二曰亡命者，三曰游民，四曰有罪官吏，而一般良民不與焉。賤視軍隊，而普通人不願與之爲伍，自古已然。唐末五代時，施墨刑於一般兵士，待之如罪人。卽直轄于帝王之禁衛軍，亦爲侍官之名所嘲弄。所謂侍官者，侍於天子之

意，表面雖爲客氣語，實則視爲待奉土匪之首領者而冷笑之。以此，族中有當兵者出，則人皆賤之，而與之絕交。至以之與日本武士騎士相較，真有霄壤之別，幸注意焉。

在各外國中，非無募乞丐游民爲兵之國；即輕蔑兵士之國，亦未嘗無有。然一旦置之於軍隊之後，即使守相當之規律，而成爲國軍，決不許其爲私人之工具。中國則不然，最初投入軍隊者，固爲匪賊，及不逞之徒，受徵募者，亦爲苦力以下之游民。彼等之目的，在携武器以伺劫掠搶奪之機會。中國之軍隊，月給既廉，被服食品，亦極粗糙，衣食與月給，亦不能按時給與，在所常有。此種軍隊之戰鬥力，其薄弱自不待言，殆勇于掠奪而怯於戰爭者。兵數雖號稱十萬，或二十萬，及與敵兵相接也，彼此迴避危險，而懼臨死地，徒發虛聲與空彈，殆無實際戰鬥之可觀，故死傷者極少。偶有傷亡，或由自己之負傷，或因同伴中之互鬥，或爲未及逃歸之敗兵，並無真正之死傷。以此，因內應或買收，而決勝負者多。同時紀律不良，奸淫擄掠，無所不爲；稍有反抗，即遭殺戮；或放火以焚民居，苟未獲得相當之物品，則賣其軍器以逃亡；此種行動，非戰爭也，騷擾劫掠而已。故中國人稱之爲『兵匪』而畏之如虎。

以擁有如此私兵，而握權力于北京或其他地方之軍閥爲對手，以提出種種政策，及交涉，果有何等價值乎？尤其是迎合彼等，或操縱而利用之，究能期望何物于中國之民乎？列國對華政策之宜改正僅，以此兵匪之事實即足證明之。

二 土匪之國

中國軍隊之無確數，以及其兵之爲私人所有，已如上述。而各軍閥及權力者，喜虛張自己軍隊之聲勢，以威嚇他人；又爲分得多數軍器及給養費，亦虛報其兵士之數目；此外，軍隊與出沒無常之土匪相結合，皆以次所應說明者也。

在無國家的統制之中國，自古即多土匪。廣大之地域中，因水旱風災而生之饑饉，往往有之。多數之饑民，與土匪相合，由數百而數千，往往至于數十萬；更一變而爲流寇，則其首領乃爲中國式之權力者。明末之闖賊，清代之長髮賊，即糾合多數之土匪流賊，而形成一大勢力者也。幸而成功，則有所謂易世革命，而成爲中國之帝王，此古今來中國之內患也。今日之由私兵而成立之軍隊，表面上，有護國軍、國民軍、革命軍等名稱，實則與古來之土匪流賊，同

其性質，不過爲改換頭面之產物。故一去一來，集散無常，到底不得計算其實數。原來在饑民與流民之中，出而耕種于他省，或闢新天地于南洋者，亦復不少。中古時代前，往日本者，有近則移住于滿蒙。雖然，支配中國黑暗面之土匪，今日仍盤據于各縣，彼等之根據地，概多山嶽重疊，或在湖海之濱，或爲島嶼，皆交通不便之地。中國向有三不管四不管之語。凡土匪巢穴，在三省三縣之境界者，謂之三不管；凡在四省四縣之境界者，謂之四不管。意謂此等地方，爲朝廷權力所不及，可視爲土匪之安全地帶。此實況，至今猶存在。是等地方，土匪跋扈，其勢小者，時時襲擊民家，或鐵道；大者，變形而與軍閥合，以爲兵匪。

中國歷代之政府，爲剿匪政策，費盡無窮苦心。然徹底掃蕩之事，終不可能，不僅以爲不可能，較之完全掃蕩，寧以懷柔彼等爲賢明之策。以此一般人卽爲土匪所侵害，政府務必熟視若無視；卽有以之相訴者，務採不激成事變之方法，以竭力消弭之。中國之土匪，爲政府所恐懼，有如此；國家的統治權之無力，又如此。反而言之，土匪之勢力，轉較政府爲強。加之當土匪勢力增大，最早不能目爲地方之小匪時，卽編彼等于官軍，予其首領以某某將軍之官名，

而懷柔之。然此種事實，在勢力較清室爲弱的北京政府之下，又果何若乎？即現時之軍隊，由土匪而成立，其頭目，即當時之握權者，或居于中央，或居于各地方。軍隊與土匪，爲同一之物，自無勦滅之希望。若知現在之軍閥巨頭中之由土匪出身者，竟無往不利，則其所得之判斷，更較爲適切。同時，中國之安寧秩序，及一般人民之幸福，富源之開發，果能恃此等人而達其目的否乎？有好意于中國之列國，實有靜心考究此問題之義務。

廢督裁兵之論，曾由英美提出；然欲實行之於中國政治家之手，絕無所望。中國募集兵士，誠屬易易；至解散軍隊，使歸鄉里，實爲難中之難。彼等軍隊，原爲土匪；不然，卽爲乞丐游民。一經解散，則無鄉可歸，亦無以笑顏迎彼等之故舊。爲衣食而投于軍隊，及爲軍閥之私兵，又習于掠奪之業，解散之後，卽復歸於土匪之羣。故所謂裁兵，非有驅現在軍隊而爲土匪或流氓之覺悟，則不敢斷然行之。因而所謂廢督，亦除變更名稱以外，無他途。土匪之所在，必有其頭目，自然之趨勢，而無可如何也。裁兵之事，向來已經攷究，欲給以相當之遣散費而解散之，者有之，然遣散費之大部分，照例爲人所侵蝕，卽分配之于兵士，亦立即消費，其結果，仍爲土

匪與流賊。兵固可裁，而不能防止其爲土匪。於是不理解中國之實情，而爲盲目之舉動者，適證明列國外交家之迂闊，而令人有所感焉。

中國所謂偉大之勢力，卽爲軍隊，已如上述。至以掠奪爲業者，不僅私兵爲然，卽招募彼等之隊長頭目等，同一欲以暴力遂其自私自利之野心，此外則一無所有。養多數之私兵，而欲奪取北京之政權者，其目的在是；擴張勢力于地方而與他軍閥鬥爭者，其目的亦在是。若握權力則不擇手段，以蓄積私財；不得，則盡情反閥，合從連橫，不倒其敵人而不止。出則公款國帑，任意攫取；入則脅迫人民，課以苛稅；苟利之所在，則不惜多方以取之。此中國政治家，軍閥，及勢力家學匪等共有之現象也。

故賄之以利，則任何利權，可以提供于外國；任何協約，均不厭屈從。例如欲得某種報酬費，及借款之先付款項，卽不措與外人妥協是也。若一度施行，而於己不利，則坦然爽約，破棄協定，或妨害遷延，不令其實現。關於國際之信義與約束，完全無所顧慮。其目的，始終在圖私利，決不爲人民與國家謀利益故也。因而某軍閥，某權力者，無論與外國結何等條約，行何等

交易，次之軍閥，次之權力者，不以承認前者之行爲爲義務，至蹂躪國際公法而無所忌憚。是因其爲私利而結之條約，不可由國家予以承認。不僅此也，其如彼等之眼中，原無國家存在何故施恩于彼等，固屬無效；設加威嚇，則嚇使其下僚，及學匪，蠢然而起，實行排貨等方法，而不以爲恥。或謂：現在之中國，爲一種過渡時代，應以遠大之眼光，待其將來，如在千萬年之後，則未可知；在吾人所得期待之限度內，則以彼等之反省與覺悟，而實行之中國改造，實無可望。中國之有權力者，及政治家，官吏，軍隊等，悉爲土匪，又皆以土匪之心爲心者也。此爲中國三千年來，無例外之事實。土匪心中，原無國家，無正義，無平和秩序，又無所謂神，國際信義更不得有。即令有之，亦爲軍閥之寄食者，及學匪等所製造之物。土匪與學匪，乃心相同而表現不同之兩物：一則取間諜之行動；其他則取直接行動。中國一般人民，與此無交涉。號稱四億之中國民族中，其三億九千九百若干萬人，對於列國認爲中國之實力者之北京政府，或廣東及其他地方政府，以至軍閥，學閥，皆不相信。務必竭其能力以脫離彼等之手。此中國今日之真相也。

三 形式面子之國

中國以文學之國，尊重形式面子之國著稱。是于某種程度，及某種意思，確為一種事實。尤其於尊重形式與面子之點，不可不以為中國之二特色。因此而以中國為漂亮之國家，乃由紳士的政治家與論客而成立者，則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中國之為文學國，毫無疑義。縱令有象形之缺點，而其語彙之豐富，比於世界任何國語，絕無遜色。然能使用理解十萬之字者，有若干人乎？即得讀一般日常文字者，恐為四億中之一成或二成。大抵中國之普通教育程度極低，今日尚在無需俗字之狀態。日本及歐美各國，指中國為文學之國，概以其歷史悠長相傳之形式禮儀，皆有所表現也。古來之藝文，極其精巧優麗，能與人以感化；尤其是由科學制度而生之文章，使政治的措詞，異常發達，令人不能看過。然其大部分，終為中國人特有之虛飾，唯其巧妙悲痛愈甚，愈覺其本質之虛偽。

過于拘泥形式與面子者，寧可視為異常之喜劇。例如會于宗族某之死亡，即以誇張之辭，訃告各方。在他國王侯貴族所用之形式，彼等亦進而效之，稱之為孝道。死者即為平凡之

人對於社會無所貢獻，亦必極力羅列莊嚴之文字，陳列哀婉無比之言語，以其文字語言之巧妙，分別孝心之深淺。此禮所偽的行爲，矯飾的禮儀，在冠婚葬祭，及其他時會，悉以之爲構成有教養之紳士紳董之資格者，而慣用且濫用之。冷靜以觀之，乃彼等自昧其良心，僞其感情，心無情而流淚；且以無限之好詞，施于不感愉快之事件，皆所以表示其自身存在之價值者也。歷史悠久之國家，有此尊重形式之風，固無足怪。在中國夙逾其限，以至化爲欺已瞞人之工具。以虛僞爲正理，以矯飾爲道德，其形式幾類戲劇，此卽高倡恢復國權之軍閥，政治家，所最爲得意者，又卽賣弄慷慨悲歌者之愛國運動也。所謂尊敬「文字之國」之諸君，其速研究中國之真相。

又中國政治家之自責文，不妨加以一讀。其所言，皆告白自身之不德，及懺悔而至于下野之不得已，敢請世人加以懲罰或寬恕。當清室滅亡之日，徐世昌黎元洪失政之際，最近失敗的張宗昌之呈文中，及其他政客武人，每際轉變所常用之文字，皆用此自責之形式。實則虛僞百出，漫無制限之文章，彼等欲以此遂其野心，或施行其政略。不然，卽虛飾自己之面目

而已。在國內，尙弄如此狡獪卑劣之手段，欲其對外，出以誠懇真實之態度，本非所敢望。在中國之外交，毫無真意，至藐視蹂躪國際道義，而不覺絲毫痛苦，決不自現代始。正直的日本外交家，迭爲所牽掣；英美與其他列國政府，亦爲彼等口舌所播弄，而不知悔；其爲迂遠，真可謂不可測矣。

所謂面子者，卽面目之意。中國爲列國勢力之均衡所支持，纔得保其存在，乃自稱爲中華，較之任何事情，足以證明其心理。溯其淵源，則彼等漢民族，屢爲夷狄所襲擊，每一敗北，卽予以賄賂與之妥協；否則私相贈與，以掩飾世人耳目，而冀其歡心，此歷代慣用之筆法。時至今日，在個人之間，及軍閥政客之間，仍存此遺傳的痼疾；而外交上中毒於此，爲尤深。唯其尊重面子，故枉理以爲非，以反抗對手國，無論證據如何確鑿，務必設辭迴避遷延，而不易相下。及詞窮而無所逃，雖尤爲實質之讓步，尙要求形式之妥協。彼等固執不以爲意之名分論，寧屬于病理的性質。既爲病理的，故彼等毫無反省之意，終不覺其必需改善。所以一面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於本國之內政及法律制度，絕不努力以圖改良。

面子之病理，與形式癖相連結；同時與文字之玩弄，同其作用；是又與學匪及土匪之心，兩相契合。爲掩飾其爲土匪之集團，及首魁之醜計，乃使揭出美辭麗語，以頌揚帝德，且盛其儀容，此歷朝所有之現象。改換之爲歐、美式之標語者，乃武漢革命後之軍閥政治家，匪賊之隊長，忽爲諸侯總督，或將軍，爲其使用之學匪，亦忽爲宰相尙書，或御史，或大臣省長。因其爲土匪學匪之化身，故須以堂堂之官位，掩其素性，藏其正體，以避人耳目。欲謀自飾，非弄文字以莊嚴其形式，則雖一日亦不能安其身。沐猴而冠，似雖甚愚，然其人真非沐猴，則無需買冠自飾，唯其爲沐猴之類，故尊重官階，欲利用官階，以脫離土匪之出身也。中國人之形式癖，與面子病，其爲土匪出身者之保護色，有如此。現時旅行中國者，嘗爲其官階與形式，發生問題，因其國人，素以此爲足尊重。一遇官人，有志之輩，悉以官階而自炫其非賊匪之流故也。至不與外人接觸之人民，固無與於此。

由是言之，古來多數政治家，軍人，及其他人士中，非全無德行俱備之人；且歷史上之聖賢明君，及明哲的經世家，往往有之，唯其數極少而已。因斯人過少，故中國有今日之混亂，雖

久爲泰西思潮所刺激，尙無改造之成績。又歷史中個人之可親愛者，亦有之，即在現代，亦非絕無此種人物，然一旦而立身政界，忽豹變而爲土匪學匪之流，殊非虛語。蓋非豹變如斯，則不能爲中國之政治家，與官吏也，是謂之二重人格。在現時爲軍閥所支配之中國，不問其任內政，或外交，在中央或地方，如不與軍閥妥協，或爲其代表者及使用人，即無作政治家，政客之餘地，以致不爲軍閥與土匪，流賊的化身。且受相當教育，而具有新知識于海外者，亦皆軍閥化，土匪學匪化矣。因而不問其名義，與主張如何，凡以中國爲對手之列國，須就彼等所尊重之面子形式，及文字之真價值，加以研究判斷，然後決定適當之政策。

四 自然與平和之民

世人關於中國，頗多誤解，故歷述其真相以相解說，決不可視中國爲野蠻之邦。歐美傳教師中，往往目中國人爲低級的，非文明之民族，其謬誤可謂甚矣。試就中國之哲學，宗教，藝術觀之，其實在的價值，決不遜于希臘羅馬，乃至歐美之所有。藐視之而侮辱中國之文化，猶之以中國之改造，期之於北京政府及其他軍閥，以彼等之言論，等于一概人民之意思，其錯

誤實屬相同。中國人自誇爲中華，視列國爲夷狄，固屬錯誤；同時以中國人民等于南洋之土人，亦屬太誤。至尊重中國政治家之人，可謂慙之至極者也。

本書不以論述中國之文化爲主要之目的，專從政治政策的見地，研究中國之本質；因而考究列國對華方策，以發見如何可使中國能享受幸福之途者也。此種研究的對象，當然爲中國之狀況。據吾人研究所得，皆爲黑暗與絕望的；然以此不能謂已明瞭中國之全部。中國爲世界最古國——正確言之曰：民族社會——之一。至今尙能存在於世界，自有其不可奪去之光明。其光明方面，既非若日本有萬世一系之皇室；又不若歐美之有立憲制度，以鞏固其組織。蓋中國特有之社會組織，尤其是鞏固的自治生活，足以支持之耳。

所謂自治者，可分爲三種：一爲有淵源於大家族主義之宗族自治，一爲鄉黨自治，一爲商團自衛。在中國歷史中，有同居至十三代者，有十五世不析其家者，其中陳氏同居至于十九世，全家人七百，傳爲美談。在祖父母及父母之生存中，以子孫之分家爲不孝；法律上，亦在所排斥。家族集合之力，因此可知其格外強盛。宗族有此自治力，可防盜賊，即少數之兵匪，

亦可擊退；又關於民事刑事，由宗族自行審判制裁，可不勞裁判所而自行處理，加以村鎮聚居，隣保協力，更擴充至于同一環境之鄉侶，自形成自然之自治體，以此防備匪徒，并裁判村民間之紛爭，即不必如他之文明國，借警察及裁判所之力，而能以自治力，保障運用其生活。故中國一般人民，即不恃政府，或軍隊，又無警察，法律裁判所，不必即感受何等不便。反之中國之政府，軍隊，警察，裁判所等，悉不足恃，故人民自衛之自治，自然發達，而日臻于鞏固耳。

中國民衆之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寧較歐美之特近世的法治主義者爲優，可由上之說明而推知。若無煩瑣之法律，而僅以宗族或鄉黨之自治，可以圓滿解決一切，則其制雖非盡善，亦無需一字一劃，均不可忽略之法治主義；況彼等所最不喜之警察及軍隊乎？是以斷定彼等爲要求無政治，無法律，并國家主權者而亦否認之者，非顛倒原因與結果之見解，即爲不容易首肯之議論。彼等平和之民，即無所謂帝王，權力者，與軍閥，政治家，亦無何等痛苦。即自利之國家，與政府，亦無存在之必要。超然而避此紛亂，更何不可思議之有。列國之外交，與對華論者，須能了解此特殊事情；同時歷來以中國有權力者爲對手之一切外交手段，今亦

須加以根本的改變。如信任北京政府及其他軍閥政客之言，以爲予中國以好意，則所取之方策，或將使中國善良之民，不勝惶惑，亦未可知——其證據甚多，尤其是美國之對華外交，最多此種傾向。

中國之民族哲學，爲天下主義，前已言之矣。故使中國爲世界之一大強國，以與他國對抗進而征服他國之慾望，固屬無之；卽大擴張其軍備，以滿足世界第一的野心之思想，亦所無有。彼等視世界爲其家，以列國相爭爲不可解，其民族心理，到處皆爲超國家的，故元清入主中國，而一般人民不以爲怪，仍有「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概。自以天下爲家，故無侵略他人之必要；卽爲他人所侵略，亦不以爲意。香港變爲英領，上海變爲外國租界，彼等對此，又何莫不然？不僅此也，彼等平和之民，希望脫離所謂權力者學匪等之支配，願受公正的外國官吏及紀律嚴明的外國軍隊之保護，而聚居於外國勢力所及之地域。苟有投鉅資以建築鐵道，輸入精良之機械以開發其產業者，將不問其爲何國人，而一律歡迎之。所言如此，非可謂中國一般人民喜爲外國所征服而爲其奴隸。彼等自治心，素稱鞏固。自治心者，健全的獨立

精神之表現。彼等所喜者，公正，與平和，不重視外國。如予以公正與平和者，不必計國家之差異，與膚色之異同。無論何種國家，何種民族來，均溶解之於中國大文化之中。彼等確信外人之資本，可爲中國之肥料；其知識可爲中國之滋養物。元如此，清亦如此。日本，英，美，俄，德，法，祇須非拒絕之，或遮斷之者，同一爲中國所同化吸收，而變爲中國四億人營養素。非能理解此偉大無疆之中國民族哲學者，不足與言中國。

五 對角綫上之中國

一方有支配中國或欲支配中國之權力者，一方有爲人所支配或將爲人所支配之人民。此兩者之關係，形成兩對角綫，而終無作成環狀之時；即欲作成之勢力，亦未嘗有此，即代表中國歷來之特殊現象與實況者也。換言之，一根線由上而向下，其他之線則從左而至右，前者極短，後者由世界之一端，而向他端，爲無限之伸張，此縱橫兩綫，一旦交叉，則混亂騷擾必起，人類極不幸之災厄，將反覆延長。故中國治者，與被治者之接觸，與任何專制國之狀態不同，與任何民主國亦不同其步驟者也。在產生近代的立憲政體之各國，權力者與被治者

間，雖有長期之爭鬥，乃在一個環狀內，各爭其中心；在中國則不然，乃在縱與橫之關係。故向左右發展之最大多數人民，與形成縱線之支配階級無交涉，且希望與之不生交涉。何則？此兩綫交錯之所，唯有權力者之壓迫誅求與榨取掠奪耳。所謂縱綫者，即軍閥、學匪、兵匪之中；國；向左右伸張者，即求自治與平和之人民。前者，立于政界之表面，故驟觀之，有偉大之勢力，實則合全部之土匪流賊而計之，不過二三百萬人——此數字自他國視之，頗爲鉅大，以與四億人口相比時，尙不達于百分之一。——反之，爲中國本體之人民，與政治無交涉，其數雖有三億九千七八百萬之多，常默然以進行其發展。在此從國家解脫，超越國境之平和的大衆，苟其生存不爲人所拒絕，將不問其地域爲何處，竟坦然而往晏然以耕矣。現時居于新加坡之華僑，脫出軍閥之中國，而得其根據于『世界之中國』，非彼等成功之一好例子？

無論如何，其人數號稱四億，其富力可使有世界有數之財力，營最奢侈之生活而自誇文化之歐美人，瞠乎其後。中國人有數千年之歷史，在衣食住各方面，均有極優秀之特異性，屢屢使人驚其莊嚴華麗，有此意義之中國人文，到底非開國日淺之美利堅所能企及。雖然，

其富足優秀，不能視爲一般代表中國之實況者。原來從事原始農業者，居其大部分，勞動而過貧民生活者，形成今日之中國。中國之人文，因苛政與擾亂，迭經破壞，兵匪所過，室如懸磬，野無青草，此爲實況，不止於言語之形容，其苛政與擾亂，現猶繼續未已；加以除甘肅雲南等邊地外，中國本部之要地，人口過剩，夙超越其飽和率。其中江蘇人口之密度，每方哩有八百餘，浙江有六百，山東亦達于五百五十人，其稠密情形，可以想見。現今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之國，爲工業國之比利時，每方哩有六百七十九人，荷蘭爲五百八十一人，英格蘭爲四百三十二人，不能以之與素營農業之中國，來相比較。

以是中國之民，被置於欲向左右伸張而又不得不伸張之環境。中國之視爲移民國，卽因乎此。卽以世界爲家，而出入于四方，亦爲此自然要求之敦促。但彼等亦非生而爲流浪者，又非無愛鄉之心者。彼等之家族主義，實較爲強烈，非甘于自棄樂園，而奔馳于地角天涯者。徒以兵亂苛政，不得安其生，人口過剩，不能覓其業，不得已，而離其故鄉。故彼等最切實之希望，爲地上之平和；產業之開發，祇須爲與以平和者，并不問其統治者之爲誰。不僅已往之事

實足以證明，即彼等之移住滿蒙，非以日本能維持平和，有日本人投資，足以開發產業乎？如斯熱愛平和，希望產業之開發的中國一般人民，其厭棄軍閥與兵匪之支配力，有如厭棄禽獸；同時對於倡恢復國權，及利權論者之言動，亦不與以一顧。以此可爲驅一般人民爲軍閥兵匪所支配之前提故也。產業之開發，純恃資本，資本非由外人供給，且爲之經營，則又無望。故中國人民，決不如美國政府所思及，期望其政治家，予以平和，及開發產業之機會。不獨此也，此等事業，如爲中國政治家所經營，猶恐其不獨不能予以平和與開發，且將致混亂與破壞。因而中國一般人民，對於外人維持秩序，投資于產業，絕不厭惡，且進而求之。有若干外人來中國，有多少外國資本投于中國，是皆爲中國之營養品；至少較中國之軍閥兵匪等之壓迫掠奪，能齎多量之安全與幸福。中國一般人民之有如此思想，即謂爲以世界爲心之天下民衆，亦無不可。不理解以上之民族心理，與一般的希望，而提議與立案之對華政策，不獨無價值，且純爲空論。然則又有疑從事於排日排英等運動之民衆，何從而來者？是不會看破中國真相者之門外漢的觀察。中國人口衆多，多爲無業之苦力，與乞丐。此等人，爲得若干工

費，爲軍閥及學匪所雇用，以喧擾于街頭。假令土匪人數，不過二三百萬，自他國視之，決不爲少，是亦爲軍閥學匪所招集，與之隨聲附和。——青年學生之立于排日等運動中，以彼等即將來之學匪，其性質，亦大部分與昔之舉子相同。在學匪之內幕，常發現英美人之姿，恰如共產黨之背，有俄人之存在。——又紳士商人之與彼等共鳴而助勢，乃欲免除土匪與游民之掠奪，假意以迎合軍閥學匪耳。故國民軍來，即揭黨國旗；共產黨來，則懸共產黨之旗幟。附合雷同，久爲中國人特色之一。若深究其真相，仍爲土匪之中國，終爲無業無智識之流氓游民所戕害而已。由是觀之。可知中國之表而與實況，如何描成兩對角綫，同時向左右發展的中國一般人民之特質，如何爲中國政治家所冒瀆，亦得進而發見之。總之，中國不爲單一國家，又非複合的國家；即與國法學者所謂不完全國家，亦有不同。日本之國家主義，歐美式之國家原理，均無當于中國。中國自有其特殊性，非正確認識此特殊性，則一切對華政策，悉歸無效。所謂「何謂中國」之疑問，唯有正確認識中國之本質與實況，始得有確實之解答。然各國之政治家，不加深究，專信用軍閥及政治家評論家之言，而忘却與彼等全然異其素質，要

求心理，利害，及世界觀。人生觀之四億民衆，卽蔑視熱愛平和，希望產業開發而不一之一般人民。列國又單以地理的關係，待遇國際上之中國，而爲權力者與學匪之雄辯所迷惑，誤認彼等爲中國之全部，故中國一般人民，毫無得救之望。唯有彼等政治家，使得見其無責任與不誠實，并敢以紛亂騷擾及兵爭而已。然則今後之中國，果將何若乎？將如何以改換將來對華政策乎？此爲本書預定之最後結論。在達到此結論以前，順次觀察國際中國之開展過程，并須實地檢證列國對華之誤解。

第四章 由專制的中國向國際的中國

一 古今一貫之外交原理

吾人於此，非欲詳爲歷史的研究，爲欲明白列國對華政策，現時有何等價值，又爲獲得使今後對華政策妥當之目標計，僅提供其所需材料而已。至因此而得之結論，或成爲列國之罪惡史，或爲懺悔錄，或又使翻然改圖，則唯公正真摯而注意深刻之人，始得表而出之。

概觀之，則中國對列國之關係，乃由專制之中國向國際的中國之推移與發展。專制的中國，雖歷史特久，實則告終于十九世紀中葉，從此變為國際的中國。所謂國際的中國者，非清室滅亡，中華民國出現之意，乃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之中國，遂以國際勢力之均衡與牽制作用，而認識其存在之價值耳。

從大體觀察此種推移，則可得分為三段：西力東漸，列強侵略中國，為第一時期；其第二期，即因日本之強盛，由前期之侵略主義，至注重保全領土之東西各勢力均衡時代；第三期，即因美國提倡機會均等，以使所有問題國際化之混亂時代。言雖如此，亦非謂是等現象，劃然為各時代之特徵。詳言之，無論何種時代，既有混亂，復有協調。所謂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聲，早為列國所倡導。實則有利用之與逆用之時機，即以同國同政府之人，常分別利用之而不疑。領土侵略主義，雖以第一期告終；而經濟的侵略，至今未已。但大體上，列國對華政策，因日本之強盛而一變，更以美國之活動而生轉換之機會，則已往事實之所明示者也。

其間中國自身之運命，果有若何之經過乎？其第一期，乃亘於數世紀之專制時代。在第二期末與第三期之初，清朝始滅，此後始為除軍閥之私鬥與紛亂以外，一無所有之中華民國時代。在政治上，不受何等利益之中國一般人民，因國體之變更，不過不良首領之更替，不僅實際上無所改善，即在形式上，亦覺民國時代，反較君主時代為劣，其不幸，抑有甚焉。

當此時期，中國歷代之權力者，果如何與列國應酬乎？簡單言之，曰：以夷制夷而已。在數千年之過去，蘇秦張儀，曾為合從連橫之主謀，至今以為有為之人物。此種舊思想與手法，乃中國古今一貫之政治與外交，在某種時機，因某種事情，與一國乃至數國接近，或提攜，固事所常有。此因利用對手，以滿足其何等慾望之一時策略，是非真實之接近與提攜。其目的，在牽制與排除別人，并無其他誠意；所以一旦利用至某程度以後，昨日之友，變為今日之敵。預先造成無論何時，可以轉變之餘地。無論何種條約協定，對於中國政治家，常不能如文字解釋，以實行。苟欲使其如約實行，除加以武力，或其他壓力外，未嘗有一事可以運行如意。此中國對付列強，及應付一切問題之特有外交方式，未嘗知有一度之例外。在此策略所得發見

者，唯有心同土匪的政治家之罪惡，一般良民之忍苦受難，及爲學匪所唱導之虛偽的自主國家論而已。

一一 開國一千年

抑中國與列國之關係，在許久以前，卽有歷史的意義。例如在中古之隋唐時代——從西曆五八九年，至九〇七年——波斯之拜火教，伊斯蘭之回教，及景教，已流傳于中國。唐太宗以下，歷代帝王，莫不信奉。後漢時，佛教自印度傳入，姑置不論。而中國人在陸路則經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與東歐交通；海路，則經爪哇，斯馬脫拿，錫蘭，而獲得向紅海之航行權，是皆千年前之事也。

邇來中國之歷史，經宋元明清而至於現代，直接間接，時與泰西之思潮相接觸。例如馬可波羅及巴斯可達科馬之紀行，自中國人視之，毫不足以爲異。然與是等古紀錄有交涉之中國，又長爲人所注目之中國，至今尙不爲歐美文化所感動，依然保存其中世紀之狀況，果如吾人以何種教訓乎？日本自開國以來，不滿半世紀，卽變爲受惠于近代的制度之文明國。

民矣。——在開國以前，一線之交通，雖已開通于海外，而於時間、地域、分量、幅圓，均不足與中國比。——中國與外國之交涉，較日本爲早，與密切，而規模復大，至今尙不能脫離舊有桎梏，如能正確了解其理由，當不難看出剴切之教訓。其理由維何？自有種種可舉，其主因，在中國歷代之朝廷政府，權力階級，悉爲土匪之化身；一般人民，爲彼等所有之政治所損害，除忌避厭棄以外，無論國家、憲政、及法治等，悉不爲彼等所要求。歐美各國，漫不加察，今猶希望當時之權力者，爲泰西文明所感動，且運用近世的法律，及近代的制度，此不能了解中國千年來歷史之所致也。列國對華政策，悉陷于根本的錯誤，乃不知中國自隋唐以來，已與世界交換文物，而舊態依然之原因爲何物故也。因而今後無論作如何長久之期待，如不根本改革中國之政治的地層，欲使中國成爲近代的國家，殆爲無望；且救出中國四億之人民，亦不可能矣。

西力東漸之大波動，雖如斯席捲印度，奪取南洋，侵略緬甸，而中國依然如故。中國政治家，唯用心於對內的擾亂，致力於賄賂與苛斂誅求，以及猛烈之私慾的滿足，此外卽一無所

憂慮。千八百四十二年，鴉片戰爭失敗，與英結南京條約，香港被割之外，允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爲商港。然其刺激，尙不足與日本浦賀港之砲聲相比擬。旋以阿羅號事件，有英法聯軍之北伐，陷大沽、天津，長驅至於北京，至焚去夏臺圓明園，皇帝蒙塵，遂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開放漢口、九江、臺灣、牛莊等七港，負擔鉅額之賠款。颱風過去，卽仍安然若無事，此又與日本國民受深刻之衝動於英法之砲擊下關者，有所不同，卽中國人亦不因此而感奮興起也。

先是俄羅斯之東方侵略，已始于十五世紀。自結尼布楚條約（一六八九年）及恰克圖條約（一七二八年）後，千八百五十四年，又爲俄所強迫，結愛璉條約，黑龍江左岸一帶之大地域，遂爲俄國所奪去。自此六年後，烏蘇里江東之地，亦變爲俄領，其南端卽海參威之所在。又千八百八十五年，中法天津條約成，不得已，而割安南于法國。中日戰爭之發生，尙在此十二年之後。此時以前之中國，爲列強侵略之目標，乃弱肉強食最盛行之時代。故無論其爲鴉片戰爭，爲阿羅號事件，爲中俄之關係，爲法國之征服安南，以是非而論，曲在英法俄，乃枉

乘爲是，以欺壓中國。尤其是鴉片戰爭，英人自身，不以鴉片戰爭之名，爲可恥，而敢于強人以通商。是等事實，不過示人以武力之勝利與威迫而已。中國雖喪失香港、安南，及黑龍江以北，上海、北京、天津，又爲人所侵入，仍不感受何種痛癢。雖云內有長髮賊之亂，不暇外顧；且清室之威權，已趨沒落，不足與強鄰抗，然統一國家之中國，早已幻滅，寧可謂初無是物之存在。以是伊犛西藏，一爲俄之勢力範圍，其他又爲英之勢力範圍，中國之得不爲第二之印度，不爲列國所瓜分者，當時歐洲各國間，有許多重大事變，且目中國爲「睡獅」之幻覺，尙殘留于歐人之眼底故也，非由于中國自身之防禦及自覺。——中國名產之悲歌慷慨的氣概，及軍閥所好之軍備擴張，多少因有此等刺激，要不過示人以學匪與兵匪之職業的意識。一般人民，不問鴉片戰爭，與中法戰爭，均視爲土匪與外人之衝突，反移住於英領香港，及新開港之地。——所以中日戰爭前中國之得免于瓜分，可謂僥倖之至。

三 日本之強盛與保全領土

中日戰爭，確已使世界之傾向一變，至少使東洋之形勢，生一大轉變。蓋以該戰爭不僅

證明日本之勃興，又不僅證明是以支持朝鮮之獨立，實以此戰爭，於日本以東洋強國資格，加入英、法、德、俄之間，確立其在中國之發言權，有重大之意義。在以前之中國，乃英、俄二國任意活動之舞臺。英人呼中國為緩衝機。由北方南下之俄國，與領有印度之英國，以中國為緩衝地帶，欲以避其白熱之衝突。擁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哩大面積之中國，即英、俄如何強于吞併，亦非五十年，或百年間所得消化盡者。故置此巨大之餌于亞細亞大陸，恰如二人食鯨，非倉卒所能盡，中國誠不失為一緩衝機。

然而日本乘機而入矣！為東洋和平而呼號扶植朝鮮獨立之日本，當然以中國之領土保全為必要。假令其主張稍為人所妨害，幸日本之武力，已經表彰，英、法、德、俄，不論何國，欲派遣以一國力量，打擊日本之海陸軍于東洋，殊非易事。不僅此也，若一旦誤其政策，則不無為他人襲擊之虞。敏于知機之英國，早窺破此中形勢，知與日本相結，以牽制俄國為有利。俄國出入于中央亞細亞，以窺印度；同時，欲覓不凍港于極東，遂立突出中國海之大計。此法、德、俄，所以干涉日本，使其受退還遼東之屈辱也。於是日、英之接近，極為自然。其結果，日本對華發

言權，益加確實。及俄國急而佔領滿洲，侵入朝鮮，而日俄衝突，乃必然之勢。中國領土保全之原則，至少爲日英兩國所支持之機運，却因此而益鮮明矣。

當此重大局面，中國自身，果何所思？又曾爲如何之努力乎？彼則因依賴俄德法三國，由日本之手，收回遼東半島，竟支付最高之代價。即俄國代日本而起，奪取大連旅順；獲得滿洲鐵道敷設權。德國亦以宣教師遭難爲名，着手於膠州灣。法國則租界廣州灣，并延長東京之鐵道。英國則取得威海衛矣。表面上，無論何地，皆爲有期限之租借，實則築成分割中國之基礎。中國危險之形勢，恐無有出于斯時之右者。然此爲中國政治家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之報應，亦即以夷制夷之所致也。若此時而無高倡領土保全主義，極力行其所自信之日本，則中國其物之形體，尙得保持之，以至今日耶？非敢謂悉由日本之力也，即聰明之英國，始亦以俄之出入於東三省爲不利，以分割中國，猶失之過早，同時，美國雖步伐較緩，其所倡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足以予相當打擊于列國之領土侵略主義，更足以有幾分緩和中國危局之作用。——美國務卿約翰赫伊，送同一通牒于英、法、德、俄、意各國，聲明在中國勢力範圍

之應尊重；及其他二項，乃千八百九十九年事也。

由是對於中國之領土保全主義，在列國之內心，姑置不問；表面上，無抗辯日本之主張者。然中國自身，仍不行何等改壽之策。縱有憤于旅順大連之被占領，而謀組改革黨者，事實上，惹起反動，遂釀成所謂義和團事件，使北京慘遭兵燹，至令列國不得已，出而鎮定，想尙爲世人所記憶。卽際此危局而救中國之社稷者，決非李鴻章與袁世凱一流人物，完全得助於英日美之平和的意見。

及俄國大膽的南進策益勇敢明顯時，非擊攘之，不能保持日本之存在，并維持東亞之和平，於是日俄之衝突，遂漸漸迫切。在俄國之背後，有法俄同盟。德奧意聯盟又握于德國之手。以是日本於千九百零二年，與英國結日英同盟，於其正文，正式聲明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之保全機會均等主義矣。換言之，中國之有今日，不由於中國自身之何等奮鬥。中國之政治家，爲脫離一時之窮境，不懼釀日後之大患，其所行，徒誘導自身之混亂衰弱，與瓜分之危險，雖一面破壞其權威及生存力，終得防止其土崩瓦解之悲運於危機一髮之中者，全然爲他

動的勢力，即列國之勢力均衡，尤其是日英兩國所主張的保全領土主義之賜物。——以英國而論，不必絕對以中國之保全爲必要，亦未可知。當時若俄國之南進，不如是其猛烈，或與英國謀妥協之方，或使英國之地位與利益較爲優越，則已伸手于印度緬甸，又置香港于其掌中之英國，且不讓俄德法獨占機先，早已置威海衛于其管轄下之英國，其用心，非無轉換之餘地。故局面之如何變化，有難測者。日本與此不同，自衛上，以中國之分割及滅裂爲最不利。前者爲相對的，後者則爲絕對的。兩者同遇俄國之強敵，遂使前者棄其名譽之孤立，忽使兩者之和諧實現，以兩手抱持立于懸崖斷壁之中國。然中國人與其謂爲感謝，寧以爲過于多事，即費力不討好之謂也。自身無發奮爲雄保全其領土之意，却排斥第三者爲其盡心竭力于其事，此種奇特之特殊心理，關於欲理解中國之本質與真相者，實爲不可不十二分加以玩味之事實。此即妨礙日英同盟，對於代此之九國協約，亦唱不平之愛國論者，所有政治主張之一種。彼等所謂恢復主權論，收回利權論，撤廢租界論，皆出于同一政治界之現象。列國尤其是美國國民，屢表敬意于此種愛國論者，而中國之一般人民，冷然視之爲學匪之營

業。

四 維持現狀主義之確立

日俄戰爭，夙爲世界所熟知。當是時，中國對於日本賭其國力與國運以從事，宛如美西戰爭，巴爾幹戰爭，認爲與中國無甚關係。不獨不念及東亞之平和，及善鄰之情誼，反聲訴名量之苦衷。中國之政治家與論客，不顧俄軍蹂躪東三省，旅順之礮口對準中國之咽喉，反視若無事。日本出兵東三省，而健戰奮鬥，則恐損其名產之豚與高粱。——一言軍隊，則思爲兵匪之羣，一言戰爭，則思爲土匪之出尋生活，且專注意掠奪放火之事者，中國之實情也。自彼等視之，豚與高粱之保全，較之保全國家，爲更重要，亦未可知。——自中國觀之，將以日本之連戰連勝，擊破強俄，完全出于意外。

日本擊破俄國後之中國，入於列國勢力之均衡時代。與勢力均衡主義相合之語，曰：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之別語，自爲領土保全，此即不許列國中任何國家，圖乘機掠奪之利之謂。易言之，即各國不得圖其發展，出乎日本以上之謂也。

總之，中國以此得免於可怕之侵略與分割。彼等不論有國家與否，要已爲列國之力所支持。彼等之內政人民，及其正體，無論爲何者，又彼等之存在，已有根據于地上否，又僅爲紙上與口舌之實在與否，皆非所問。在外交之文書上，確有一個國際的個性。無論何國，不得觸手於其上。然使之具體化者，乃數次之協約。即日英同盟之外，又有日法、日德、日美，及日俄等協約。此即誘導列國入於協調外交之基礎也。

現在就日俄戰爭，予於世界之波動，須加以一瞥。其一，即爲日英同盟條約，先於其有效期限而改訂。其時距千九百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聯合艦隊使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全滅後七旬有半。即以同年八月十二日，完成兩國之調印。新協約中，最明顯之事實，即擴張限于東亞之盟約，使包含印度于其中；又前約中，規定兩交戰國以外之第三國，不出而援助時，同盟國之一方，須嚴守中立，今則變爲完全之攻守同盟。因此英國不僅得令其東洋艦隊之主力，退歸本國，且對於俄國進犯印度之危險，得有日本精銳的海陸軍之協同防禦形式上，其權利義務，彼此相同，自不待言。俄國既敗，更有何國可以威脅日本乎？又將以其攻守同盟，適用

于何國乎？——第二次日英同盟（一九一一年）更對於締結總括的仲裁條約之國家，規定特殊之除外例，亦堪注意。——換言之，憐憫之英國，使日本負責防衛中國與印度，又使擔任領土保全，機會均等，及擁護特殊利益之義務，自己則巧為轉換其主力於本國。其故維何？是則有二點可言：俄國戰敗，使俄法同盟減其效力，並使兩國弱其權威。其結果，無異使德埃意同盟，更加有力。此關於俄法及恐德國之活動的英國，皆為一大可寒心之事。非常留心於歐洲列國的勢力均衡之英法俄之外交政策，於是有改正之需要，勢使然也。先是德皇威廉二世，以巡遊聖地為名，親訪土耳其政府，有所畫策，遂確立貫通柏林，巴克達得，朋彪間之三B政策。當日俄戰爭方酣之千九百零五年三月，更親訪摩洛哥王於其但齊爾，受摩王之優待。是等事實，無不聳動英法國民視聽之理。歐洲之外交界，其緊張，遂不減于極東。以必然之趨勢，而具體化者，即英法協約，英俄協約。此二協約，對於摩洛哥及近東問題，形成新的勢力均衡。同時，日英日法日俄間之同盟與協約，亦宣告成立。凡事之關於中國者，或者有一種所謂「預存政策」，亦未可知。即在歐洲勢力安定以前，不欲使日本與其他各國烹調號稱

中國之巨鯨，即採用現狀維持主義是也。英俄兩國，相視如有不共戴天之仇，已歷數世紀之久，亦因日本戰敗俄國，即以之爲有力之動機至于握手，使歐洲國際風雲一變其色。日俄戰爭與日英同盟，及英法俄之協商，與日德法俄諸國，各種協約，其間果有何等因果關係乎？非精細觀察，尙不得把握有活氣之外交知識。依日本國民之努力，所與于世界之影響，縱令非日本人自身所引起，亦於人類有不朽之光彩與價值。但中國之政治家，絕無何等貢獻之可言。

日本之興起，居然使東洋之情形一變。不僅東洋，其影響又及于歐洲，反應于世界矣。中國由分割入于保全，由壓迫向平和，且繼續向勢力均衡，現狀維持，機會均等而進，捲入世界的思潮之中，如日本而永久存在，中國至少可免于領土之侵略。若彼長眠而不醒，不得把握自動的改造機會，則過去數百年，雖可不問，而不良之機運不幸已經成熟，唯有由統一向紛爭，由改造向混亂而進耳。

五 美國在滿蒙之行動

中國已由第一期之侵略時代，經第二期日本強盛時代，而成爲國際的局面，因美國而生一大轉換。現在猶描成大波紋，繼續其不知所屆之進行，或盲動前者，爲忘其目標之傍徨；後者不外乎混亂。即進行，爲其表面，盲動爲其裏面。兩者均各爲其物之一面，而實則相同者也。名之爲中國；同時呼之爲列國對華之外交。中國與美國之關係，不始於二三十年之前，其歷史較之日本之興起爲古。例如兩國間之移民問題，發源於千八百六十八年之巴林格門之條約。久懸之案，卒至解決，即中國移民，被絕對禁止入國，恰當日俄戰爭之第一年，即千九百零四年。日俄戰爭告終，日本漸欲着手於開發滿洲之事業時，美國之勢力，又開始發揮于中國。

若中國之政治家，及論客，非悉善於健忘，又中國之一般人民，與其政治家及論家等，有共同之意識，及國家觀念，則於接受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要求以前，應轉以實之美國。蓋如美國排斥中國移民之慘酷與惡辣，不得見之于其他之文明國故也。假令美國之主張與方策爲對付日本及他國之用，又皆由正義人道之精神而出發，爲中國者，至少有以下

正義人道之名，斷然拒絕美國發言之嚴肅的理由。然中國忽忘其痛切之經驗，傾聽美國之言，其後至於依賴美國，更向之訴苦矣。於是知不以國家榮譽，國民榮辱，介意者，乃中國特有之生活觀念。——即無國家主義。——以夷制夷之迷信，遂使彼等之中樞神經，麻痺去矣。同時，世界之識者，基于人類之通義，應從根本上，考究美國對華政策果由公正純潔之理想出發否也。自己閉鎖門戶，設嚴峻之差別制度，乃以同一之口，切言他國之門戶開放，高唱機會均等，若於此而無矛盾錯誤，又無反省之必要，則基督教之神，將遺失其真正的正義人道之觀念，于何處耶？

雖然，美國對華行動，為無疑之事實。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為二大標語，昂然而來，亦為不可掩之事實。實則在以日本國民之血購得之東三省，發見此大勢力之鋒銳。美大統領羅斯福憎惡俄國之侵略主義，尤其以俄國在東三省及朝鮮之傍若無人的行動為非。故于日本之主張表同情，而示其意見之一致。以是親自斡旋于日俄之間，盡力使樸茨茅斯之條約成立，至今猶為日本國民所感謝。日本漸欲進行其開發滿洲之事業也。日本國民，忽遇

意外之競爭者，又不得不驚於妨害者之出現，是即北京政府對於英商波林會社，與由京奉鐵路終點新民屯，經法庫門洮南，至於北方齊齊哈爾一大縱貫鐵道建設權，而哈利曼為主腦之美國財團，潛居于其後故也。此日本經營由俄國繼承之南滿鐵道以來，尙未經半載時之事，即千九百十七年七月事也。

正直之日本國，贊美第二次日英同盟，及頌揚美大統領之明德時，英與美之資本家，正欲收其與南滿鐵道並行之新鐵道於其手中，以辱沒日本。清廷曾與日本約束，依千九百五年之北京條約，不敷設與南滿競爭之鐵道。今竟無所忌憚，突然許可前述之縱貫鐵道。此以英美之力，排斥日本，乃彼等信以夷制夷爲妙策；同時，欲從英美資本家，獲得何等多量之利益故也。然事出英美，則關於文字信仰解釋同盟與親善之日本國民，至不得不疑其所聞之非真矣。雖然，事實終爲事實。其後日本國民，知波林會社之計畫，難于實現，稍稍放心時，又有將使日本在滿洲之地位，發生根本的動搖之一事實，經美國務卿羅特之承認，而公布于世界，此即世之所謂錦愛鐵道借款。（千九百十九年十月）由錦州北至白音太拉，經洮南齊

齊哈爾，更達於黑龍江畔之愛琿，延長至千哩以上。此借款，卽以之建設此鐵道者也。表面上，雖稱爲英美中之合辦事業，實則由美奉天總領事斯脫雷脫與哈利曼所策劃，國務卿羅特亦參與其事，遂提供二千萬弗之借款，以取得此權利。此鐵道爲滿洲鐵道之致命傷，自不待言，且明明違反前述之北京條約。不僅日本提出嚴重之抗議，俄國亦爲東清鐵道之防衛起見，努力進行排斥，無端而日俄提攜之機會，得以成立。其後，第三次之警報，又以美國務卿洛克斯之名而發表，至聳動日本國民之耳目，是卽世人所知之滿洲鐵道中立之提議。（千九百九年十二月）其旨趣：在退還滿洲鐵道于中國，設國際委員會以監督之；更由列國收買日俄兩國所有之權利，並供給將來必須之鐵道資金于中國。此提案出于美國政府之何種用意，現亦無須追究。考其實在，乃剝奪日俄之已得權利；尤其是抹殺日本兩次流血之歷史。若也。美國或欲以此大膽的提議，實行獲得錦愛鐵道敷設權，亦未可知。日本斷然反對之矣。俄國亦毅然拒絕。一方面，錦愛鐵道問題，以操縱北京政府之袁世凱，忽然失敗，爲清廷所放逐，結局歸于畫餅。然美國關於既非南美中美，又非北美，而純屬滿蒙之事，何以必需用力至

此乎知之者，爲美國財政界之首領，蓋以操縱美政府之哈利曼，欲圖日俄戰後，即收買滿洲鐵道而成功之報復；且欲使一週世界之交通機關盡爲己有故也。或者如此，或者不止於此，均未可知何則？當時之美國，不僅大擴張海軍，且合併布哇，領有菲律賓，着着實行其帝國主義之政策，在彼等建國以來之相傳的理想，與正義和平之精神上，表出一大變化。雖然，日本爲美國所疑惑，而蒙其重大之打擊，尙且不至成何種問題。關於中國問題，日美兩國間，於千九百八年十一月，由高平羅特交換覺書，已協定其根本方針。即日美兩國，就維持太平洋方面之現狀，與商業上之機會均等主義，彼此協約，並爲鄭重之聲明。因而破壞現狀，或將破壞現狀之計畫，美國自身，應負嚴重防止之義務。然彼于無意中，竟欲活動于滿洲而失敗矣。其不留心之失敗，殆不知其被利用於中國政治家償用之苦肉計也。若美國以此許辭爲不妥，則係過于懷疑于日本之政策，或以日本在中國之發展爲刺目，或由於欲驅逐日俄而自爲滿蒙之支配者，其原因必有一於此。因吾人不欲目堂堂之北美合衆國政府專作哈利曼等資本家之傀儡故也。

六 徒勞無功之大刀闊斧政策

美國在中國之活動，不意中竟使日俄相接近，前已言之矣。是即使由第一次之日俄協約（一千九百七年）進展于第二次之協約（一千九百十年），更至於締結一千九百十六年之第三次協約。第一次協約僅爲兩國單純之商酌，約定維持兩國間之領土，及各條約；併確認保全中國之獨立，與維持現狀主義。其性質與日美及日法等協約相同。至於第二次協約，以日俄間一切條約及其他約定爲基礎，而維持尊重滿洲之現狀一事，特予記明；并約於可侵害此現狀的事件發生時，彼此當隨時協議。——中國對於第二次協約，曾發通牒于各國，與以確切之承認。——若夫第三次日俄協約，以其屬於歐戰期間，故又當別論。

美國如此使日俄之親善關係有所增進果爲其自身所預料否乎？或可得謂爲所預期，但不得謂無論何人，皆希望有此耳。蓋由美國提倡之四國借款團一事，足以證明之。美國失敗于錦愛鐵道問題，又提議滿洲鐵道之中立，屢有辛苦的經驗，且獲可寶貴之教訓，尙欲於中國問題有所深造耶？此次竟又勸誘列國組織投資中國之國際的企業組合（Syndicate）。

矣。未幾，加入組合者，爲英法德。爲發起人之美國，執其牛耳，由是四國借款團，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正式宣告成立。此際日本與俄國爲所除外之事實，有注意之必要。

四國借款團之目的，照例以中國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爲其主旨，而欲借款于中國者也。列國競爭投資，甚爲人所不嫌，因此爭利權，競取擔保，亦不無危險；故謂列國協同負責應借款之要求爲宜。驟視之，似覺公正，實則以英、美、德、法之聯合勢力，壓抑日俄；同時示其威力於中國，此其一。在中國經營不久之美國，不使多年扶植其勢力，且繼續鞏固其根據地之英德法各國，得乘機猛進之機會，此其二。故美國首先不使日俄加入其團體，此種計畫之內容，在使日俄在滿洲之既得權，減其實益；并欲使特殊利益，歸于消滅。此即欲使滿蒙脫離『維持現狀』之鎖，一切皆如美國之願以行也。

質言之，即由滿蒙放逐日俄，以如美國之意，爲所欲爲之策略。美、德、法對此，作何種解釋，尙屬疑問。至少爲英國者，不願日英同盟之繼續存在，將主張不得防護兩結盟國之特殊利益。在美國自身，則英德法無論爲何種解釋，其最小限度，須令其對中國發言權，此後有與英

法德同等之威力。從來無一哩之鐵道一個鑛山於中國之美國，一旦得此，足以補救其怠慢與不明之失，決非虛妄。其目的，既如上述，故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其實不必爲所深究。較任何事情爲重要者，即借款于中國是也。不借款于中國，不能使真知四國借款團之效用；非使其效用，則美國之政策與發言權，不能使之具體化故也。於是，有千九百十一年四月一億圓之幣制借款——其用途：第一，爲中國幣制之改革與統一；第二，爲東三省之殖產興業。其擔保品，即東三省之煙稅酒稅，與中國全部之鹽稅附加——名義雖爲幣制借款，實則投資于日俄之特殊地域與稱爲勢力範圍之東三省，且以其稅收爲擔保者也。苟有常識者，將不難察知此借款之含有何等政治意味。

雖然，吾人不信當日之美國，僅由倘若無人之政府與國民而成立，且不欲信之。其所以出此者，殆爲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等所煽動，遂爲中國由遠交近攻政策而來的，以夷制夷之政策所誤耳。中國政治家所與于美國之約束，悉歸無效，足以證之；無論其爲波林會社之事件，或爲錦愛鐵道，或爲滿洲鐵道中立之提議，不僅無一實現，即認爲最確實之幣制借款，適

有武漢革命之舉，頓歸消滅。其大刀濶斧，四次皆歸于空舞。——美國國民，僅視此爲由革命勃發而生之挫折，亦未可知。實則爲中國政客之詭辯所迷惑而然。革命之主腦，爲袁世凱；民國最初之大總統，亦爲袁世凱。若彼等而有誠意，則不應輕易消失美國之勢力。彼一時，此一時也。中國之政治哲學，嘗教人以利用他人而全逃其所負之責任與義務矣。如不識得此中國素受尊崇之特殊原理，美國對華政策，無論何時，均爲失敗或罪惡；其他各國，亦不過累積其悔恨之紀錄而已。

總之，美國對華之出發點，甚覺沒趣。爲美國者，對於無緣之滿蒙，卽日俄自以爲有優越權，不受任何責備而經營之滿蒙，欲試其活動，乃世人甚爲焦灼之飛翔，又爲一種異常之愉快。素畏于門外漢的外交之美國，或不以此不合正軌之行動爲意；卽老于此道之英國，應無不知之理。知而不予以忠告或勸告，反假作不知，一面緊守日美同盟，一面又推翻現狀維持主義，假手於美國以違反防諜特殊利益之約言矣。自波林會社之事件發生以來，英與美，互相掩護，如形影之相伴，以施其動作故也。故日本覺英美之關係，極爲密切，有呼英，則可應以

美呼美則可應之以英之觀。凡事之關於日本及中國者，英美二字，卽被連合引用，有不可須臾離之勢焉。

雖然，英國終爲英國，外觀則爲日本之同盟，內則與美相呼應。由此可見英國手腕之辣；同時日英同盟，漸趨冷淡，亦屬無法挽回。因此冷淡之加甚，而中國之政治家，反視而微笑。同時中國之混亂，亦加大。假令英美各國，排斥日本而抑制其勢力，爲最良之方策，則其可有相當之成功，自不待言。但其結果，則中國其物，收藏于領土保全門戶開放的看板之中，猶之在娛樂場，繼續維持其賭博與紛爭，而無寧日之現狀。因此表面之題目，不論其何若，若英美及其他各國真欲爲中國而希望安定與改造，則誘發與此相反形勢之責任，不得不歸咎于列國之排除或牽制日本，以使中國政治家微笑。

列國之對華政策，因美國之突然加入，果有何等變化，予何等影響之斷案，應不難由識者之手而作出。然而不欲作出，反向錯誤之方向，進行不已。今日列國足智多謀之外交家，正坐此病。

第五章 國際的中國發展之經過

一 被拍賣之革命

映入列國眼中之中國大事變，非他，即美國國民所最爲歡悅的中華民國之出現。此事變，因武昌起義，而留其痕迹于歷史。自形式上言之，三百年之清朝，已經顛覆；在開國以來，不知專制以外有政治方式之中國歷史上，關一新紀元矣。其實在價值，果何若乎？泰西之立憲民主共和的政體，由貴族與庶民，治者與受治者之激烈鬥爭而發生，故須以庶民受治者熱烈之自覺，與鞏固之國民的協同努力，爲其前提。在中國果得發見此二者于何地乎？屯集武昌口之革命軍，果具如何性質；其與一般人民，有如何精神關係乎？乃第一須解決之疑問。同時，觀察革命後之事實，與其推移，尤足爲確切之證據。

假令以孫逸仙等爲中心勢力而聚集于武漢之南方革命軍，爲呼吸泰西新文明之新入，然彼等所招募，爲其所率領之軍隊，果爲何物乎？若其爲識時之中國良民，則革命成功後

之中堅勢力，自爲孫逸仙等；同時彼等所視爲主義理想之中國新制度，當然可以實現，至少不可不向實現之方向以前進。不然，則自覺的中國人民，應繼續協同努力，擊退排除其逆之而行者。然民國政府成立，而支配中國者，乃有清以來，專尙武斷主義之袁世凱；亦即盛言革命軍之北上，斡旋于清室前之袁世凱。更深切言之，即清朝與南方派，均爲袁世凱所欺，以買賣其革命矣。故孫逸仙在袁世凱所計劃的舞臺開幕以前，僅作一個月之虛名的臨時大總統，忽見棄于政權以外；而中國人民，唯坦然淡然以傍觀之而已。——見放逐之南方派，抗議訴苦，以引起第二次之革命運動，確爲事實，是單爲地方的勢力，未經列國之承認與支持。——加之，以民國之名，而受推戴之袁世凱，即令爲時不久，已由大總統之地位，而墜于洪憲皇帝之座矣，其後復歸于共和。繼袁者，皆爲軍閥之首領，或爲其傀儡。中國之實況，唯漸趨于不統一與支離滅裂耳。一言以蔽之，所謂革命，所謂民國，所謂共和，所謂自覺與國民運動，皆虛僞耳。於是美國之尊重，與其源于尊重的政策之謬誤，直接反映于中國，且亦有爲禍于日本之事實。

爲敘述便利計，今更取例子四國借款團，其後之經過，爲豹變乎，悔悟乎，非所欲問。最初除開日俄之四國借款團代表者，忽然變其態度，而要求日俄之加入。曩清朝政府與借款團交涉之際，中國國內，有賣國之非難，借以煽動革命之風潮，其中之真僞，應不難推知。然日俄反恐爲彼等之勸誘所乘，至少，須以兩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既得權利，應依照現狀維持之原則，而不受侵害，爲加入之條件。此種主張，由論理上及自衛上觀之，認爲當然，四國終不得不予以承認。由是所謂四國借款團，合日俄而變爲六國借款團矣。

交涉進行至此，尙稱順利；孰知及六國借款團之漸告成立也，美國忽聲明由該借款團退出（千九百十二年六月）聞其理由，則大統領威爾遜以該借款團干涉中國之內政，有妨害其政治的獨立之虞故也。換言之，如爲日俄除外之四國借款團，則爲中國之門戶開放及現狀之維持所必需，毫無拘束中國之自由，及干涉其內政之虞；日俄加入後之借款團，則有危及中國獨立之危險，此誠破天荒之奇論，坦然以行其奇異之論法，美國國民哲學之所爲也。至少，乃有教授經歷的大統領威爾遜之外交哲學，以威爾遜式之論理而論，若爲未經

日俄加入之借款團，則美國能活動於滿蒙，或者進而征服，亦無不可能者。現以幣制借款之名，投一億圓之資本，以開發東三省矣。日俄既加入之後，限于不侵害兩國之既得權，最早美國已失其可能性，故一變而爲無用之借款團。更質言之，既決定承認維持滿蒙之現狀，同時以侵害日俄之地位權利爲不可，因所好者，不能如預定之計畫而獲得，遂自行退出。但默然退出，於美國之面目有損，故以有干涉中國內政之虞，爲其理由耳。

美國雖如此，由六國借款團退出，決非由中國退出，亦決非後退。彼欲以後由美國單獨承借款項，以獲得地位，其價值，必不令較英法德俄日有遜色。爲達到此目的計，而後四千萬圓之導淮借款，一千一百萬圓之大運河浚濬借款，一千萬圓之西門子葛雷借款，一千萬圓之煙酒借款，皆實行成立。其結果果何如乎？合全部計之，有一億圓內外之借款，其他之企圖，悉歸無效。其原因，姑置不問。總之，對於中國之實況，則以極端之好意視之；當觀察日本之地位政策時，則懷極端之疑問。於此，足見美國所以爲美國之特色。此爲高倡正義與平和的美國之榮譽與否，自係另一問題……至美國以後再倡議組織對華借款團，當別論之。

一 歐洲大戰之波動

以日本勃興，與美國活動爲中心之東洋波動之痕跡，已如所述。由舊時代之侵略主義向領土保全主義，由保全主義向現狀維持主義，更向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爲名的權利之爭而進行。換言之，即由軍事政治的對華政策，漸次向經濟的資本主義的傾向而進。爲此間主體之中國，果何若乎？除稱爲倚賴列國之勢力均衡主義的老大國家外，將無以名之。在中國自身，所謂爲國家之主權，統一力，改造能力，實際上，一無所有。徒以列國彼此間之牽制與外交之便宜，支持其稱爲北京政府之形態而已。雖清室滅而改爲民國，豈僅本質上無所差異，又無進化乎？即有歷史的背景，與傳統的餘習之朝廷與政府，亦失其形迹矣。從新發生者，唯有軍閥首領的變動不居之爭權奪利，及其私鬥互相反覆而已。外觀上，有較前惡化之感；然猶不以此而土崩瓦解。總之，擁有廣土衆民，終爲列國之勢力均衡主義所支持耳。

方是時，使全世界震動之歐洲大戰，勃然而起。其影響，轉瞬及于東洋，與一大衝動於在中國之勢力均衡。以前之各友邦，分裂爲敵人與友人；四國借款，或五國借款，亦一無所有；英、

法、俄、德、奧，無暇顧及中國，各當大難之衝，而不得不傾其全力以謀應付；美國亦以在中國所得之利小，而發見數千百倍於此之利益于歐洲矣。若日本之政治家，而較前稍爲恰劑，與其急於作戰青島，將施其較賢明之策略；若日本國民，卽與克來武與赫斯丁等之野心，祇須對中國有何等深謀遠慮，則得建立相當之計劃。以時代論，固與英國征服印度，法國獲得安南之時異。然美國之領有菲律賓，亦非一二百年前之事實；意大利之獲得脫里波里，尙不過數年。卽在歐洲戰後，非許多國家爲強國之犧牲，大使世界地圖一變其色乎？竊以日本因爲英之同盟國，而參加歐戰，用大力於海陸，實可謂空前絕後之高價犧牲。此不獨指由山東驅逐德國人，逐敵之艦隊，至于南洋，並保護澳洲與印度之商船，及軍隊之輸送，又非謂因聯合國之協同籌劃，使海軍出至地中海，或欲救出捷克，而出兵于西伯利亞。一言以蔽之，卽應由中國與歐洲列強，大加感謝之日本努力，純爲人故意報以狠辣之疑惑與誤解。

所謂廿一條之問題，世界中人，咸相議論不已。或疑日本有占領山東之野心，而抹殺日本之犧牲，認中國及列國之排日政策爲合理者，亦不爲少。現在以美國爲發起人，以英國爲

贊助人之華盛頓會議，以此種理由爲理由，而予以表決。然其理由，皆爲「被製造之理由」。此原爲不能了解中國其物之謬見，或理解中國，而有欲由其自身處理中國之深謀遠慮，悉其智力與威力，以陷日本于陷穽者也。列國究未因此獲得絲毫之利益，中國一般良民之所得，亦唯有極不幸之狀態。爲說明此真相計，因有以次之解說。

抑日本之攻擊青島，不必出于日本之自動。因德國東洋艦隊之遊弋中國海面，聯合國首先感其痛苦。彼等蹂躪及于印度。而欲乘機歸於北海時，當其衝者，自爲英國。於此日本有識者階級中，有唱局部中立說，不以捲入歐戰中爲然者。然正直而性急之日本政治家，一與聯合國暗中接洽，即奮然而起。當時之大隈內閣，雖非無利用此機會，以對內之心，窺非利用外交以對內，而輕用其國軍以肆中國式之詭計者也。英國終不愧爲外交之練達者。因日過於容易——歐洲各國，無如此容易參加戰爭者——負攻擊青島之責任，英國反自懷鬼胎，預先要求日本因退還德國之占領地于中國而戰。使日本攻略德國在東洋之根據地，固與同盟條約，不相違背；然動其國軍，以任攻城野戰之勞者，爲日本，而非英國。因戰局發展之情

形而發生何等變化，亦未可知。又對方中國，曾以日本特地退還的遼東半島之要地，奉之俄國。假令青島之攻略，能一帆風順，而歐洲戰局之勝敗，亦不容易決定。若德奧而占勝利時，則交還青島于中國，將引起何種事件乎。實不堪憂慮。故大隈內閣，接受英國之要求，而不免於躊躇。此際日本人不失為坦白，即着眼于東洋之大局，不欲費時日于此事情之考慮。且日本爲人所疑，亦無關他人之痛癢，遂極敏活地容納英國之請求，逕答以「講和會議後，由日本交還于中國。」此種坦白之國民性，與爽快之俠氣，大有以異于歐美國民。日本因此招何等重大之損失，亦未可知。例如聯合國爲促意大利參戰起見，曾與該國預約何種多數條件乎？可以參照。——日本國民欲報復德國共同干涉之念頭，早已忘卻矣。

過於爽快坦白以發揮其義氣之日本，果播其後日之禍種矣。是非使列國懷永久占領之疑惑之意。關於此點，已與美國以保證，日本向無違背外交約束，又故意遷延之事，疑之者，乃由疑者自身之邪念而生之罪惡也。吾等所欲言者，非此等地方，乃對於受交還之中國，未設何等保障於聯合國間故也。換言之，不預先考慮中國之實況，即中國之政府，與政治家，原

來有何種性質；又中國之一般人民，果以居於日本監督管理之下，爲安全乎？抑喜安於爲軍閥與戰亂所威迫之舊狀乎？列國間關於此等事情，並無何種理解與說明，過於任俠好義，是不得不謂爲重大之失策。

三 所謂廿一條之問題

次之，大正四年之中日交涉，即所謂廿一條協約之真相，與日本及列國對此之錯誤的方策，應有所說明。一言以蔽之，列國中，尤其是英美，以該協約由於日本對華之壓迫而成，且乘列國專心歐洲戰爭之際，以肆其趁火打劫之行動。此種推測，純爲中國政治家即學匪之宣傳所迷惑而來。以此爲外交問題之工具，而訴之于列國，乃中國獨有之對內政策——即擁護軍閥——列國之外交家所見，未能及此。

原來大隈內閣之對華外交，並非已極其能事。尤其對於手段及方法，日本國民中，多所非難，例如以不過作爲希望條款之理由，不宣布其交涉中之第五項于同盟國；又不使東三省商租權之權利義務，至於明瞭，而予人以製造詭辯之餘地，此其最拙劣者也。然叩其統觀

該協約之旨趣內容，何處可疑及日本，而不可不排斥日本乎？苟爲已經讀遍該協約之人，知實際無一不合理之點，即橫暴之條款，亦不得而發見。——若夫多數之美國國民，今尙懷抱欲剝奪日俄在滿蒙之既得權，自取而代之之野心，自屬另一問題。但此種野心，恐爲一部分之資本家，又爲資本家所利用的少數政治家所懷抱。假令有爲此野心所驅，而非難日本之政策者，則廿一條之有無，不成問題；乃預期美國自身根本上與日本相衝突者也。因而中國政治家對於大隈內閣對華外交之特別攻擊，無須措意。吾人之所憂者，因錦愛鐵道問題滿鐵問題等之歷史的關係，美國政治家，仍然爲一部分財閥之報復的感情所拘束，且不問是非，以保存由彼等所與之惡印象是也。

中日交涉之結果，以日本對華出兵之最後通牒而告解決。世人往往指摘此事實，以非難日本。中國以此爲壓迫之證據，屢喚起列國之同情心。焉知要求最後通牒之形式者，實非日本，而爲中國當局之袁世凱其人耳。彼恐本國之反對派，利用外交問題，密訴苦衷，要求日本政府，取最後通牒之形式。故美國與其他列國國民，唯非難日本之高壓手段，可謂遠于事

情之見解，或得謂之爲妄斷。

凡作事而能表裏不一致者，莫中國政治家若。遇關於自己地位之重大問題時，極力遷延其解決，或設辭以迴避責任，或真僞交錯，洩諸外國，以求第三國之援助干涉，若以此尙不能逃其責時，則轉換自己之地位，或探因對方之實力壓迫，不得已而承認蓋印之形式，以便向政敵疏辯，及爲後日解說之餘地。美國之失敗于幣制借款及錦愛鐵道問題等，皆爲此通常手段所翻弄者也。日本以善意解釋袁世凱之苦衷，而發最後通牒，以其對手爲中國歷代政治家中少有之人物，遂至中其最深刻最狡猾之詭計矣。英美及其他各國，爲彼之苦肉計所操縱。彼等一派，因擁護自己，而以惡意宣傳日本之態度，與要求彼等之政敵，亦爲袁世凱之政權計，以之爲攻擊之具，妄加論斷。如不能看清此等對內策略，徒爲彼等自是的言論所牽制而已。問題不在廿一條內容之如何，因而不明此事情之列國國民與中國人自身，絕少熟讀其條項者。大隈內閣之失敗，畢竟因陷于袁世凱之毒手，本來不成問題之物，更附以贅疣，使列國視之，宛然如一怪物焉。

雖然，吾人爲日本及中國一般人民；甚至列國國民所深以爲恨者，決非止上述之偶然的事變。更進一步言之，就其地理及歷史的關係，素通曉中國實質與實況之日本，提出過于陳腐而姑息之要求，可謂愚笨。例如延長旅順大連之租借期爲九十九年，非僅追隨英法對於威海衛廣州灣之先例乎？其後在華盛頓成爲問題的交還山東之條件，實無一新奇之點。不過模倣英、法、德、俄之所爲而已。以此方略爲基礎，中國國情，亦稍有所改良否乎？中國一般人民，果得救於歷代政治家之腐敗，與暴厲壓迫否乎？又果能使紛紛亂與戰爭之軍閥政客，得絲毫之刺激否乎？外觀上，唱堂堂正正之愛國論，主張國權之自主恢弘，其實，悉爲擁護軍閥之對內政略耳。

是以立於正義之日本，與其努力於區區租借期限之延長，及山東善後辦法，寧爲中國全體之安定與改造，立其必需之根本計畫。唯有不顧中國軍閥與政治家之營業的地位，專爲苦于惡政的四億人民之生活與環境，謀改造；至於軍閥與政治家，則視爲人類之敵，而與之戰，如主張確立此種公正雄大之方策，則不失爲日本之使命。欲貫徹其使命自須列國之

理解與協調。欲使其理解與協調，妥當而切實，則不可不使列國周知中國之真相；尤其須使英美兩國知中國之職業政治家，即軍閥及學匪之流，乃與中國一般人民之生活思想相違反者。如爲四億民族驅除此寄生之有毒菌，始爲中國最親切之援助者。完成此用意與準備，使列國十二分理解此方策之緊要與價值後，其嚴以臨中國。今尙何租借期限，專管居住地，鐵道合辦，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有乎？

原來日本之外交家，過于小心怯懦，誤信無論何事，以追從列國爲最安全，而最善良之協調的方策，反爲人看透其內幕，轉而陷入爲對方所排擠之苦境。其結果則何如？不得使列國有正當之理解，唯對方之反宣傳，反應于列國，益使其狀況愈加惡化而已。對德戰爭之經過，二十一條問題，巴黎之講和會議，華盛頓會議，無不如此，列國依然不知中國之本質。因其如此，故誤其方針，中國四億之人民，依然不能爲人所救出。

四 真相如此

袁世凱之舞弄大隈內閣，使其對華政策爲誤解之標的，可謂成功，其後未幾即登鬼錄。

(一九一六年)即小心而迂濶之大隈內閣，亦不能久存。其原因雖非完全屬於中日交涉，其偶然相合，天實爲之。

袁死後，黎元洪繼之，次有張勳之復辟，七日而終。從此馮國璋、徐世昌相繼而起，終有段祺瑞之臨時執政時代。至千九百二十年，華盛頓會議止，中國已經如何之道程乎？其間列國又曾採何種方針，有何種設施乎？中國之國務總理，以段祺瑞、熊希齡、錢能訓、靳雲鵬等相繼負責，其更換，不知已有若干次？所謂安徽派、直隸派，各軍閥之首領，互沒頭于權勢之爭奪，利用土匪之戰爭，年中無間，反覆于南北各地。一面，歐美列強，亦忙于歐洲戰爭，了無寧日；然中國決非爲人所忘却。尤其發奮于戰爭之美國，居于最得意之地位，其國力大有餘裕，中國各軍閥及其政治家，鼓其如簧之舌，宣傳于美國人之間，因各欲使其首領立于有利地位，遂極力提出外交問題。其目的，在得美國之同情，受借款，及其他之援助，以利用或惡用之不同；或維持其已得之政權；或欲取他人而代之。彼等極欲取得政權，故不惜利用所有機關與機會，以充滿其私囊耳。

爲彼等所提出之外交問題，因有最緊要而切實之利害關係，自然以日本爲主要之對象，雖深感迷惑，亦爲其勢之不得已者也。中國之政治家，不知反省，因此對於內政之改良等，毫不引起彼等之興味。如經改良，反有彼等喪失生計之虞，故爲國家根本所關之憲法、議會、制度等，悉任其陷于混亂，專以外交問題爲其政爭之具。直言之外交問題，爲彼等最好衣食之資，因此務須注力於富裕之國。爲彼等所發見者，初爲日本，其後爲美國。當時之英法德俄，皆用全力於大戰，亦無暇及此也。

繼大隈內閣而起之寺內內閣，認當時爲國務總理之段祺瑞，爲中國之中心勢力，承認中國之借款。其時因二十一條問題而狂奔者，未見其人。大正四年，以漢口爲中心之南方派，有所策動，對於北方派，亦無間言。因袁世凱而疎隔之中日關係，寧較前爲親密；此民國革命以來，中國未嘗有之小康狀態，亦於是時見之。然中國所要求之借款，日久愈多，而日非素封之國，其間嫉段之聲望，而排斥彼之非難，生於反對派之中，此不欲使段獨享福利而生之反對也。同時，日本國內，有人認中國之前途危險，主張不可過于支持段氏，因段卽爲中國政府

之代表者。而國家尙未統一，基礎尙未鞏固，對於此種國家，供給借款，有支持中國一黨一派之嫌故也。寺內內閣，因此，卽速截止借款矣。及此消息，遍聞于中國，段內閣遂覆沒，曹汝霖等之閣員，亦被目爲親日派，忽爲政敵所迫害，此卽排日運動之端緒也。

卽此可知日本繼續借款于中國時，既無所謂廿一條問題，復無所謂排日運動所借之款，如何使用，將又如何分配，悉委諸識者之想像，暫置勿論。總之，日本承認借款，多數之軍閥政敵，及常以侃侃之議論自鳴得意之政客，決不悲憤慷慨。中國之政治家及政治運動者，果有何種性質，活動于何種慾望之下乎？卽徵之于此一事，大抵可以推知。感興以于中國之列國人士，不可不虛心以留意于此事實。

日本截止對華借款後，急而喧囂者，卽對於廿一條之攻擊。因其刺激而起者，卽大正八年之排日運動。在此排日運動之後，有白色碧眼人隱于其後。試觀當時北京天津上海等英美系之新聞，如何富于誇張煽動之文字乎？又倭文大學女學生，爲美教員所牽引，以參加此運動，皆足以證明之。——然此事距大隈內閣之對華交涉，已經五年，決不可忘記。——此

五年間，並非需要何等隱忍與準備排日之時代。觀於中國各地之比較平穩，中日兩國親善之傾向最濃厚，可以知矣。再須注意者，即美國之排日宣傳與日本之截止借款，同時驟然盛行是也。換言之，不由日本借得款項時，同時排日運動，與排日宣傳，急發生于中國，及美國間。中美接近之關係，遂取中日親善論而代之矣。此種現象，似極奇怪，實則去牛以乘馬，乃中國政治家極平凡之茶飯事。原來所謂親善，所謂接近，皆為得錢而言；所謂政權，與外交，亦以借款肥私而存在。欲得款，須有使放款之理由與手段，如是以美制日之投機運動，增其勢，以迎合預備投資的美國之所好，在中國之政治家視之，毫無不可思議之足言。

以上事實，恰為美國之所聞也，美國絕不猶疑，即傾聽中國政治家之排日論，認此為中國國民之自覺；以中國開明之曙光，亦在目前，至於極力幫助彼等建設事業，乃其後之所聞也。以前英國見寺內內閣借款於中國，亦非無所動心。以為日本利用其有利其地位與機會，漸漸借款於中國，將至於政治經濟上，確立其不拔之根據。以前之四國借款團，自日俄加入後，美國遂從中退出，其次又遇歐戰勃發，現在其團體竟為日本所獨攬。若長此放任，則中國

之重要利權，悉爲日本所掌握，其勢力網將遍布於中國，亦未可知。以是英國卑辭厚禮，要求美國復歸於該借款團，欲借美國之力，以制日本。日本尊重日英同盟之情義，與多大之援助於聯合國矣。爲英國者，明目張膽，以妨害日本之對華發展，勢有所不能，以此巧於誘出美國耳。美國與英，原有共通之意識，觀其由六國借款團退出之事實，可以無疑。其時中國之以排日宣傳爲事者，適以日本之橫蠻，訴之於美國，其藥遂逕呈其效驗矣。

於是美國對於國際借款團，又發生倍於從前之熱情。其時之大統領，恰爲威爾遜其人，可謂奇妙。彼不顧其自己所發起之借款團，尙未解散或滅亡，竟不肯復歸於此，乃提議組織加入日英法之新四國借款團。蓋舊日借款團，曾約定以不侵害日俄在滿蒙之既得權，爲日俄加入之條件也。此約束，終不合美國之意。彼無論何處，誤會日本對滿政策，并不欲棄其奪取滿蒙之野心。滿蒙各地之情形，因日本經手經營，日就改善，文化之光輝，因之而增，美國不措意於此，以爲唯自己爲門戶開放者。彼不知聽中國政治家之言，愈壓迫妨害日本之滿蒙政策，則愈阻礙門戶之開放，可謂完全之超經驗派，而又先天的信奉觀念主義者也。——中

國政治家，主張遷延商租問題之解決；或欲由本國敷設鐵道，悉欲使滿蒙開發遲緩之門戶對鎖主義，自超經驗派之政治哲學者觀之，是皆不成問題。——以此，美國故意嫌棄舊借款團，而組織新借款團，謀令日本在滿蒙之既得權，從此放棄。加入此新借款團之美國資本團，乃三十餘銀行，以摩爾根財團為其中心，故世以摩爾根企業組合為新借款團之別名。

英國發起新借款團之意思，已如上述；故美國規定新借款團之根本原則如次：即「團體所屬各員（即英，美，日，法，四國）保有之一切對華借款優先權，及選擇權，悉移為團體所共有；又將來得政府保證之一切對華借款，不問其為行政借款，或實業借款，悉以為團體之業務，協同處理之。」（關於新借款團，由駐華英美日法送交中國外交部之通告文，曾於大正十年四月發表。）

依此原則所規定，則於過去現在四國所有之既得權，自不待言；即將來之政治經濟的借款，悉為新借款團所占有，各國之自由，一切皆空。換言之，以多年的努力犧牲，及投資開拓中國之日英法既得權，在與此種權利最少的美國，全然立於同等價值之下，而為借款團所

獨占，且將來亦受同樣之待遇。如斯之國際共產主義，果有實行之可能性與否，暫置勿論。墨會主張除外滿蒙既得權，而使舊借款團承認之日本，固不得附和盲從；故日本不容易籠統承認美國之提議，迭經折衝，美國始終固執其見而不讓，美國之新聞與中國之宣傳者，同時激烈攻擊日本，甚至謂日本有侵略之心，存乎其間。雖然，日本之於滿蒙，及國家存立之問題，賭國運而確立之地位，不能因美國有何種主張，即輕易提供其國家死活之鍵，以是經三年之交涉後，對於承認日本在滿蒙最低限度之既得權，雙方互讓，至以吉會綫，長洮綫，吉海綫，吉長綫，列于新借款團之外，而代以洮熱綫。（由東蒙之洮南，沿西南縱斷內蒙，以達熱河之五百哩大幹綫。）此綫曾以五鐵道之名，為日本已得之預定綫，遂為四國借款團所管理。但此借款團之正式成立，乃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事也。

五 由中美親善向排日

吾人非喜於暴露對華借款團之經過者。其所以然者，因美國及與美國策應的英國之對華政策，有何種基礎，又有如何性質，悉以此事件明白表示之也。嘗以干涉中國內政為理

由而退出六國借款團之美國，僅越三年，即自食其前言，爲開放中國門戶計，而從新組織與前相同之國際借款團，自認爲較前熱烈之緊要事業；且以前因留於妨害中國政治獨立之國際借款團，與美國傳統的政策相違反，遂居然脫離之矣。此次非將政治經濟上過去，現在，未來一切對華借款，收於四國借款團之手，則認爲不忠於美國之傳統的政策矣。其所持理由，非常變通自在，即令爲美國之特色，又爲彼等所誇之國民哲學，經時不過數年，白忽爲黑，誠令人不勝恐懼！

加以美國對於新組織之借款團，聲明以下之見解，即「美國政府對於取得同意的外國之監督，收入之徵收，及其他合意設定之特殊保證，非必有所反對。爲借款條件中所規定之顧問，例如用以監督使實行幣制改革之外國顧問，亦不加以反對。」（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由美國務卿致日本駐美大使之覺書中，有此一節。）即祇須是四國借款團，在中國可以施行各種監督；即管理財務，附任用顧問之條件，決無妨礙；此豈非對於中國之政治及財政，公然承認四國借款團之干涉乎？——或有謂側重「基於合意」之文字者，然國際間一

切約束，決無不取得同意之事。例如即爲戰勝者與戰敗者之講和條約，又以軍艦爲後盾之中英中法等條約，以及其他各國間全部之協約協定，皆無不成立於合意者。中日間各條約及協定，自亦相同。故不能謂合意的文字中，含有特別之意義。

故美國之對華政策，當提議組織新四國借款團時，已經大加變更。至於承認本借款團獨有干涉中國，監督中國之權，是不啻假四國借款團之名，以自任爲中國之監督管理者矣。何則？明知中國非借款則不能存在，而該借款團，即以獨占中國所有借款爲原則而組成者也。吾人於此，得以知美國對華政策，其有何種根本之意義矣。

中國之政治家，以美國極熱心爲中國借款盡力，大加感激；以爲自今以後，巨額之金錢，將如雨之從天而降；因欲使其早日實現，而中美親善論，益爲其所鼓吹，更極力宣傳可買美人歡心之排日論，及中國自身之改造論。然而基督之神，好撮弄人者也。威爾遜大總統，因過於用心于借款團之成立，及視該團之成否，爲自己之面目問題，以致美國財團所欲借與中國之款，反不容易供給，此以英，美，日，法，皆不能自由承認對華之借款故也。中國雖允供給何

等利權與條件，如不經四國借款團之承認，則一文亦不可得。美國首先提倡此說，又認爲各國之義務故也。中國雖望借款之成功，如渴之思飲，終亦無可如何。最初四國借款團，遲遲不克成立，嘗抱怨於日本；及該團告其成立，而借款仍不能容易成立，此猶之放蕩子弟，經親族會議之後，一變而爲準禁治產者也。如不識時務而有所動作，則四國借款團，即課以對華之共管條件，此中國軍閥及政治家所認爲奪其自身之生計者也。不僅爲國內政敵所反對，且一經外國之管理監督，即不能壟斷國家之收入，任意以苛斂誅求，一如往昔；尤其不能因借款而獲得回扣，復不能任意納借款於私囊矣。於是中國之政治家，評論家，以借款亡國論相呼號。實非『亡國』乃『亡我』耳。如是特爲組織之借款團，無所事事，欲與者，不能與，欲受者，亦不得受，陷於極端諷刺之歧途。其結果，等於畫餅。——其後，千九百二十二年之奉直戰爭時，英美擬援助直隸派，而供給借款，因明明支持一黨一派，以助長中國之內亂，爲日本所反對，而完全消滅。——美國之對華政策，又居然落第于此矣。其根本原因，在不理解中國之實況，即中國之政治家，及政論家等，有何種素質，亦未常措意故也。

雖然，中國政治家對於新四國借款團之失望，更變形而爲益加迅速之排日運動，乃不容疑之事實。此中有以爲有日本而不能自由活動之美國資本家，同時又有以爲有日本而不能借款之中國軍閥。在彼等不問理由之正邪善惡，徒爲自身利益計，以爲排斥日本，較任何事爲緊要。一則以中國之改造爲理由，一則依然以美國自製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爲口實。

所謂改造者，以與撤廢不平等條約及其他名目相連帶之增加關稅爲其主旨。其目的在以關稅之增加，加多軍閥之收入，並使營業的政治家因而發富而已。美國之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有如何意義，可致何等成功與失敗乎？依上所述，可以了解無遺。中國之軍閥政治家，以其營業的關係，同時美國政府，尙掩飾其明瞭之事實，或爲轉換其方向，發揮其獨有之外交哲學，彼此均以施何種手段于日本爲必要，此華盛頓會議之所由生也。

第六章 美國主演之中國劇

一 壓迫日本之魔曲

吾人敘述中國國際的開展之經過，以至華盛頓會議時，須與日本及列國人民，共觀美國主演之影戲。此種影戲，極能精妙的描寫現代人類處於何種國際的環境之中，且吾輩東洋人，得深刻了解歐美人，尤其是美國人心理之機會，亦以此為最佳。

此影戲，即名「中國劇」，亦得名之為「壓迫日本之魔曲」。其初幕，始於巴黎講和會議。此會議，原應有放永久之光輝於人類歷史之紀錄，乃所成就者，為以強抑弱之對德條約，及虛有其表之國際聯盟。是時所謂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雖與列強並峙，而其姿勢不甚為人所注意。中國雖空言參戰，亦得列席其間，以後之場面，却為之而開始矣。此即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所召集於華盛頓之國際會議。現在無須將此劇中之脚色，及梗概，略為介紹，因其尙為世人所記及也。然以會議之結果觀之，現在世界全人類，果獲得何種幸福乎？其中對於本劇之中心之中國，果與以何種有意義之物乎？對於環繞中國之日，英，法，美等之政策，又與以何種刺激衝動及改善覺悟之機會乎？此等政策之變化，對於現在之中國，又

發生何種反映，可評定其價值乎？實則對於是等重要問題，不僅有許多可驚之錯覺，幻覺，及謬見，而中日美及其他各國，率因此而體驗其不可名狀之苦楚，與煩悶；故檢閱此劇情之真義，以導出正當之見解，不失為現代緊要之事業。

華盛頓會議之第一目的，皆知其在為世界和平而發動之海軍限制協定。實則即限制海軍案，亦發生於英美之對內策略；更以之與極東太平洋問題相結合；美國之施為與機變，亦即隱於是間。然不十二分考究其用意，又無完全準備，以出席會議之日本，在第一步，即為其對手所戰敗。

最初美大統領之招請狀中，曾有「刻下重要問題，自在解決太平洋問題。」所謂太平洋問題之中，包含極東問題。一言極東問題，即知為中國問題。如有正當觀察判斷世界情形之能力，則所謂「刻下之重要問題，」果在東洋方面乎？抑在戰後極混亂而不安定之歐洲乎？其人即為小學生，亦不難置答。——極言之，則可指摘日美間之移民問題；及兩國以前在滿蒙之趨勢。前者，為美國自身之幻覺的恐怖；後者，祇須美國自身，不為冒險的挑撥，則可耳。

爲日本者，關於爲是等問題，而戰之可能性，卽夢想，亦未嘗及之。——然而美國對於此種極明瞭之世界實況，僞爲不知，屢方言極東問題之重大。尤其是一面否認前大統領所發起之國際聯盟，一面極力注意於尙不成何種問題之太平洋問題。若美國國民而真具冷靜之思慮與純正之理性，則必以哈丁大統領之心事爲可怪；同時日本之外交當局而稍爲賢明，亦將不立於被窘迫之地位。

日本之外交當局，原非全不留心美國之謀略者。例如所謂太平洋及極東問題，將於何種性質，及範圍內，加以討論，最早已經發出照會，可視爲明證。但美政府謂：於日後確定議題時，當然可以協議，輕輕回避日本所要求之預備交涉，以撮弄日本當局矣。若日本政府及全權，如有心利用此國際會議，積極宣傳日本國民之要求，與國策之合理的基礎；同時使世界各國，徹底周知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使英、美、法、意、等國，改善其錯誤之政策；則區區預備交涉，及隱藏之美國政府的機謀，毫不足以爲意。不幸日本政府及全權竟并此準備與勇氣而亦無之，以致幾注其全力於海軍制限問題，而以極少力量，對付中國排日宣傳之和緩。恐由美

國政略發生之疑惑與壓迫，將擾亂會議之空氣，專爲消滅列國之誤解，而使用其智慧。故與其謂爲堂堂正正示日本之所信於天下，寧執其固有之謙恭主義，務必溫和謹慎，以不招列國之疑惑爲最良之方法。即日本最初之態度，爲消極的，解釋辯論的，專於掃除誤解，其爲追隨屈從，與蝸牛不能離殼而飛行，無以異。故中國政治家，敢於行其營業的政略，而爲虛僞與糊亂之宣傳。日本自行選得極不利之地位，至使裁判者與受裁判者之地位互相顛倒，日本之全權，有如出席國際法廷，以其受裁判者。

以是日本之政府，最初卽爲他動的，陷於畏縮的柔軟主義。在美國方面，則有彼等自信爲極有意義的幾個目的：其一，在分裂日英同盟；其二，在廢棄石井藍辛之協約；其三，在使繼續失敗之美國對華政策，爲有利之開展，使日本在滿蒙及山東之地位，歸於無用；其四，在壓制日本在極東及太平洋之活動。表面上之海軍限制案，乃活用爲對內政略所必需之機會，以期以上目的之完成而提出者也。是等計畫，皆以美國之大刀濶斧政策爲中樞，而連鎖之鐵環，決非可一分離而存在者也。

美國之大刀濶斧政策，果然到處成功。華盛頓會議，始終表明日本之後退與敗辱；同時，乃描出美國政治家笑顏之圖畫。若其後退與敗辱，而為正義公道之攝理所支配者，又美國之笑顏，乃預告世界人類，尤其是中國之真幸福者，則此會議，將不失為有權威之紀錄，且保持其不朽之價值。然幸與不幸，悉有事實存乎其中。日本雖能屈從，而中國不獨無益，而益加惡化矣。主力艦，雖有相當程度之制限，而用別種方法之競爭，更加激烈。要之，道理湮沒，而無理者反占勝利。在美國及其他各國中，或在日本之一部，——今猶有盲目稱贊華盛頓會議之不無意義，而自鳴得意者。自有識者觀之，不過為『巡視地獄』之一幕而已。

II 惡魔 (mephist) 之戲弄

例如分裂日英同盟之美國，與使其分裂之英國，其後果為人如何祝福乎？吾人不難想像。為日本者，非戀戀於該同盟者，至少當第三次改訂同盟之際，該規約中一般之仲裁條約，不問其已否成立於英美之間，但已能認識該約對於美國之精神及實質的效果，已歸無用。此種認識，使悔悟日本防衛印度之不合理，及其為片面義務之國民，僅視該同盟為一種偶

像而保持之。然美國無論如何，抱恐怖於偶像，謂日英同盟，對於美國，有如惡魔之工具且妄自獨斷；謂有此同盟，足以危害東洋之平和，並壓迫中國。於是，以不如美國之意，爲戰後經營的大障礙之英國，極力尊重美國之意，嚮以和緩其感觸，如是日英同盟，以所謂四國條約——日英、美、法、約，約定尊重關於太平洋的屬地及領土之各自權利——爲導綫，而一氣銷滅。其結果，又何如乎？在英國，則曾經認爲不必要之新嘉坡軍港，不得不急於建設矣。——實在乃無何等必要之設施。——加以美國屢次呼號期待之中國情形，毫未見改善，反更暴露其不良性。現在不令英國切實追壞同盟廢棄前之狀態乎？

至於石井藍辛協約之破壞，其結果亦同。此協約，乃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寺內內閣，特意簡派石井特使赴美國，以交換覺書之形式而成立者也。爲日本者，使美國以此認識日本在中國之特殊關係，並令兩國之政策，有合理的價值。所謂特殊關係者，即指示日本在滿洲之地位利害者，自不待言。該協約聲明：『日美兩政府，承認在領土接近的國家間，可生特殊之關係；因而合衆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害，在與日本接壤之地，爲尤然。』此猶之

美國之於墨西哥，或有過之者。承認日本在中國，尤其是在滿洲，有特殊關係，及特殊利益，不過表明極平凡明白之事實，及當然之義理，然日本嘗以其平凡之事實，及義理，爲人所蔑視，屢有痛苦之經驗。提議滿洲鐵道中立，錦愛鐵道之美國，當組織國際借款團，故意除外日俄；或欲爽直的提供日俄在滿蒙之既得權於該借款團，使如斯之美國，明快的確承認與美對墨西哥同樣之關係，爲確保日本國民生存權起見，決非無益之舉。

美國雖與尋常之國不同，而於『領土相接近之國家間』，尤其是『接壤於日本領土之地方』，否認日本有特殊的關係，及利害之理由，遂不得發見之矣。以是，彼此聲明：所謂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由日美兩政府，交換其覺書。由美國之野心家，即多數資本家者，流觀之，甚不愉快；因其不感愉快，故彼等不以此平凡明白之事實，與義理，爲明白與當然矣。

在有興味於魔道者，即令所見爲魔鬼（此係哥德作浮士德劇中之魔鬼）之戲弄，亦視爲漂亮之哲理，而接受之。於是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又實行其排日大宣傳；日英同盟廢棄論，又見盛行。總之，有利於日本，便於日本之發軔者，不問是非，不論邪正，悉可排捺之主張，

視之如美國之國民哲學。而消極的柔輾之日本政府與全權使者，亦發揮恭讓之美德，一如美國政府所言，承認該協約之取銷。但此中美政治家及視為有妨害之物，既去之後，中國已實現何種改造乎？美國之財閥，可得安心投資之統一與安定，果得發現於中國何地乎？假令得從滿洲驅逐日本之勢力，非覺悟對於中國之軍閥與兵匪，無本利收回之望，則安全之投資，終非所得夢想。日本若退出滿洲，則大連與奉天，忽變為第二之廣東漢口，或將化為蘇維埃俄國之支部，其事理炳若日星。因此，美國政府自鳴得意，聲言：石井蓋辛協約，已經取銷，實屬可笑而可憐。

三 美國之對華哲學

美國所策劃於華盛頓會議者，已着着實現矣。為美國者，不僅以消滅日英同盟及石井蓋辛協約而滿足；更有所謂羅特之四原則，及所謂化之為公式之九國條約——一名極東條約——羅特之四原則，乃簡明表示美國之對華政策者也。既決議列國現時對於中國，應取同樣之方針，同時，可證明美國及其他各國之對華見識，何等不明瞭中國之本質與實況。

茲摘錄之於次：

一、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權之保全。

二、爲完成并支持中國有力且基礎鞏固之政府起見，極力供給中國以充分而無限制之機會。

三、切實建設各國民在中國全土之商工業的機會均等主義，且支持之。

四、凡可損害友好國國民，或市民之權利與特權，或特別之利益，不得於目前乘機取得；不得有妨害右列各友好國安全之行動。

此即可視爲美國對華哲學之羅特四原則。若現實之中國，誠可比於美國，或勉強能與俄國土耳其相比；則此原則，在某種意味上，可謂相當應注意之原則。然而所指示之中國，果有何種主權，何種獨立乎？所稱爲領土，可得名爲行政者，果有受「尊重」之妥當性乎？從其第一前提言，即以與現實之中國不相同者，爲對象，而嚴課以原則，殆以屢樓海市，或砂上之建築物，視爲可得成爲「有力且基礎鞏固之政府」。故中國自身雖爲列國所支持，所尊重，且得

無制限之機會，仍絕無改，善亦無所謂統一。因此，視為四原則的根本意義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在現存之租界，及為外國所守備監督乃至經營之地域以外，徒有作為空想之價值。

雖然，美國政府，與其研究中國其物之實況，寧因為何物所拘束，致視羅特之四原則，如金科玉律，且強列國以相承認。問其為何物所拘束乎？則其解答，顯然表示於前揭四原則之中。其最切之一例，即記載于第三項之「中國全土」四字。據歷來外交用語之例而論，則所謂中國者，指本部十八省而言，未含入滿蒙西藏新疆等地。此一見頗有奇異之感，而中國自身，自清朝以來，——實際自古以來，——區別本部，與外藩，以為夷狄之世界，不認為華人之土地。故中國成為自然之概念。即在中國人自身，一言中國，即解為限於本部之固有名稱。普通稱英吉利時，不含澳洲及坎拿大；又單稱美國時，乃指北美合衆國，而墨西哥、智利、秘魯等，悉不受包含。此事之至明瞭者也。然而在美國政府，至少對於不含滿蒙之中國，總覺不愉快；以滿蒙為特別之地域，亦與美國之策劃不一致，故為其所思得之文字，乃「中國全土」。

四字。換言之，自波林會社之蒙古縱斷鐵道建設問題發生以來，欲使屢因日俄抗議而失敗之美國地位，轉爲有利之希望，於是露出於表面。更進而言之，即在石井藍辛協約中，所明記之『與日本接壤之地方』，亦須適用此原則，今使其意義有所表示，以便於協約之廢棄。

但與滿蒙同爲外藩，夙在英國保護下之西藏，同一爲此原則所包含與否？又同一適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與否？卽爲提案人之羅特全權，許斯國務卿，以及哈丁大統領，亦無所言及，殊覺有趣。若西藏而入於該原則之範圍，則英國中國不可不負擔其責任與義務時，英國將唯唯以支持彼決議案乎？假令中英，卽如美國所言，而予以承認，西藏人民，逕悅而待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實行乎？美國政府，雖如何聰明多智，必不能答覆此問題。

此不過爲其一例。若就四原則及九國協約之文字而論，則所謂中國之『行政的保全』，所謂『特權』，及『不獲得特別之利益』，『在特定地域，不訂設定一般優越權之協約』，在中國領土之一定地方，『不創立勢力範圍』等，文字極其莊嚴，日本英國及其他各國，皆如美國所云，不持異議，以贊同其主張矣。然美國自身，果有何必要而提起此原則與條約乎？

恐不待煩言，即爲任何人所得了解。特加入爲中國外藩之滿蒙，置於一般原則之下；而西藏問題，竟以沈默之雄辯，由其適用之範圍以除外。——單稱「中國全土」而不分別指出滿蒙藏新疆等地名，即表明美國式之變通自在。——唯觀乎此，而美國招集華盛頓會議之動機，與目的之一半，已經可以明了。以之與日英同盟之廢棄，石井藍辛協約之抹殺，四國條約之締結，對照觀察之，則該會議之全目的，將能瞭如指掌也。

此即以中英爲配脚，美國自爲主脚，由中國逐出日本勢力之努力。——當是時，法意及其他各國，爲其觀客，有時亦爲吹笛擊鼓之伴奏者。——因其已欲逐出日本也，壓迫牽制日本，以阻止其發展；同時，欲使日本放棄其勢力範圍，及特殊地位，既得權利，之一切題目與口實，殆已完全準備，且達其目的矣。此不僅在中國本部爲然，對於認爲日本前進根據地之滿蒙，及山東問題，爲尤然。

四 山東退還之結果

吾人今進而敘述山東問題之最後情形，有所不忍；以形式上，雖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

實則因英美之干涉勸告，而逐次以不利于日本之方法解決之耳。美國當巴黎講和會議時，即援助中國之主張。如大總統威爾遜對於中國代表提案，即不經日本之手，舉膠州灣租借地、山東鐵道，及其許與德國之權利，直接由日本歸還中國一案，亦極欲以好意採用之。膠州灣，乃由日本努力作戰，以陷落德國在東洋之根據地而得者，因與日本協同籌劃，至少可以防止中國之攪亂，維持南洋及太平洋之安寧，且現為日本所管理。美國明知有此種事實，而贊成直接交還論，故華盛頓會議之秘密交涉，將有如何之結果乎？如日本政府及全權，無殉理義之覺悟，且能保持其雄遠之對策，最初即可推知矣。

為美國及中國之政治家者，不論日本有任何正當理由，而壓迫使之屈從，乃預定之計劃。然而日本政治家，不能使世界周知彼等之計劃，為神之啟示，或為惡魔之戲弄，且無正直暴露彼等用意之勇氣，唯努力於協調主義，並掃除誤解。此種交涉，乃欲無理突破以進擊者，與祇求無事而隱忍退讓者之互鬥，勝敗之數，非不戰而定者乎？故日本愈焦急退讓，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愈坦然受之而不疑。——此中國政治家古來最以為得意之方法。——巴黎

講和會議後，由日本對北京政府開始督促之交還膠州灣交涉，其經過，何等慘痛！領受膠州灣之中國，欲乘機以苦日本，故意遷延，猶之狡獪之債務者，欲本利俱不負責，與美國互相商定，以提出於華盛頓會議。所以在華盛頓得其解決之山東協定，較之巴黎講和會議時之決定，更不佳；較之小幡公使在北京對華交涉案，更不合理。即在華盛頓，亦僅如中美政府所希望，以彼等之成功，即日本之失敗，終其局。日本之交還膠州灣於中國，始終於無意義。即認為重要問題之山東鐵道，亦以中國政府之國庫證券交換而去；執務於此鐵道者，僅為中國局長所指揮之運輸主任，及會計主任而已；至濟，密，高，徐，綏之權利，及建設煙，維，鐵道權，已為國際財團所得；設置日本之專管居留地，及國際居留地之主張，亦見拋棄；曾為中德條約所規定之人與資本材料等優先權，因其為日本人，悉等於無價值之物；其他屬於電信，電話，及一切公共事業之設備，悉移歸中國政府之手。換言之，日本何以奮鬥於青島戰爭，又何必加入聯合國，又何以必須努力維持東洋及太平洋之秩序，皆不為人所了解。德國決無以日本為敵而戰之意思。——中國有何種權利，而接受此不會努力之膠州灣乎？英美兩國，又以

何種理論，不可使日本繼承會許與德國之一切乎？一切不明，一切皆空。日本在膠州灣及山東之設施，宛被突發之洪水，至衝洗無遺。

若以日本之交還山東，而得增進山東人民之幸福，與便利於中國之平和與開發，則日本國民將誠意以奉還一切於中國，即不待北京政府進而要求，及英美之勸告斡旋，在青島戰爭以後，必速提供於中國。然而對手之中國，爲何種國家乎？其政治家，又爲備何種性質之人乎？尤其是中國一般人民，果視其政府，與政治家，爲何如人乎？現在假定中國及英美政治家，認定日本之交還山東，確能增進中國之幸福，且爲中國之平和與開發所必需，並確信與中國之改造革新以最適切之好機會，而其結果，果何如乎？因日德特爲經營管理以沐文化恩澤之青島，非忽爲軍閥所蹂躪；其公共機關，悉爲彼等誅求之工具乎？不第此也，彼等軍閥之私鬥，波及於山東。其鐵道，化爲戰爭之凶器。中國之良民，非由徐州向濟南，又由濟南而逃向青島乎？若此種不幸事件，爲英美兩國所夙期者，則兩國政府，不可不謂爲因喜中國之多故，而由山東以逐出日本者矣。喜中國之多故，果以何種理由，得成爲中國一般人民之幸福

乎？吾人固欲不遠河旣往，唯列國之不明與無理解，又其不純正之外交政策，其爲禍爲何如者，不得不一言之耳。

五 白宮之幽靈

據吾人所攷察，在美國政府中，除中國之宣傳排日者外，至少有兩幽靈在：其一，則發出所謂日美戰爭之聲，其他，則作所謂日本侵略主義之呻吟。此兩幽靈夜夜出現於華盛頓之中央官署，以襲歷代之大統領，及國務卿，將不使冷靜而公正之人，爲惡魔所重擾乎？所謂海軍限制協定，羅特四原則，四國及九國條約，以及美國對於山東問題及太平洋防備協約之主張，所有一切向日本使用之力量，無不由此二大幽靈之誘惑而來。

然則此幽靈之真面目，果何如乎！在二十世紀之世界，斷無正體不明的魔性存在之理。此卽鼓吹戰爭熱欲以博巨利之製造軍艦兵器者，與欲獲得利權，並占商場利益於中國之財閥耳。此二幽靈，實爲同一之資本的帝國主義者。因使對手不明真相，互相變換，以出沒於白宮及其他官署，其達目的之手段：一則誇說日本之擴張軍備，或切實宣傳虛造之日墨關

係；一則以惡意誤解或曲解日本之對華政策，尤其是滿蒙政策，以流布其誣妄之說。以爲非擊退日本，則中國終不得救，欲乘虛更取日本而代之。此日俄戰爭以來，常使美國中央政府煩惱的幽靈之正體也，殆無容疑！

現時所謂滑稽之隱說，無有逾於日美戰爭之說者。在日本七千萬國民中，無論誰，將無一人與以承認，亦無期之於最近將來者。在美國自身，因其自描之惡魔戲曲，不無爲幽靈所擾累之弱點，是不待言。即爲排斥日本移民，懸出「日本人不可入此」之標識，而堅鎖其門戶是也。苟爲有人心者，則彼之實施其獨斷的法律，常爲正義人道之名所苦惱之罪惡，當無不與世人共同承認之理。故美國政治家，當夜深人靜之後，良心不勝苛責，因而生一種幻影，自身即不勝其恐怖，惡魔即附麗於此，表示其幽靈之姿，以作日美戰爭之哀鳴。此心理過程，雖不煩隆浦、盧梭等精神科學家爲之解釋，亦極容易發見其爲幻覺、恐怖症之共通現象。即令爲日本國民，決非承認美國之移民排斥法者，每一思及其不合正義，與不合理，全身之血，不禁爲之沸騰。然日本國民，有世界無比之自制心與寬容性，問題愈深刻，愈能沈默。

隱忍，以待對手之覺悟，此日本人全然與他國民異趣之特殊性格也。因此美國民，不僅毫無須怯於幻覺，可斷然逐去其白宮之幽靈，即日本對於美國之關係，一旦有事，便不兩立，一誤其策略，即有致命之虞；反之，美國對於日本之關係，則不過爲局部的負傷。現時美國人中，非謂戰爭無益於打倒日本，唯不買生絲則自滅乎？所以爲日本者，非美國故意挑撥強制，或來侵略，必以極端平和，及君子的雅量，以與美周旋。

美國現仍因一幽靈，代前者而興，以迷惑華盛頓政府，益變爲惡夢之俘虜。此即指惡魔視日本對華政策，如舊德國之侵略主義而言也。誠哉！日本在過去時代，曾占領臺灣，合併朝鮮，租借滿洲矣，此不過受英、法、德、俄之實際教訓，而蹈其故轍耳！並非日本之創見與發明。尤其日本對於朝鮮及滿洲之設施，皆爲國家之存在，及東洋平和之基礎所必需，試觀其在兩地之文化經濟的設施，可以知之。然懷疑於此，認爲不可不排除日本者，乃逐出日本而自欲奪其地位之惡魔也。欲證明其足跡，可就哈利曼以來，美國財團何故非常注意，並盡力於與美國素無緣之滿蒙？一加回顧，又何故置中國本部於後，而先着力於滿蒙乎？即以日本在列

國中，抵抗力爲最薄弱，且人種亦與歐美人不同故也。

幽靈之正體，已如所述，非外來之物，乃有巢穴於內部者也。因其巢於內部，故居於其中之人，不容易發見其真相；卻有以幽靈爲伴侶，以惡魔爲親友之危險，益使其幻覺加強。吾人願信美政治家爲正真之人，因其正直，故爲幽靈之俘虜，被導爲惡魔之使徒。世人評美國政策，爲『金錢外交』，即稱爲資本的帝國主義，亦由於此。彼既爲幽靈之俘虜與使徒，則不能認識日本之真相；其觀察力，不能透澈及於中國之本質與實況。因此不得不爲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所誘惑。

前述之華盛頓會議之紀錄，有各種產物：即消滅日英同盟，破棄日美協約，乃至山東問題，得不合理之解決，無一而非二大幽靈之手法，恐非過言。就中海軍制限協定，使爲前述幻覺所拘束之美政治家，以鎮靜鎮靜其良心之煩悶。彼希望今後十年間，以此得安心樂意。——實際上，依然爲幽靈所唆使，——即對於羅特四原則，太平洋防備協定，及其他一切對華對日政策，可得與以最後斷案。

美國之海軍，以五、五、三之比例，確立其在極東及太平洋之絕對的權威；引導日本，使對於任何條約，或決議，不能聲言不服，在此範圍以內，美國亦如所預定，以告其成功矣。雖然，美國認為最良友人之中國，不意竟為異種族的惡魔之化身。故美國政府，雖如何善為尊重其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保全，如何與以無制限之機會，以完成，並支持其有力之政府；又如何使在中國全土之商工業的機會均等主義，有效而確立，而對手之中國，不能如美國所預期而成就。列國政府，爾來既未獲得何種利權，或特別利益，亦不欲採取有益於友邦安全之行動。中國自身，因不能以其特權，又特別利益為餌，遂不能取得一文之借款，或籌備費，而自怨自艾。其對內之戰亂，益加酷烈，遂使英美各國，不得已而派兵或增防。日本固柔順如美之所思，而中國則毫不如其意。於是與幽靈同宿的美國政府之見識，與政策，如何等於幻覺乎？悉表示於無遺矣。是非華盛頓會議與於美國之最大教訓而何耶？

六 黃金之威力與光輝

以上就美國情形，記述多矣；然則其他各國，又何如乎？在美國之背後又側面，有英國，常

如形影相伴，互相掩映，不須再贅。然則英國全然贊成美國之對日及對華政策，而感激否乎？是又不必然，即以英國本心而論，亦非能毅然以廢棄日英同盟者。尤其關於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之撤廢，及獲得特殊權利之限制等，英法兩國，將不禁有口不能言之感。其所以然者，皆因美國得勢於中國之時期最遲，未獲得何種著名之權利，今乃欲使列國不得自由利用其既得地位故也。美國於此利用中國政治家之宣傳，市恩於中國，欲一躍與列國同等，實則欲獲得超越列國之地位。首先爲其犧牲者，自推日本；卽如英法，亦多少不得無痛癢之感。——但美國此種計畫，半成功而半失敗矣。卽對於日英等國，能施行其主張；而中國則不能副美國之期望故也。——蓋英法之在中國，其關係，較美國爲舊；加以外交技能，亦不若美國多招門外漢之諂。

雖然，無論爲英國，爲法國，抑爲意大利，對於美國之主張，不得不採協調之態度。有兩種不能免之理由：其一，卽關於大戰後之經營，及將來之安定，必不可不期待美國之援助與投資；其二，卽欲抑制日本之對華發展之意思，爲白種國家所抱之共同心理。英法意，苦於戰後

創痍之恢復，如拂美國之意時，則其所遭境過，必與德與同其慘澹。美國獨博巨利於大戰，殆已完全贏得歐洲各國之財貨；故買美國之歡心，與惹起反感，不僅左右本國之國運，使立於盛衰興亡之分歧點，且歐洲各國之形勢，已屢經召集國際會議，尙不知何日，始得安定，於是美國之發言權，有決定各國運命之重大性。故英國雖屬雄大，亦陷於不可不葬去。其日英同盟之地位，法意與美國之關係，其密切程度，雖不及英，在希望其援助之點，更加切實。美國遂掌握各國之致命關鍵，而為華盛頓會議之彈奏者矣。美國政府之主張，及脚色之良否，姑置勿論；而深念本國之存在如何之英、法、意，自以為不違他願，與其謂為使其與美國齊一步調，寧謂為不得不與之同其步調。換言之，即『黃金之威力，與光輝』指導列國，使謳歌『金錢』外交之勝利。

同時，不可看過者，即英、法、意各國，皆不以日本之對華發展為快，誤認假美國之勢力，以牽制，或壓榨日本，為本國之利益。此種錯誤，有為關於所謂廿一條問題，及山東問題之排日宣傳所惑之處。日本在戰時之利益，言過其實，至於誘發一種恐怖，又嫉視的感情，在所不免。

尤其各國政治家及經濟家，當其考究戰後之恢復策，不能忘記地域廣大之中國，務必不留各國可得出入開拓之餘地於中國。總之，不使日本張其羽翼於中國，乃進而抑其前進，英、法、意皆信爲有益於本國前途之舉。於是美國欲由中國逐出日本勢力之主張，不期而得各國之同意，故美國在過去，雖無何等犧牲與勢力，而欲於此機會，獨爲善人，各國對此將亦有過於任意，與爲所欲爲之感。然而於借美國之手，以使日本屈服，當無異議。豈獨不唱異議乎？反大加贊成。況各國以爲不可不買美國歡心之際，何須同情於日本之地位；又安得有靜心考察日本主張之餘裕乎？

未經俄、德、奧、列、席之華盛頓會議，終成爲英美之同族會議，其所殘留於後世者，與巴黎講和會議之結果相同，唯覺有五千年歷史的人類之良心，與理性依然爲『力之哲學』所支配，在『強者的權利』之前，乃極無能力，與價值之物。外觀上，似以各國之協調，而終始，實則專爲英美謀協調而已。詳言之，卽爲虐待日本起見之協調耳。

在日本政府及全權使者，宜於受此窘迫，無大缺陷；其不能使世界各國理解中國之本

實與實況，且無爲彼四億人民之真實意思，及真實幸福，率先奮鬥之勇氣，與經綸，乃根本之缺陷。次之列國對日本之誤解與疑惑，非普通所謂之誤解與疑惑，實由故意與製造而成。彼等不得着破，徒覺苦惱；即得着破，亦不堂堂正正加以指摘，以努力啟導列國，反採戰戰兢兢之態度，徒低徊於無益之謙恭協調主義，及掃除誤解，其境遇實最悲慘。因此等原因，使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自覺得時以施其不正當純潔之排日宣傳；而日本遂不得已，而爲英美等國所壓迫。

當時在日本之內部，不少主張掃除誤解者。信奉協調主義者，以霞之關（日外務省所在地）爲大本營，而輩出。彼等多不自觀察中國，唯恃英美之新聞雜誌，以觀察中國。非讀英語之書籍，即以爲不足滿足自己之知識慾。——在明治以後之日本人，多屬此種信者，其迷信至今尤跋扈於各方。——因而一言爲英美之主張，遂予尊崇。除恭順於英美之意嚮外，以爲日本無對華政策之可言。即於排日政治家之主張，亦同時認爲中國開明之曙光在即，應支持中國之自覺運動，而隨聲附和，宛然以日本人之資格，予中國政治家之宣傳以證明者。

亦有之。其爲無知識，非言語所能形容。再上海日本人商業會議所，及從事對華貿易之日本人中，爲自身一時之利害所拘束，欲早日脫離中國之排日及排貨運動，亦有發表其最怯懦，而識見短淺之意見者。此輩爲私人利慾所驅使，寧高倡極端掃除誤解之議論，甚至提出無條件交還山東論矣。其深不利於日本之地位，並予中國之將來，及四億人民，以不幸之結果，觀其後之中國，唯激成且擴大紛亂與戰爭之事實，可以知之。概言之，日本政府之外交，與尊重英美的輕佻之對華政論家，對於使英美各國陷於錯誤之責任，亦不可不分擔其一半。

七 一切皆爲幻滅之悲哀

大規模的華盛頓會議之真相，與價值，已略如上述。世界各國，究因此可得發見何物於其中乎？尤其是中國自身，究由彼等政治家，可持何等良好土產以歸乎？日本誠已受過永久難忘之痛苦。而美國及其他各國，其所得歡樂，正可與日本所得者，成比例。日本爲列國所包圍攻環，一氣後退，對於五、五、三之比例，奉命維謹，山東亦如人所命令而交還矣，軍隊亦撤退矣，在華郵政局亦讓出矣，二十一條第五項，既允取銷，即關於滿洲借款優先權，及顧問教官

等既得權均經放棄，四國條約與九國條約亦已拜領。日本全權委員，由美國攜歸之紀念品，卽此而已。此卽日本以協調主義，換得的永久難忘之感，亦卽掃除誤解的外交之結論也。

然則列國已予何物於中國乎？所謂勢力範圍之取銷是也。以將來之特權，及特殊利益，爲暫存之品，偉大哉！其爲贈品也。不第此也，尙有其他之好贈物在。羅特之四原則，與化之爲公式之九國條約，其中之逸品也。中國應因此而忽成爲完全無缺之大國家，基礎鞏固之政府，應得完成，主權，獨立，及行政的保全，應得人之尊重矣。然爲理所應然，而不平等條約及租界仍依然如故；關稅及鹽稅等，尙不離於英人之手。爲人所予者，僅爲甘橘之皮而已。日本所得，爲饅頭之皮，而中國又爲甘橘之皮，誠不失爲一種好配合。然而此橘皮，不似其表面之美，其真味頗覺酸極，宛如由日本所得饅頭之皮，經曬乾後，而割出者。然此種歐美各國所予於東洋國民之厚意，不得不深加感謝。

吾人之記憶，如無錯誤，則中國亦非毫無所得於歐美各國，至少亦有兩種預約品，及一大糖果。所謂預約者，其一，爲華府條約批准寄託後，開特別關稅會議於中國；其二，爲準備

撤廢領事裁判權，設立國際法權調查會。此誠不失爲中國政治家偉大之收穫。其中，以特別關稅會議增改以前之稅率一節，與日英同盟之廢棄，及由墨水與紙而成之維特四原則，大異其趣。因其即可獲得現金，誠爲中國政治家之一大戰利品。——此事當於後章再述之。——其次所謂糖果者，又爲何物乎？即美國與英、法、日、意，各自見好於中國之政治家，對於中國，各自獻其愛嬌，開有史以來未有之例。最初法國全權伯里安，提出『何謂中國』之嚴重質問，其後彼之顏面神經，又爲之一變，至宣言曰：『若英國而交遠威海衛於中國，則法國亦有交遼瀋州灣之準備。中國政治家之得意，可以想見。』

此種好意之競賣，與酒家之爭顧客，無以異。蓋欲懷柔中國，以獲得有利益於本國之何種物件。假令列國皆誠心誠意表好意於中國，由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觀之，除視爲一種商人策略外，素不發生其他之心理作用。唯其爲商賈，故爲彼等所好，又爲其衷心所期望。凡在商賈，須有樣本；欲得顧客，徒有應酬不爲功。其樣本，與應酬語以外，尙有中國政治家最愛之物在。明言之，即由借款等所得之回扣也。然而列國不僅止於廉賈其好意，而不供給所謂回

扣；且爲新四國借款團之組織所拘束，不得自由謀利，故使中國得甘橘之皮以外，無能爲也。於是乎營業政治家之得意，不得不一變而爲極端之失望矣。

其失望之反動，將如何展開，又如何反映乎其後之中國，予以極明白之證明矣。其一，在使軍閥之內爭，更加滋蔓激烈；臨城事件之發生，又其一；赤俄之伸其勢力於中國，又其一也。畢竟中國營業的政治家之真目的，在因排斥日本，以發見可代日本以供給借款之國。獲得借款，又先付定金，以滿足自己之慾望，乃彼等最終之目標，與理想，決非紙上所謂主權，獨立及行政的保全。因此祇須有人供給借款，則所謂特權，與特別利益，均非所計較。——一旦而取得現物，則其後任設口實，以對對手國，乃中國政治家之通常手段。——無論日英同盟存在與否，勢力範圍，已被撤廢與否，在中國政治家視之，可謂無關得失。唯極力宣傳呼號者，在出賣排日運動，以取得現物之收穫。而提供此現物者，除日本外，今日唯有期諸美國，故舉全力以運動美國。運動已過，終歸無效，心中切望之物，終不能入其手。中國之營業的政治家，最易失望於現實之失敗，因此，有言外不勝悲憤之感。

概言之，日本失敗，中國亦失望，而自信已博得最大成功之美國，亦不過掩映於目標以外之電影。各國自身之不明白，與無理解，皆極精細映出，可謂優秀無比之喜劇。同時，得謂爲導一切於幻滅之悲劇。然世有所謂多數之活動家，及有戲劇癖者，由此等叫座者而觀之，則無論何種電影，何種脚本，祇須場面華麗，戲目繁多，則以爲值得極力喝采與賞讚。假令其劇情雖極慘酷，或爲騙小孩之劍劇，祇須爲來自外國之流行品，卽必加讚賞。此有意味之華盛頓會議，至今猶爲人所樂道焉。或有以此爲對於世界平和之大貢獻，至少，亦開東洋外交上之紀元，爲國際樹一新基礎；且以日本之屈從，與後退，爲復於正軌之表徵。彼活動家及有戲劇癖者，認情形已發展至此，則感滿足，而不復有所用心矣。

海軍之制限協定，使日本在極東及太平洋之地位，屈居第二等國以下，絕對不能破五三之比例，以立其權威。若真心爲世界和平而欲防止海軍之無限制的競爭，則無需唯便於美國之差別比例，寧提議協定列國海軍全廢案，或禁止既成艦以外之新造，並以其戰鬥力，超出本國沿岸之防備以上，須排除特有戰艦巡洋艦，飛行機，及航空船等。總之，提出各國

一律平等之制限案，爲當然之理。縱令海軍縮小，認爲合理，而主張差別比例，並強人承認，則無論其意義如何，無所謂公正與合理。不公正不合理之主張，卽其自身有不純的動機及目的之證據。因而讚美其不純正之計畫者，與信奉惡魔之哲學，無以異。

信奉惡魔之哲學，何故得謂爲新又得謂爲進步乎？試徵之於太平洋防備協約，亦唯不利於日本，有利於英美之主張，得慎重採用。此種思想策劃，及機略，手段，與用之於中國問題及滿蒙山東問題，使悉受不合理之解決者，又何以異耶？故無自覺而專重協調，與盲從英語，最早卽須善爲終止矣。美國主演之戲曲，世人妄信爲最新之知識，最新之見解，而互相傳誦，實則最陳腐之國際的專制主義之經改訂者而已。其對於將來，有何種指導上之價值乎？如曾留意落後中國之事情，卽特別關稅會議，與英俄之抗爭，及軍閥之激鬥，當瞭如指掌也。

第七章 中國實況之暴露

一 絕好之實物教訓

誤認中國爲真正國家之列國政治家，當華盛頓會議之後，再努力映寫其第二卷之戲劇，此即千九百廿五年十一月廿六，開會於北京之特別關稅會議是。然而偶然，而又不成偶然而之事實，殆與特別關稅會議，同時陸續發現於中國。對於非常愛惜中國之列國政治家，不僅與以絕好之實物教訓；而中國變轉無常之演武劇，其映寫之速，有如走馬看花，使列國瞠目結舌，或愁歎絕望，至表示其種種感情，此吾人所必須注意之一大戲曲也。即迥異尋常之美國，至此亦茫然自失，至於不得已，而暫事觀望；同時日本與英國，亦覺非改正其對華政策不可。

是即中國之實況，已經暴露無遺，觀于中國軍閥與政治家，以特別關稅會議爲中心，演出何種事情，且至今猶繼續存在，即足證明。以美國爲首；凡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列國代表，予中國以一個人格，（國家資格）與以獨立與自立權，期望其有基礎鞏固之政府發生。此種期望，如無錯誤，則稅權之恢復，法權之獨立，領事裁判之撤廢，利權之收回，不平等條約之拋棄，當然爲論理之歸結。然欲無條約以承認此論理之歸結，須有最嚴肅之前提，即中國不可

不爲完全之國家是也。欲成爲完全國家，至少須有統一之政府，欲保證統一政府之實在，至少政權之確立，國民代表之形式，不可不備。然現實之中國，果何如乎？具體而言之，則由特別關稅會議開會之千九百廿五年十一月起，至翌年七月止，僅僅八個月間，關於中國爲如何之國家，有何種政府，列國政府，有十二分視察之機會。例如其年之十一月十日，馮玉祥所主持之政變，不已發見於北京乎？又其月之二十四日，有郭松齡之變，特意召集之會議，非陷於不能正式開會之境遇乎？列國政治家，雖知有此，猶於非正式會議中，極力爲卽席之演說時，中國之擾亂，益趨激烈。至翌年四月十日，北京又有政變，段執政非不得已而下野乎？以如此名實上俱無政府之中國爲對手，而議論自主權之恢復，及稅率之高低，列國代表雅量之大，殊爲世界之奇觀。至于五月，英國全權比爾，以時局之安定難于預測爲理由，首先離開北京。至七月三日，遂併會議其物，而亦無之矣。表面上，雖云中國樹立正式政府要求再開時，暫中止其會議；而所謂正式之政府，果將於何日出現乎？不第此也，中國真正之正式政府，在過去，與現在，曾不得發見其所在也。

原來段氏之臨時執政，不僅爲一時變態之畸形物，而冠以政府之名稱者，在廣東亦有之。事實上，在奉天、上海及其他各地，均有所謂政府。前此之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雖各設任意之口實，以任大總統，而無具正式形式內容之憲法，與國會。假造者，雖亦有之；而蹂躪蔑視，以至破壞，彼等視爲極平常之作業。——現在在彼等軍閥及私黨間，法統問題，及所謂正式國會問題，常爲議論之種子，故謂特別關稅會議，最初卽以羣龍無首之中國爲對手而開會，決無以爲不可者。——此種事實，在巴黎講和會議，與華盛頓會議時，莫不皆然。彼等對列國提示誇稱之中國代表資格，全與日本及歐美各國之代表不同，軍爲自身許可之全權，不過爲一軍閥一私黨之傀儡而已。因而非立一國際新原則，限於中國，祇須有一軍閥一私黨之政府，則目彼等爲有中國代表之資格，乃根本上之錯誤；以彼等爲對手，而訂關於中國之規約，實無何種價值。此種情形，至特別關稅會議時，始稍爲各國政治家所覺得，可謂世界各國稀有之收穫，將又得謂爲一種幸運。

以此而論，日本全權，對於中國提出之關稅自主問題，率先表明同情之意，將如何以解

釋之乎？據日置益代表之言，則我國之全權，於施行極友好的考慮，有十分之準備。不僅以此時得聲明爲足欽幸，且對於中國政府實現國民希望之合理計畫，可即時考慮，與以同情，及援助我國當時之內閣，以與此聲明爲對華政策之一新紀元，由歷來之協調主義，向自主的外交而進，世人亦以此爭相傳說。原來日本爲與中國相鄰之友邦，又嘗有此等痛苦之經驗，當然對於中國地位，表滿腔之同情。雖然，第一問題，在由中國全權，得認識何種本質之代表價值，對於爲一軍閥一私黨所有物，何以證明其爲實現國民希望之中國政府，而予以信用乎？向無統一政權之實體者，以期待所謂『合理的計劃』，將何以知其有可能性乎？是爲一種錯覺，或不可不爲未來之小說，觀於此後之事實，足以證明之而無疑。

以首先承認關稅自主權，爲一種新發明，并視爲對外之偉大的新經綸者，漸次可知其無當於事實。日本全權在北京之發言，誠較其他各國就關稅發言者爲早。然而見好於中國，以廉賣其同情與援助者，英美非獨具專長者乎？至少爲華盛頓會議主人之美國，非其總發行所，而又爲其大股東者乎？前已言之矣，美國非對於中國政治家，廉賣所謂獨立主權，與行

政之保全，以及十分而無制限的援助之機會者乎？即日本全權之所言，亦徒模倣彼等之方法，而步其後塵，果合何種創見于其中乎？若以是爲日本政府奪美國之地位者，是亦或得謂爲一種逆襲法。又若以與英美無所協商，因而於英美之意見，無所顧慮，而發言時，認爲有絕大之價值，則將得謂爲近來異常之奮發。然而謂於我對華政策，已開一新紀元，并視爲自主之經綸，則惜不爲人所承受耳。即於其精神方法，及其效能，仍表示追隨迎合之思想故也。——但強而言之，則爲日本者，因有此破格之自主論，使英美各國，有意外之感，多少覺其痛快，同時，導我國外交於孤立之反應作用，亦相隨而至矣。

苟真有自主外交之準備，以謀轉換其對華政策，則其內容，須與列國原有之趨勢不同，且須有以日本力量，使中國實行統一改造之決心，與方策。然事實所告於吾人者，正與之相反，不僅祇討論關稅附加率，與其增收額之用途，遂追隨列國之主張，使關稅會議，葬送于渺茫之中矣。叩以其後關於中國之安定及改造，有何種策劃，與方針，實則除旁觀以外，不得發見其何種努力與用心也。如此，而亦得謂爲自主外交，恐不知世間有如此無意義之言語在。

俗論誤人之甚，已於華盛頓會議見其極端之實例。我國朝野，及一般評論家中，不少不事批評而儕於鸚鵡者，無論何時，不可不謂其言爲無見識之風說也。

二 軍閥之爭奪關稅戰

特別關稅會議，原爲整理中國財政，鞏固政府之基礎而開，亦卽由華盛頓會議所得之唯一結果也。華盛頓條約中，曾承認對於中國歷久不變之關稅，許以普通品二分五釐，奢侈品五分之附加稅，爲其實行方法，可以開會協議，故有此次之關稅會議。至其他問題，先施行此暫行條件，更整頓內政，廢除各種惡稅，漸次與各國進行協定。因而中國關稅自主之問題，最初卽未爲各國所預料，而中國之政治家，竟發揮其獨有之手法，巧使其問題之範圍擴大矣。

卽中國之政治家，不會忘其在華盛頓得勢之經驗，利用各國皆迎合中國以押賣其好意，先於招待公文中，敘入關稅自主之主張，以誘導各國。因此先於各國發表承認自主之聲明之日本，自入於中國政治家預設之彀中。在華盛頓會議，服極爲人憎惡之職務，同時，表示

極端退讓之日本政治家，竟如此變其態度，以見好於中國——是即所謂自主的外交，可於對華政策開一新紀元，其爲妥當之行爲與否，毋庸再予深究。——然善於打算之列國政府，不復有日本之高誼矣。法國提出所謂金法郎問題，不輕易批准華盛頓條約，最足證明其爲事實。英美等國，對於法國之態度，視若無睹，亦無何等排法的宣傳；對於日本，則加以非難壓迫，此種態度，最足表明其間之消息。換言之，英美及其他各國，關於使日本退出中國，雖極熱心援助中國，而於予自身之物於中國，決不熱心矣。故因關稅附加率之實施，而忽蒙最大之影響者，乃日本；以外各國，即受最小之影響，亦以爲不快，而表示其悠然之態度焉。

雖然，及關稅會議成立，各國仍須表示好意於中國。即於貿易上，受最大影響之日本，亦發揮其聲明承認自主權之雅量，於是受影響最小之各國，亦不得冷然抹殺中國之要求。但關於附加稅增額之用途，各國屢提出不利於日本之方法；尤其是英國，並提出超過華府條約的規定之增加稅率案，予重大打擊於日本對華貿易，而無所顧忌；如是會議之空氣，頗向有利於中國之方面發展。安知此即爲挑撥中國之混亂，誘導難於收拾之事情，至使關稅會

議停頓中止之禍因乎？其根本原因，在列國政府對於中國，無真正明確之理解。

初各國開中國各地軍閥及營業政治家之聲，即認為中國有實力者，為國家要求關稅自主權，并希望稅率之改正者。例如與北京政府對立之廣東政府態度，最為激烈，以此為中國當然之權利，高倡不願各國贊成與否，可自動實行，其他奉天派，孫逸仙馮玉祥等，皆高倡此同一之論調。唯吳佩孚一派，因與支持段祺瑞之張作霖對抗，謀阻止開會，是亦非反對關稅之改正，觀於彼旋即請列國再開會議，并宣言列國不之應，則中國可宣告關稅自主，實毫無可疑之餘地。以是列國當局，姑無論其作何想法，總不免以此認為中國之國民輿論。表面上，均以聽信中國代表之言，為各國自身之利益。雖然，此為列國錯誤之認識，又為一種錯覺。何則？中國之北方政府，南方政府，及奉天派，或直隸派，與其他軍閥，皆非為真正國家觀念所刺激，而要求改正關稅，及恢復稅權者。彼等目的，無非欲收關稅增收額於自己之手，故也。詳言之，則華盛頓會議預約之普通品二分五釐，奢侈品五分，可收附加稅。因此中國之海關收入預算，較從前可增加二千九百萬元。此為最低限度之預算，實際有更得增加五百萬元。乃

至一千萬元之希望。縱令不然，而中國海關稅有年年增加之勢，兩三年後，僅此附加稅，亦有達於五千萬之望；加以改正國定稅率，且能確立關稅自主權，則便宜愈多，必矣。中國南北各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對於此等貴重確實而數目鉅大之收入，安得輕易看過乎？即彼等垂涎於此增收額，皆欲自行取得，唯恐或後，宛然舉國一致，以集中其力於關稅會議矣。

由中國人民觀之，則關稅之增收，乃間接之增稅。因中國物價，當隨關稅之附加率，以增其價格，人民之負擔，因以加重。在工業幼稚之中國，人民不能因關稅增收而得何種利益，反有妨害生活之虞，其理自明，不待煩言而解。在南北各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即一分一釐，亦希望其稅率之增高，此決非國民之希望，或輿論，毋庸辭費。然列國政府，不能正確認識此明白之事實，竟為軍閥及政治家所欺，將欲與助力於彼等不純之目的，及其貪得無厭之慾望。

及關稅會議之有轉機也，自北京以及各地，形勢均極險惡，其動機與原因，極力簡明，即各軍閥首領，皆爭先欲分得此關稅增收額，而開始活動也。其為狀，恰與列國提示柔順之羊於一羣餓狼之前，無以異。吾等之為此言，既非想像，亦非臆斷，有幾多活事實，可資證明。其中

最明顯之確證，即南方政府，最初皆熱烈要求開稅會議之速開，迫列國實行增收關稅，其後皆大倡其奇怪之反對論焉。即南方派對於英國提出之即時承認附加稅案，以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名，送照會於美國政府，意謂提供巨額之收入——增徵額之三分之一——於北方政府，不僅使張作霖之勢力增大，且使中國之各開港地，化為軍閥爭奪之目的地，尤其使上海變為戰爭之中心，願美國政府，加以審慮。北方派，亦以英國之即時承認關稅案，及援助南方政府，勢必挑撥中國之內爭，不可不加以反對，於是特為提出之增徵案，同時為南北所破壞矣。

不第此也，直隸派之吳佩孚，一面要求關稅自主，及改正稅率；同時，因不欲與之把持北京政府實力之奉天派，與以上海為根據之孫傳芳，互相策應，自己出至漢口，欲極力以破壞關稅會議，孫傳芳不欲令其根據地為他人所奪，遂與吳佩孚一致行動。更進而言之，馮玉祥主持之政變，及張作霖對郭松齡之戰爭，均可視為爭奪此稅收之競爭。南方派，猛烈向揚子江流域進行，及不惜使上海變為戰場，以驅逐孫傳芳，皆以此稅收為其目標者也。

論至此，則關稅會議，如何爲害於中國？諒早爲人所了解矣。是不僅無益於中國之國利民福，實不過激成中國之混亂而已。中國之軍閥，及政治家，徒欲收關稅增收額于其手中，而唱稅權之回復。當時各國全權之間，有種種提案，即以該增收額之一半，整理無擔保之借款；以其他一半，與政府，使以爲代釐金等之財源，或以之爲建設鐵道之基金，用以開發中國；在中國軍閥心中，絕無此等意思，皆坐待此二千九百萬元全部，爲自己之私有財產。欲使其爲自己私有財產，必斷絕列國之干涉，因極力主張關稅自主。方彼等從事關稅會議之破壞也，南方派以上海以北之海關增收，達於二千二百萬元，自身所得者，不過七百萬元，遂責北方之不公平；北方派則恐上海爲南方派所奪，至爲北方所得者，不過一千萬元。南方派更倡言得英國之助，可得二千九百萬元，——上海二千二百萬，南方七百萬元。——各自發表其任意之計算，足以知彼等之用心何如也。

在軍閥之眼，無論何時，無所謂國家，無所謂人民；爲軍閥辯護士之中國政治家，唯巧襲歐美之自主論，并主張利權回復論，此外亦無所謂國利民福，亦無何等責任觀念，有之，唯

私慾私望而已。不知此，而爲彼等宣傳及運動所迷惑之列國，本欲市恩於中國，反迫中國一般人民入於禍亂之中。特別關稅會議，卽展覽其實驗材料者也。作成其機運之華盛頓會議，遂生與羅特四原則相反之結果，導中國人於騷擾紛亂之境。歐美各國及日本，雖有倡中國改造論，及援助南方派論者，悉爲軍閥及政治家所利用，未常與中國一般純良人民以何等利益，乃吾人所急宜注意者。

三 勞農俄國出現於南方

列國因陳列關稅增收額於中國軍閥及政治家之前，使各地虎狼，羣集而相爭奪，皆欲一嘗滋味，誓死以爭，列國尙不以此而早自覺悟，屢費時以研究此增收案。孰知禍亂先起於北方，南方相應而起，以蔓延於揚子江流域。於時崛起而氣勢優良者，卽以廣東國民政府爲中心之南方派是也。於此，有就南方派正體解剖之必要，因中國時局，描出一大波紋於此方面故也。列國對於此派之態度及觀測，在所有誤認，所有謬見中，居於第一位。因此與若干不幸之結果於中國，亦未可知。誠哉！孫氏六十年之歷史，乃惡戰苦鬥之紀錄，爲中國政治家中

難得之人物，其思想，比較爲進步的；其部下及同志，不乏優秀之士，表面上，無論如何，乃新中國之翹楚，且爲富于愛國情熱，與有時代覺悟的革新運動之急先鋒。然中國人移爲中國人，假令孫文及其他若干人材，乃高邁純潔之士，集而參加于其麾下者，決非中國以外之人物。尤其中國之政治環境，有無論何種人物，不爲中國特色所污染，則不能存在之風化力。故彼等組織政黨，則參加之者，大都與北方軍閥使用人，同其性質，即亦爲營業政治家；每有軍事行動，其兵士同爲土匪游民，無以自別於北方軍閥之隊伍。

故表面雖名爲國民政府，呼爲革命軍，實則與北方所謂護國軍，馮玉祥之國民軍，及吳佩孚之護法軍，無以異。稱前者爲舊軍閥，後者可稱爲新軍閥而已。在中國時，雖有何等新知識，新經綸，非擁私兵而化之爲實力，則全然無用。擁私兵則爲兵匪之首領，又予其行動，以恢復國權，收回利權，國民革命軍等名義，即成爲學匪之職業。要之，南北兩方，同其實質，其首領不問其爲張作霖與孫文，不過爲無何等差異之浮動物。故高倡打倒軍閥，伸張民權之孫文黨，有時與段祺瑞提攜，有時與張作霖策應，其議論可隨時改變，而無所顧忌。假令認爲一時

之策略，而拋棄其可謂爲生命之根本主義，不惜改灰色態度，以與舊軍閥妥協結託，則其本質可知矣。同時，彼等亦以以夷制夷主義，爲外交之秘訣，利用外交問題于內爭，而爲排日排英之宣傳者，卽煽動亦所不惜，其行爲與舊軍閥及營業政治家，無以異也。

然列國尙不識南方之本體，久已重視彼等，誤信其爲青年中國之黎明運動，以彼等揭櫫之主義主張，臆斷爲自覺的中國國民之代表的意思。至少，認爲較北方遠有進步之人物，且又公明而健全之國家改造論者。此以孫文多年客遊歐美，較與舊軍閥者流爲親密，恐亦爲其主要之理由。猶之顧維鈞爲受過美國教養之人，居然似與軍閥無關係之政治家，而爲人所稱許。美國對華之錯覺，亦因之受幾分加強之影響。

以是歐美各國，不僅對於南方派之國民運動過於信用，認中國之前途大可樂觀，且以華盛頓會議決定之對華援助，可因彼等而有多量之實現可能性。此種傾向，在美極爲濃厚，卽在日本，歷來支持孫文，或同情于彼者，亦復不少，因而照顧南方派之人，有相當之多數。但真知彼等之真相者，大多懷抱幻滅之感；及知彼等仍不能脫以夷制夷之習慣，而悟其

終難得救者，似乎不少。——然而現實暴露之悲哀，從特別關稅會議以來，漸次爲列國政治家所深知矣，是不必因孫文之逝世于北京，蓋以南方派之本質，有如鍍金之剝落，與中國之混亂，同時表現無遺也。孫文雖死當時之南方軍以蔣介石爲總司令，擴張其勢力于江南，有如破竹，遂陷武昌，取漢口，未幾，即奪南京，而至握有上海。其北伐軍，更由津浦，京漢，長驅前進，今已有入北京以成就中國一大業之氣勢矣。而事實忽與列國之預想，相違反焉。

何以違反預想乎？其一，即因彼等與共產俄國相提攜；其二，因彼等內部互相爭奪政權；其三，即彼等之行動，不僅毫無國民政府之實際，其行政軍紀，與北方派軍閥，毫無差別，或者有以過之。彼等所標榜之主義，主張，悉爲鍍金偽造物，徒以眩列國之耳目者也。先是孫文組織中國國民黨於上海也，（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排除一切異己分子，號稱於純正理想之下，實行自己之懷抱，高揭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其根本政綱。所謂三民主義者，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第一在實現民族的國家之統一；第二，以男女平等的全民政治之完成爲目標；第三，在以國營實業，平均地權，改革幣制等，期勞資融和，社會經濟之調節。又其

所謂五權憲法，在分立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監察權，考試權五者，而確守之。其所標榜者，較之任何文明國家，當無遜色。然表面雖屬堂皇，如不能實行，則與廢紙無異。於是當初排除異己分子之方針，一變而為共產黨加盟之決議，以改組國民黨；同時承認青年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入黨，政綱亦經改變，而新國民黨，於以產生，廣東國民政府，亦告成立。同時可注目者，即事實上已與勞農俄國成立提攜之關係。換言之，以廣東為根據之南京派，與俄國攜手，至於立俄國指導之下，至少亦受其援助。更易詞以明之，唯有長於口舌之孫文黨，尙覺力微，不足有為，故欲借俄國之資金與武力，以擴大其勢力，乃彼等之本心，而又為一種政略，此非援引外力而欲得內爭之利者而何耶？此又非中國政治家之特有手段而何耶？所謂三民主義第一節目之民族主義，於此一事，即證明其為虛偽之招牌；同時，呼號進步革新主義之南京派，其思想與北方軍閥，無大差異之事實——尤其是欲借外國資金與武力之援助，以擴張自己權勢，而無國家的思想——已經大白于世。（此中言論。完全表現我國民人格。認為永無革新進步之希望。且於三民主義。未加深究。即肆妄批判。俱屬狂妄。令人髮指。）

雖然，即以俄國論，亦非徒爲中國之走狗者，固不待言。即非不受報酬而爲人援助之慈善家，亦不待言。俄國欲利用此機會，傳布共產主義於中國，進而欲伸張其羽翼于印度，及其他各國者也。其最初即欲驅逐英國在中國之勢力，與南方派之借俄國勢力，以討伐北方派，并欲牽制日本及英國等，正可謂肝膽相照。即俄國與南方派，均欲以夷制夷，至相接近，而切實提攜。既經引入俄國以後，有實力者，畢竟占優越之地位，供給巨額之宣傳費與武器之俄國，未幾，變爲事實上之指揮者，乃當然之事。在資金與武器之前，國籍不予過問，而歡迎讚賞之者，中國政治家之特色，故受俄國之使命而入中國之鮑羅廷，忽隱然爲國民黨之首領，且爲廣東政府之重要人物。國民黨假人一席之地，以蔽風雨，竟全部爲人侵占以去；如是南京派之軍容，着着整備其組織，完全取法於勞農之俄國。震于所謂三民主義的呼聲之列國，尙熱心信爲中國之改造，并鞏固中國政府之基礎，努力使特別關稅會議成功，故其歡喜，可謂無限。

在金與武器之前，無敵人，不問其爲何時，何種地位，悉爲中國本質之表現，因而爲鮑羅

廷所指揮之廣東軍未幾，即征服四鄰各省，其勢甚盛，如火燎原。觀此形勢，而最驚愕震駭者，英國也；從此局面轉變愈急，特爲歡喜之列國，亦漸至周知中國之本體矣。

四 英國之急退政策

距今僅一年半，即由特別關稅會議中止時，以至現在，中國之情形，其變化如何顯明？各地之光景，如何慘澹？想世人尙不難記憶。現時重新敘述，時間太不經濟，且局面之變換，異常迅速，故認爲不須一一敘其經過。吾人雖欲始終處以善意，而歷歷然現於吾人之腦海者，唯有列國錯誤相重之對華政策耳。特華盛頓會議以來，列國過於使中國軍閥及政治家，依賴之對華迎合主義，不與毫末之幸福於中國四億之人民，却激發其空前之混亂，即在列國自身，亦未享何等利益，徒贏得煩悶焦燥與失望而已。蓋英與美爲華盛頓會議之出色人物，前時爲最賢明，其後恰受最不賢明之報應。

中國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如何蔑視列國，又如何依賴列國，當特別關稅會議之將告終也，彼等自身，蔑視國際條約，以實施附加稅之增收，足以證之。即廣東政府於一九二六年

十一月，無所忌憚，而斷然行之。經兩月後，漢口湖北湖南及江西等南方派勢力範圍之各開港場，一律施行。觀此狀態之北京政府，焉得拱手而旁觀之，即自一九二七年二月起，遂採用南方派之方法。英國總稅務司安格林曾以違反國際條約之理由，出而反對，北京遂免其職而強行之。

至是列國在華盛頓會議，及特別關稅會議所表示於中國之好意，全然歸於畫餅。美國及其他各國政府，認爲合理合法合意之原則的協定所得之報酬，恰爲中國自身之不合理，不合法，與不合意。即此一事，可知列國之對華政策，有如何根本的錯誤；同時，以特別關稅會議爲目標而發生之南北各地的混亂，亦可知其爲虎狼互爭羊肉之襲擊。

雖然，於茲受鮮明而又深刻之痛苦者，首爲英與俄，日美亦被捲入漩渦。英國與國民政府間，已經演過經濟絕交之一幕，及國民軍席捲長江流域，遂釀出重大事件，此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之漢口事件。——南方派之宣傳隊，與英國陸戰隊衝突，中國勞動者爲英兵所殺傷。——南方派因此提出強硬之要求，遂使英國不得已，而交還漢口及九江之租界。多年

發揮其勢力於長江之英國，所有在漢口之海關工部局，總領事館等，一旦爲南方派軍隊所占領，英人不能留其隻影於其租界，此卽表示英國權威之失墜，又非對華政策之錯誤使然而何？

英國態度，忽柔脆至此，自別有重要之理由。其第一機緣，卽以日本當特別關稅會議時，不商之英國，而從原則上，贊成中國所希望之關稅自主權。爲英國者，在握有中國海關管理權之關係上，不以日本之主張爲愉快。若承認關稅自主權，則不可不以海關行政權，歸之中國政府故也。然英國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賣好於中國，對於此種行動，不得逕行反對日本，是以英國就附加稅增收額之處分方法，及暫定稅率問題，頻肆其妨害，且以中國時局之動搖爲口實，主張早日中止會議。因中國猛烈反對，日本亦努力謀會議之繼續，英國遂益陷於窮地。——一般人以此舉，爲日本自主外交之成功，及破棄日英同盟的英國之失敗實則英日均已失敗，對於中國軍閥之代表者，競欲見好於中國，不失爲明顯之一例。——前此英國五卅事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受各地之排斥，以前之排日運動，一變而爲濃厚的排英機

運；加以北方之張作霖，段祺瑞，其勢力既強，又爲親日主義者，南方派之背後，亦有俄國潛伏；極聰明之英國政府，既知上項事實，勢必講求其開展局面之方法。

果然！英國勇敢邁進，以對應日本之自主外交，即聲明：熱心希望附加稅增收之即時實施。此在關稅會議中止之翌日（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由英國全權瑪克萊所發表之聲明，實爲巧妙。英國百方設辭，嫁其關稅會議中止之責任於日本，而欲自稱良友；唯爲時既遲，且事實過於明白，特意之聲明，豈不能奏其效。受鮑羅廷操縱的南方派之勢力，滔滔擴至長江方面。俄國之活動於中國，極爲英國所不喜。於是英國在北京外交團非公式會議席上，（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出一種覺書，其內容如次：若中國制定新關稅，即承認中國之關稅自主權，又以中國改正條約之要求爲正當，且爲應時局之變化起見，即時承認改正治外法權，及實行關稅附加稅，欲以此爲列國共同之聲明書而發表之，一見實爲極痛快之變化。且以華盛頓會議時之條約，爲不合時代之遺物矣。加以英國召還歷來有經手關係之瑪克萊，從新任命蓋浦生爲駐華公使，以示與南方派接近之態度。

此種政策，如爲中國軍閥至少爲南方派所容納，不必無投機發賣之效，然此程度之疏天荒的廉賣案，列國姑置之勿論，如聞爲中國南北方各派所排斥，則英國政府，必以爲極出乎意料之外，其理由已如前所述。卽南方派以此爲提供關稅增收額之三分二於北方派之陰謀，出而反對；北京政府，亦認爲欲與長江流域及上海之增收額於南方派之提案，不予以一顧。此兩派之見解，各爲自身利益，任意打算，自不待言。世之善於識破外國政府之用心者，恐無若中國軍閥及政治家之明敏者。

可惜英國之提案，已屬過時，此卽對於日本自主外交失敗之紀錄，實無異英國對華政策陷入於迷途之報告；故英國至於不得不逕交還漢口及九江於中國。然勇敢邁進之英國政府，不能遽變其態度，以是英國於一九二七年一月，提出第二次對華案於列國，及南北兩政府，表示承認中國之司法自主權，及改正租界行政。但此提案，非全然拋棄英國在中國之地位及權利，而一如中國政治家所要求，以交還一切者也。何則？在其提案中，不僅有附條件之詞句，彼一面表示寬容退讓的政策，同時，又急派遣二萬大軍於中國。換言之，一面口中念

佛，一手又持巨大之戟。此非即波多溫內閣之對華新政策，又張伯倫二重外交之實況乎？

然中國不因此英國急退政策，而獲得何種利益；即英國自身，亦爲人所逼，步步後退，猶恐或陷於極端之窮境，而彷徨於歧路。自中國一般人民視之，即極小之利益，與微弱之交涉，未嘗有所期望於英國之新政策，此爲吾人所應牢記者也。

五 悲慘之鮑羅廷

一言以蔽之，列國之對華政策，悉如墮於五里霧中，彷徨於歧途者，不僅英國，一時自誇勝利之俄國，自鳴得意之美國，以及日本，同一徘徊觀望，趨趨逡巡，手足無所措，乃正確之事實，此列國對華政策錯誤所得之結果也。此際而列國政治家能深自覺悟，則受益者，不止其自身，即中國四億之民，亦不勝其喜悅。無奈此種覺悟，尙屬渺茫，其心猶有所惜與不安。何則？英、日、俄、美，依然曉夢尤酣，尙不容醒悟故也。

英國已有前述，遭逢毫無着落之境遇，恐至今猶覺其政策極爲新穎，試解剖其心理，則中國之現在及將來，最早不許有唯英是利之行動，以其地尙有日、美、俄國，亦伺隙而動也。因

而專謀保持既得權之方策，不如以前之易實行。——張伯倫外相，曾謂今日列國在中國所有之條約地位，已不合時宜，可稱妥當。至少英國自身，在中國之地位，爲尤然。——故英國後退而堅守最後地點之香港與上海，及海關行政權，乃英國不可不死守之地點，因此決定即有任何犧牲，亦所不辭。

英國欲死守英領之香港與貿易中樞的上海之意思，無論何人，可得了解。然而更以海關管理爲緊要者，以此可以掌握中國之財政，及其要害，斷不可放鬆。此不僅爲保證其對華借款計，且欲掌管歷來以英人稅務司所管理之關稅權，並保持其收入支出之權能，至始終死守之而不放，一面則睥睨中國政府；一面則欲示優越於列國也。所以九江、漢口既淡然棄去，附加稅之即時實施亦可承認，就關稅自主權，及不平條約之撤廢，亦喜而應允協議，如爲所希望，則交還威海衛，亦無不可。然而最後之根據地，絕對一步不讓，即英國政府澈底覺悟之處也。

英國爲表示澈底的大覺悟，揭示寬大無比之自由主義的政策，以告諸中國南北之軍

閱及政治家，被告訴之中國，寧祇有苦笑冷笑，既不歡呼，亦無感謝之色。蓋知英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之語言中，含有以海關管理權爲另一物之意。且英之政策，乃用以牽制日俄，早已爲中國所悉也。故以英國對華出兵爲題，大加非難，遂使其二方軍隊中，僅能令其一部分得駐於上海，其他大部分，不得已而駐足於香港與新嘉坡矣。換言之，英國對華新政策，因其勇敢邁進，今已進退維谷，徒暴露其焦慮與煩悶之悲哀；而其根本原因，在不能正確了解中國所知者，唯有軍閥與營業政治家之中國，而不知含有四億人民之中國故也。

雖然，失敗決不僅爲英國，其次卽爲俄國。英國之對華出兵，與俄之對華活動，互相表裏，想爲識者夙所推知。最爲英所懼而最爲俄所希望之赤化，與其向印度之活動，不勞英國之手，而擊得粉碎矣。卽與俄爲友，以鮑羅廷爲最高顧問之南方派，自行破壞之無遺矣。卽南方軍，以溘流之勢，出現於武漢，由是截定長江各地，未幾，南京上海，亦置於彼等青天白日之下，早已無須借助於俄國。在南方派之首領間，互爭地域，表面上，變爲武漢派南京派之對抗。所謂清黨運動，隨之而起。所謂清黨運動者，由南方派國民政府中，驅逐曩曾合作之共產分子。

驅逐共產分子，即逐出鮑羅廷所代表之俄國勢力是也。俄國之對華侵入，不僅爲英所恐佈，日本亦覺嫌忌，美國尤爲憎惡。然而在前此之南方派，無鮑羅廷，則無法取得俄國之金錢與武器，則除局促於廣東一隅以外，別無生存之途。如此，則口倡恢復國權，撤廢不平等條約之營業政治家，亦毫無所獲矣。故不問列國之好惡如何，在獲得相當地盤以前，認爲與俄國提攜，而立於鮑羅廷指揮之下，極爲緊要。已經出入於長江，收中原於其手之後，認爲繁瑣之俄國的援助，已屬無用。徒與列國及北方派以排斥之口實，反爲不利。此即俄國所以不待英國之用力，乃由自己所培養訓練之南方派，不論是非曲直，而逕遭驅逐也。

俄國過於深入中國，故剛爲中國特有之營業政治家所利用，而即受驅逐。以前之最高顧問鮑羅廷，忽不得不隻身遠道矣。此種惡辣經驗，日本與其他列國，不知已嘗過若干次，而勞農俄國，遂不知不覺，以陷於彼等之術中。吾人所不可不記憶者，即在俄國以外之各政府，如有事於中國之軍閥及政治家，亦必陷於同樣之境遇是也。推測鮑羅廷之策劃，在更率南方軍，繼續北伐，以期爲中國之支配者；然中國政治家之目的，決不在國家之統一改造，與安

定，唯其營業繁昌，私囊豐富，則已足矣。乘特別關稅會議之機會，而奮起之彼等，以附加稅增收額為唯一之目的，故已掌握長江及上海則彼等當初之作業，認為完畢。但欲取得其餘三分之一，以有蠢才之張作霖在，稍有差池，即有與日本衝突之危險，如欲逐出日本，須與俄國所不喜之英美相結合；欲掃蕩張作霖等之北方派，必須使用其特為收得之資財，以充軍費，故彼等以戰利品之分配，較北伐為急。俄國為分配戰利品之障礙，則以驅除共產分子為便利。彼等之清黨運動，一經解剖，即知其有此種意義。

俄國與共產系，極精密以體驗其悲慘之失敗矣。其後之南方派，又演出何等狀態乎？孫文逝世後，被目為首領之蔣介石，首先逃出，至於日本，唐生智亦亡命於日本，白崇禧，何應欽，李濟，張發奎，李宗仁，何鍵等，分向上海，南京，廣東，福州，漢口等處，肆其活動。所謂廣東派，廣西派，兩湖派，又左派，右派，幹部派，非幹部派，其他國民黨，及共產黨，悉與北方派，毫無差異。彼等內部之相繼分裂，悉為爭奪戰利品，其理由，無論如何覺得公正合理，實不過為欲滿足其私慾之商標，故得斷言之耳。

若夫日本及美國，果於中國之混亂中何所得乎？在日本，則徒見南京事件之暴虐無比，且不得不出兵於山東；即如美國，在華盛頓會議後，未幾，即有臨城事件，多少可以知道中國之實況，雖未直接因中國戰亂而受重大損失，然見中國所暴露之事實，應有所反省與覺悟。至少，美國自巴黎會議以來，同情中國之餘，抑壓日本，使其後退，可以導中國於改造與安定之預想，應悉成一片之幻影矣。

因而美國當自覺在華盛頓會議之一切努力，及一切決議，皆爲一文不值之滑稽劇，其失敗，較日本承認關稅自主之聲明爲尤甚，於是美國唯有失望與懊悔而已。日本徒然拒絕與英共同出兵，而旁觀英俄在中國之暗鬥，亦不可能。留居中國之日本人，其生命財產，因戰亂而瀕於危險；紡績，及其他全部企業，由根本上動搖，對華貿易，大受打擊；如淡然視之若無事，可得稱爲外交，則公使，領事館，外交部，悉爲無用之贅疣。

第八章 可與於中國之斷案

一 真相明瞭

列國對華政策，雖有種種變遷，因其與現實不符，徒於中國有害而無益，即列國自身亦收得同樣之失敗，其事實之概略，已如所述矣。若能靜心觀察而有心得者，則觀察紛亂無所底止之中國爲何物，其將來又如何，已有其基礎之認識焉。

於是今後將如何處理現實如此之中國，當然爲列國政府及全人類注意之重大問題。換言之，即如何改善將來之對華政策而後可乎？是容易決定之問題。在世界所有問題之中，其解決之難，恐將居於第一位。列國與中國，自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以前，卽爲錯誤的方針所誤，若長此放任，則其解決將延於永劫，亦知未可。然人類能保有公明之智慧，及含有真摯的理義之情緒，則適當解決其所課之問題，不可不爲世界各國民之義務。其問題，愈大愈深，則其任務愈莊嚴，其價值亦愈高。至居於鄰地之日本，尤須以明快處理此問題爲急務。故吾人應先於國民，與列國國民共起，進而傾倒其努力，始終須精確研究中國之本質。例如多數人謂現在中國無鞏固統一之政府，無可如何，是誠不謬；然嚴肅以言之，謂中國自古卽無統

一政府較爲妥當。由本質言之，無政府其物，乃中國之真相；中國之素質，不同於各國，卽於號稱非國家之地域，而有所謂政府存在，寧有奇異之感。

在無政府之地，無真正之國家；無國家之處，無真正之外交；外交不存之處，不能發見真正之事物。同時，對手既無政府，則卽無所謂不干涉內政之主張。所謂內政者，至少有以人民爲基礎之政府存在。既無政府，卽不應有內政；無內政，又何不干涉內政之有？列國國民，現須一次澈底了解中國之本體。

中國之政府，不僅與人民不生交涉，除誅求與壓迫，無他事；彼等軍隊之所至，廬舍爲墟，人民受殺傷與掠奪，公款爲所橫奪與竊取，婦女子戰慄號泣，而不知所逃。南方革命軍之軍律，軍紀，比較嚴正，而漢口，蕪湖，南京所演出之暴行，列國爲之驚駭，蓋不知中國軍隊原來爲何物也。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私兵之各軍閥及首領，果從何處覓得其財源乎？既不從天而降，地又無所出，則終由人民奪取而來。

列國政府所得見之首領的行動，已如此，爲彼等所糾集之軍隊，不得有純良之人。彼等

之日常行動，攜武器以赴民家，奪其家財，而換之爲金；彼等所最以爲足誇者，卽舞弄婦女，而凌踐之。外人之驚愕於南京事件者，屢以彼等不殘一物，而掠奪以去爲言，實則彼等認爲當然之行事。苟爲其目所觸，卽一紙一屑，決不看過；如剝人衣服，令其一絲不掛，有如家常便飯。觀其因拾空彈，而徬徨於戰線，竟忘其生命，卽可明瞭。由此等軍隊之首領，與環繞軍閥之政治家而成立之中國政府，焉得而慮及中國四億人民之福利耶？

日本撤退山東之後，而其地之賦稅，不一年，忽增至八倍，此張宗昌之政治也。南方革命軍之在兩湖也，劫奪民家，悉使成爲無一物之空洞，此列國認爲秩序較好新式軍隊之所爲也。總之，目中國爲國家，除指爲土匪學匪之國，巨盜跋扈之國以外，全然一無所有。以此能承認中國有普通所謂國家與政府乎？卽令其人爲留學歐美之新人物，爲長于英語之外交家，而與土匪，兵匪，學匪，共同生活，且共利害。對於此等人所組織之政府，可得信用之，又期待何物乎？

兵亂所在，必殺戮無辜，必逞其掠奪，南北兩方，決無絲毫之差異。其軍隊無論爲何種名

稱其實一也。國法軍紀，裁判一無所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之廣東事變，足以證明吾人所言爲不虛。中國乃混亂之國，其紛紜擾攘，爲所常有，至平和與有秩序，反爲一種變態。是因出沒南北各地之軍閥，營業政治家，互相爭鬥排斥，悉以自私自利爲目的故也。每一軍閥成功，則不僅其他各軍閥又互相提攜以當之，且自其成功者之內部，必有取其首領而代之者。舊首領既倒，新首領又陸續繼起，所謂合從連衡，與對敵通謀，叛逆分裂，始終循環，可視爲中國獨有之歷史原則。故混亂爲中國之常態，毫無不可思議。所謂交還租界，撤廢不平等條約，又安得以此種中國爲對手乎？列國須認清此常態，從新創立其對華政策。

一一 國際信義之忘記與喪失者

中國政治家習于內部之分裂的擾亂，自昔即無國際信義之觀念，因此可知中國政府之爲何物；同時，又爲改訂列國對華政策之基本知識。若翻閱中國之外交史，如彼政府有誠意實行國際條約，國際義務之事實，是猶發見真珠於石炭殼中，將感受同樣之驚異。彼等無論在何種地位，如於其自身不利，則唯蔑視國際條約，或謀所以免除國際的責任。縱令已經

查有國璽，當時之代表人，亦已署名，而前任所締結者，後任以爲無須負責，彼等之秘決也。卽不得已，而服從理義時，亦曲解條約之文字，使協定條項，成爲曖昧；或至其後牽強附會，設辭以回避，蹂躪當然之義務，是又彼等之常習也。萬一而爲理義所屈迫時，卽彼爲政者，自行賒發排外排貨之運動，以威嚇對方之國，列國會嘗此種經驗，其次數不遑枚舉。

違反國際條約，在中國政治家，宛如一種特權；背叛國際信義，又宛如彼等之道德以上的本能。認此乃中國爲列國所壓迫之結果，在解放後可發見中國之光明者，可視爲美國對華政策。此種見解之錯誤，蓋以美國不知中國政府及政治家，有世界各國民不能想像之特異性在也。中國之政治家，最初卽無反省功夫，彼等自身，并無何種改造更新之意思，與道念故無欲回復國際信用之勢力，亦無自覺。故除由外國監督管理外，無一能盡其責任者。既不能正直履行國際義務，又無改善內政之事實。

例如團匪賠償金，與英德借款，以受外人管理之關稅爲擔保者，因從關稅收入，減去其所需之全額，故能應時支付，屬於無擔保借款者，則不付本利。如我寺內內閣時代之對華借

款，爲其最難結束者。僅以一九二七年止之未付利息，計已達四千萬元。日本政府，不得已，對於借款之代表銀行，即臺灣朝鮮興業三銀行，以屬於國民負擔之歲入，爲之換借。又膠濟鐵路借款，雖由日本讓步，悉如中國所言，以定約於華盛頓，近來亦蔑視兩國之協定，不充履行其義務。即應早付之利息，遲延復遲延，在十五年分以後，全然無着。若以此爲限於中日兩國間之事實，則歸列國共同負擔之國際聯盟費，又何若乎？實則并少數之負擔額，而亦不予支付，以此可以例他。故中國政府之蔑視國際條約，國際信義，乃其固有之原理也。

然則中國政府，全無收入，卽有之，亦不足履行國際之義務乎？決不如是。例如海關稅及煙酒稅等之剩餘金，一旦而離外人之管理，忽爲軍閥所略奪。尤其是膠濟路借款，日本會計主任，雖如約設置，而仍爲張宗昌所強奪。苟爲金之所在，收入之所存，則彼等目中，固無所謂條約協定，及法律信義等也。其金錢，悉飽軍閥之私囊，其一部分，化爲養私兵，及戰亂之資本，又充擁護彼等的營業政治家之酬金。所以彼等軍閥政治家，雖一旦失脚，而擁有巨額之私財，常悠悠然以生活於外國租界，及海外。首領之行動如此，故服務北京政府之大小官吏，殆

無得一定之俸給者；甚至一年半載，未嘗見所謂俸給，而彼等習以為常，不以為異，求其代償於賄賂誅求，及掠奪劫取。上自代表一國之首領，下至巡警、工丁、守衛之末，中國所謂政府，無中央與地方之別，悉以此種人而成立；故一般良民，視政府之首領為土匪之魁，以官吏為公盜之別名也。

資情若此之中國政府，及軍閥領袖，列國尙對之迎合，競謀見好於彼等，抑何其愚耶？如特開關稅會議，欲提供其增收額於南北之軍閥；甚至英國自行聲明：即時承認增徵附加稅，以使華盛頓協定歸於無效。與其謂為盲目無理解，寧可謂為不可超度之罪惡。以此慈善事業，適足助長中國之禍亂，使一般良民，陷於塗炭之中也。

列國之有識者，恐不忘中國鐵道現在若何之狀況。例如京漢線、津浦綫，不論其為借款修築者，與中國自築者，不設置外國守備兵，則其機車及貨車，即為南北各軍閥所奪去，其交通無一不受阻害者。彼等濫用文明之利器，以為內爭之具，以之為純粹運送私兵之機關矣。彼等之不良軍隊，以列車為家，轉戰各地，鐵道收入，因此激減，軌道破損，鐵橋受傷，貨車客車，

與機車，皆受重創，改造之費，當需數億。其鐵道之收入，自爲各地軍閥所掠奪，因此產業之開發，通商之發展等，不爲彼等所夢想。——表面，雖照例羅列十分虛僞之理由。——此中惟一之例外，惟在南滿鐵道。此不外有日本所經管故也。如彼山東鐵道，因日本已交還之於中國，同一化爲內爭之具，使省內良民，苦於戰禍。祇須正當認識此明顯事實者，應不難知中國不能自行敷設鐵道，以爲開發產業之機關矣。

英國曾提出以海關附加稅之增收額，充建設鐵道費之意見，若以此歸列國管理，則中國之軍閥，出而反對；不然，則必徒供給戰爭之武器而已。現投資於京奉鐵道之英國，尙提出此種下策，縱令含有以日本爲敵之機謀，然其見解之過於錯誤，不得不令人啞然。京奉鐵道之地位，較南滿鐵道爲優，其設備及成績，反不佳，果何故歟？是非因爲張作霖所濫用，以輸送其軍隊乎？因有此鐵道，故奉天軍閥，得侵入關內，因此，滿洲亦將有捲入漩渦之勢。——若美國資本家倡築之錦愛鐵道等，假令已經實現，則今日之滿蒙，將受如何慘痛之禍乎？即思之，亦不勝寒心。——要之，列國之對華鐵道政策，除惟一之南滿鐵道外，悉歸失敗。此緣於重視

中國之營業政治家，不能了解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也。

以是列國間，亦有所謂對華鐵道共管論起，爲英人所首倡，吾人欲先加以反問：華僑願會議，力言新生中國之開展，而使日本後退，此種議論，與其主張及精神，果一致否乎？英美全權，關於中國鐵道統一之決議，當時曾主張決定何等事項乎？尤其美國之對華政策，以保全中國之主權，獨立及行政原則，此種意見，與之對照，果無何等矛盾存在否乎？至少，時至一九二六年之末，提倡改正關稅，撤廢不平等條約之英政府，果以何種理由，何種口實，得提出如此共同管理論乎？吾人不必欲議論共同管理論之是非，如其手段方法，本屬合理，吾人將如後之所述，更進而贊成之也；然而英美當爲此主張時，須先自行懺悔。英美兩國，須知凡事之關於中國者，華盛頓雖有所決定，而實爲會議一種罪惡；且其歷來對華政策，皆誤於以自身利害，及意見爲主，能以此告白於天下以謝過，然後加以妥善之改正，可也。

三 根本之迷惑與謬誤

竊維列國之政治家，前此雖如何迂闊，或狡獪，萬無尊重中國軍閥，讚美兵匪之理。彼等

不良之事，除其耳目不具，不能謂爲全然無所聞見。若檢驗華盛頓條約，則其極東委員會，曾有勸告中國裁兵之決議；同時，決定設司法調查委員會，以爲撤廢治外法權之準備；此即證明中國之戰亂，決非所好，同時覺中國官吏，決非公正清廉之人，而感不安，因欲確知其法律制度耳。在其趣旨，任何人，皆不惜予以贊成；至期望其實行於現代中國之政府，及軍閥政治家，實爲根本之迷惑與謬誤，此種行動，使列國對華政策，至於無價值，反惹起中國之擾亂，與四億人民之不幸，切不可輕於忘記。故爲解決如何以改訂將來對華政策之問題，必須打破此種迷惑謬誤，而使之覺悟。抑列國之政治家，單言裁兵，而不言廢督；又單言裁兵，而不及於中國軍隊之組織，又何故乎？不廢督之裁兵，無異公認公盜，而罰其僕婢；不改革軍隊之組織，而置由土匪游民而成之私兵於不問，是借列國之名，以使賊匪成爲正式之軍隊也。然列國政治家，不論及此兩種單純之事實，而有此愚笨之決議，雖屬可憐，而於中國無理解，實爲其根本原因。竊維列國政治家勸告裁兵，而對於廢督，緘默不言，又不論及軍隊之組織，殆承認北京政府，及各地之軍閥，爲中國之實力者，恐招其反感也。是即昏迷之對華政策，又動機不

純的心術之表現，不得予以否認。若其勸告與決議，而發於如斯之意味，則不待列國政府言及，中國之政治家，早已倡言之矣。就中，南方派，多年高倡打倒軍閥，以反抗北方派，廢督裁兵，乃彼等之根本政綱，宛如欲以文治主義，改革武斷政治者，以此一般之同情，集於南方派。觀其實際行動，彼等亦新立名目之軍閥，其軍隊，仍與北方派之兵匪無異；因而其主張，無絲毫之價值。在北方派之間，亦有同一之廢督裁兵論，尤其在直隸派，推曹錕爲大總統以掌握北京政權時代，最熱心唱導，以爲和平統一之先決條件。然直隸派自身，任齊燮元，蕭耀南，王承斌等，爲巡閱使，益努力增大其武力。彼等所謂廢督裁兵，不過打倒本派以外軍閥之招牌。若已派之政敵，悉被裁撤，惟直隸派之軍隊，依然存在，則爲彼最上之便宜。彼等之主張，無論何時，不脫此故套，專以利己相標榜，決無實行之事實。

裁兵之最難，已如第三章所述矣。至少，自有宋以來，歷代政府，不知受過何等困難？惟此乃中國之劇症。名雖爲軍隊，實爲一種貧民收容所，又爲飢民之避難所，游民不費錢之寄宿舍，亦卽土匪盜賊之作業場。如裁撤解放之，其結果如何，恐不待說明。宋太祖起身兵匪之間，

即位以後，所最以爲難於統制者，卽其兵匪。以此，設所謂殿前侍衛於中央，以監督全國之軍隊，專謀軍政之統一，與兵額之減少；同時，使文官掌管軍事，尊文卑武，縮小軍權，且施行以文官爲本位之制度。雖然，其實際成績，全與其預期相反。最初兵數，爲三十七萬人，年年增加，不知何_由，竟增至一百二十萬光景。窮民，罪徒，無職者，及不逞之徒，經解放以後，終於釀出大騷擾，使中國各地，悉化爲修羅之場。故以太宗幹才，亦無下手之處。其後宋之英主神宗，容納王安石之策劃，採用所謂保甲法。卽欲採國民皆兵主義，以裁撤歷來之軍隊，是亦終歸於大失敗。蓋普通良民，忌就兵役，浮浪之徒，因益增加；保甲義勇之兵數，達七百萬，遂激成靖康建炎之大慘禍。時至明代，區別軍籍與民籍，收容有軍籍者，及其家族於特別行政區之名爲「衛」者，給彼等以一定之土地，用屯田制度，以實現半農半兵主義，是亦歸于失敗，以彼等不欲務農，而耽於不良之行爲故也。苟熟悉中國之歷史者，卽知中國軍隊，千年以前，卽由最惡劣之分子而成。不加審慎，而裁撤之，猶之縱虎於民家，使虎疫菌流傳散布於人民耳。然列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治家，以中國軍隊，有如華盛頓大統領之獨立軍，及林肯將軍所率之

義勇兵，認爲容易裁撤；故其對華政策，如何誤其途徑，可以推知。現在關於司法制度及其運用之調查決議案，大體上，亦可得同樣之結論。中國撤廢領事裁判權之要求，列國承認於華盛頓會議閉會後，三個月內，設立國際委員會，以從事調查。其後，北京政府，不願列國有所督促，乃以準備未周爲口實，使委員會不能如期召集。——設置國際法典調查會，與開特別關稅會議，認爲中國在華盛頓之二大收穫，又爲新生中國可以發展之具體方法，爲列國新人物所贊贊。然中國之政治家自身，放任之，至於三年之久，可知其非真心從事。其不平等條約之撤廢，及其他要求，皆不過一時買人歡心之舉動。——三年以後，五卅事件突發，當時欲推倒段政府之反對派，以之爲攻擊之具，大非難。北京政府，段政府亦驟然狼狽，急通告列國，請開法權調查會。列國人士，以此反段之政治運動，爲中國輿論，要求撤去領事裁判權之證，竟爲彼等得意之排外的言論所煩惱，而事實決不若是。借口輿論，以排外運動，爲政略，以爲對內爭奪權勢之武器，乃中國政治家常用之手段，又彼等之營業法也。

以此中國之法權調查委員會，殆與特別關稅會議同時，於千九百二十六年一月十二

日，開會於北京。從此費時八月，由日、英、美、法、意及其他參加國之代表，於同年九月十六日，調印於該報告書之決議。其對華勸告第四項，有云：如中國之法制、司法及監獄制度，已經改良，則須使裁判所管理在中國一般人民之司法事件；因此，應排除行政及其他官憲之不當干涉。此在中國以外各文明國已施行之事件，今特爲之提出而已。列國非謂治外法權，即時可以撤去，如中國政府，有適當之準備與誠意時，則局部的，可以漸次容納中國之希望耳。即以此而論，列國依然尙未覺悟，誤認中國一般良民之意思矣。自根本上言之，中國之一般良民，不以所謂法律與警察爲必要。如前所述，無政治，無法律，乃中國文化之理想；自治的生活，乃本來之希望。故由彼等之人文的觀念言之，則法律制度，爲次要之物，如政治與警察，乃下等特殊階級所爲之事務耳。因而欲強用法治主義法律萬能主義於中國，以期一般人民之歡迎，乃第一不能理解中國之證據。但公正法律及司法之運用，真能實施，則中國人亦不必加以排斥。唯「公」「正」二字，不可不確實保持耳。然中國官吏，古來即解公正之觀念，或者至於癡瘡矣。不問其爲行政官，與司法官，中國人自身，決不敢信用，即可得信用之事實與預

想，亦不存在。所以中國一般良民，唯有託其生命於自治。不然，則唯有寄居於租界。方今兵亂相尋，誅求無已，則外國租界，中國良民羨爲最安全地帶，與最良之理想鄉。信外國人之裁判與警察，較之中國之官吏巡警，爲甚公正也。次於外國租界者，爲外國軍隊駐紮地。總之，與外國有關係之特殊地域，即中國人所最願居之地也。此種事實，軍閥首領及營業政治家，自然悉與承認彼等唯口唱國權，以提倡領事裁判之廢止，實則早已置身租界，以保其安全，平時亦以租界爲其樂園。現時寓居天津一隅者，即有七十餘人；上海、大連，無不有彼輩之蹤跡。即彼等雖以收回治外法權及租界爲政治上最大之標語，實則信賴外國之裁判以外國之保護爲最上之幸福。列國政府，應了解此明瞭之事實，勿再競相賣好於中國，而改正其對華觀念。世有一知半解之熟於中國事情者，以爲中國政府，對於法律制度，早有完全之準備，而爲之助者，亦有之。誠哉！日本之有賀長雄，岡田朝太郎等博士，曾爲中國所聘請。千九百四年以來，即已設立法律修訂委員會，刑法，及民刑訴訟法，亦具備矣。然而國家最高法典之憲法，亦未能見諸實行；正式之大總統及國會，亦在時有時無之狀況。中國又有何法律制度之足云

乎？不能曠觀中國之本體，而單爲司法及稅制等所拘執，是猶入廢墟，而掘出玩具，竟歎美其爲傑作之類也。無論其如何優美，而廢墟終不得爲美術館。至少在中國軍閥及政治家未離開外國租界，中國人民以租界爲避難地時，所謂恢復國權，所謂撤廢不平等條約，皆詭人之題目，列國國民，應於此三致意焉。

四 放任不可能（爲人想及之三改造策）

敘述至此，然則中國究應如何，列國又須如何之問題，世界各國民對之，當益深其疑惑。以擾亂爲常態的中國之安定，終不可能；與封建的軍閥及營業的政治家相終始的中國之統一，可謂絕望；內無足保持秩序統制之軍隊，官吏，及警察，法制，外無負擔保全國家，與盡義務之責任者，將欲救之，亦無從措手足，此徹底放任論者之對華見解也。徹底的對華放任主義，較之干涉內政主義，及對華迎合政策，到不失爲合理而健全。因其所見到者乃中國無真正之國家，又無真正之政府存在故也。中國之一般人民，以爲列國政府，重視中國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與彼等以好餌，或與爲種種交涉，皆屬無味。列國與彼等交際，強聒以謹嚴之

國家論，并近代的裁判，自主的稅權，行政的保全，鞏固的政府等，言之愈多，中國愈加混亂惡化，人民轉因此而益受煩惱與苦楚耳。故與其以彼等軍閥政治家爲中國之代表，而與之折衝，寧拱手無爲，完全聽其自然之爲愈也。開國以來，雖然國家無中央政府，亦無立憲政治，歷數千年而無何等妨礙矣，願勿爲多餘之照顧，此一般中國人之心理也。

雖然，自其他方面觀之，則不得長此放任，蓋中國占亞洲之大地域，有四億之人類，生存於其間，縱令如何任其自然，而人與人之接觸，物與物之交換，不能完全斷絕。苟爲人類之所在，如不能絕其交通移住之本能，則猶之不能禁止有手足的動物之運動，自太古遊牧時代以來，此事卽已爲人所深知也。尤其是地域相接之國家，其密切關係，卽一日亦不能斷絕；故所謂徹底放任主義，徒爲理論，實際則爲不可能之物，絕對放任，既不可能，則希望如何可增進中國之平安，與四億人民之幸福，乃有智慧與能力的人類當然之理想，是又可貴重之本能作用。於是列國歷來之對華政策，爲吾人所回顧，惜其均爲失敗，錯覺，及幻想，謬見之紀錄；因而今後之對華政策，必不可不根本改造。與其謂爲改造，寧以重新建設爲宜。

列國政治家，所得想及之對華方策，得有三種：其一，爲舊有之瓜分案；第二，爲中國自身之三分地域案；第三，卽各省自治案。而與放任主義不同之旁觀政策，起伏於胸中，所謂國際監政之統一案，亦當然爲人所考慮。

第一之分割案，乃採用西力東漸時，歐洲各國民之侵略主義，欲使其復活於現代之方策。其爲時代錯誤，自不待言。在中國人民自身不以元金滿諸人種介意，卽令何種國民，往來于中國，將淡然視之，而若無相關，亦未可知。在今日國際關係極複雜之時代，終無實行之希望。卽在採用分割方法以後，何國應領有何地，必忽生激烈之爭執，其爲禍，將不遜於歐戰。假令因各國互讓，而得確定其所有之地域，其後列國之利害關係，其險惡當遠在現時歐洲各國以上，不難想像。以其受分割之地域，互相接壤，其住民，又爲與支配者之人種，風俗，言語，歷史，全然不同之中國人故也。

第二之三分案，與前者不同，中國自身，如昔之魏蜀吳三分其地域，而各設其統治機關之方法也。此案較之第一案，其實現不必謂爲不可能。久於專制之中國，實際上，有羣雄割據

之觀。實質上之霸者歸據于各地，外觀上，雖受朝廷之冊封，而勢力之中心點，爲北方，南方，及西方，之三大首領所分割；或更爲介於其間之四五頭目所分割。清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之三角關係，卽其明證。然精密言之，及其實行，仍終無成功之希望。何則？被三分之一之各地域，各有經濟不能獨立之困難故也。此卽雖有孔明曹操之雄才大略，仍不能建立統一大業之原因也。歷代之巨頭，假令爲其表面之事實，然須受各朝之冊封，不得脫離彼此之關係，亦由于此。況在今日交通頻繁之時代，是爲可言，而不可行之方案矣。

第三，卽各省自治案，與南方國民黨系之政治家所謂聯省自治，分治合作，略同其旨趣。就中國之實情而論，有所謂廣東人之廣東，江西人之江西，各省各保有其鄉土之觀念，非常熱烈，故此種主張，不得謂爲無相當之根據。雖然，當實現此方策時，必不可無聯貫各省之何種統一機關。其性質，雖非清時之專制機關，非以何種形式，統一各省之有機的關係者，則其支離滅裂，將更甚於從前。然欲建設中樞機關於現實之中國，徒爲一種空想，此卽由中國之本質觀之，不得不視爲可能性極少之小說案。若各省自治案，而有可能性，則在國民革命以

來，即有立憲的約法之中國，應早已實現，而事實與之相反，非無合法的元首國會，而封建的軍閥，依然割據以爲禍乎因之，此案之難實行，與三分案，及各省獨立論相等，不過得謂其爲議論中之稍優者也。曩者，英首相麥克唐主張可承認南北分立之政府，美國參議員賓根對於國務卿凱洛，勸其承認北京南京武漢山西四政府，可知其無何種妥當之性質，可值人傾聽。然則所謂對華旁觀政策，與列國監政，（或名共管案）又何如乎？試述之於次。

五 所謂旁觀主義之愚

現時認爲對於中國最有同情，最賢明而受唱導之方策，即所謂旁觀主義是也。支持其主張者，即以不干涉內政爲國際公理者之見解。然此種主義見解，果與現實之中國適合否乎？在明知以上記述之識者，恐不難有相當之判斷。所謂旁觀主義者，如其語言之所示，決不得有何種主義與方策。旁觀者，旁觀而已；縱令非放任，或拋置之意思，既云旁觀，則無需何等積極的方針，與自動的政策。不第此也，既無一定方策，及明確態度，徒然消極觀望，是謂旁觀。因而無所謂政策，又無所謂主義。若此旁觀主義，而得謂爲良好之外交，則世之貴重的外交

機關，一切無用；大小數萬千之外交家，應即時退職，而謀其他之生活矣。

雖然，事之關於中國者，若所謂旁觀主義，而有若干妥當性，則不必劈頭即加以非難排斥。問題在其果含有有意義之妥當性與否耳。於茲應即考慮之事宜，即其旁觀主義，實際得受支持否乎？又無論何時，能繼續此旁觀的態度否乎？又其旁觀主義，果有爲中國及中國人民，又爲世界之平和，與人類之幸福，有可受歡迎感謝之價值否乎？君等其一瞥及於眼前之事實！日本之前內閣，（加藤若槻）因以所謂旁觀主義，爲賢明之主張，果遇着如何之事實乎？於是有聞而不禁戰慄之南京事件，其次不僅長江居留民之生命財產，瀕於危險，長江之航行，上海及其他各地企業，與一般之對華貿易，非受多大之損害，與妨害乎？

若以此而尚可旁觀沈默，拱手無爲，又以此態度，爲中日兩國，及世界各國之合理的利益，則政治，教育，道德，以及國際條約，早已悉爲無意義之物。在事實上，日本及列國，非抗議南京事件，就其他不祥事件，反覆交涉，而正煩悶苦惱乎？其有所抗議，有所交涉，已非所謂旁觀純粹旁觀，不可能也。縱令一時隱忍默過，若如前所述，鐵道受蹂躪，借款受破壞，居留民受威

脅劫掠，如英人之在漢口，九江，至於不得已，而悉數退出。加以中國一般良民，到處蒙慘禍，流離轉徙，呼號不已，對於如此情形，而亦坦然旁觀，或事觀望，又安得而謂之爲外交政策耶？故如何能忍耐之日本政府，（田中內閣時代）亦慮山東之兵禍，不得已而出兵，（一九二七年七月）幸得維持該地之秩序，此即非所謂旁觀也。雖非純粹之旁觀，然即以有何種對華政策，則除爲居留民保護警備外，一無所有矣。故該地之歸于靜謐也，即行撤兵。兵雖已撤，其後形勢不靖，或須再行出兵，亦未可知。因如此出兵與撤兵，所生有形或無形之擔負與犧牲，果爲何國民所有乎？如英國，現已置二萬之軍隊于東洋，專就經費言，即已不少，此果爲旁觀主義之政策乎？若然，則所謂旁觀主義之爲物，不亦價值過高之代用品乎？

與所謂旁觀主義相合之語，即干涉內政主義，不干涉內政主義之設想，唯於其對手國有相當之組織，秩序，及責任有所在時，始得爲人所肯定。或者一時雖呈混亂之狀態，而於其國民性與其國際的信義，得承認其爲過渡之變象，則以務必不干涉他國之內政爲妥當。無論何人，應無以闖入他國之混亂，而冒明白之危險，爲賢明之策者故也。然在中國，則其性

質，全然與別國不同，混亂爲其常事，足以表明國際信用之組織與責任所在者，不能爲人所發見。縱令不能謂一切皆無，而其秩序、制度，不能確保，應負責任者，常欠誠實，糊塗曖昧，以譎詐回避爲主，使人不可捉摸，而自鳴得意；故所謂不干涉內政主義，無論理論、事實，均不能成立。且由今世界各國之實情而言，所謂內政與外政之區別，僅有紙一枚壁一重之差。不第此也，僅此之差異，不容易分辨，寧不過同一紙同一壁之表裏而已。各國民之實際生活，在精神物質兩方面，有若是之緊切的國際關係。例如自吾人之衣食住始，即屬動吾人意思感情之斷片知識，非亦直接間接，得有國際之關係乎？古人所謂：一念一呼吸中，包括三千世界；一塵一影，亦含十方無礙之相，此現代人之生活也。故雖言不干涉內政，而因其對象如何，須就其時間地位事件等，以觀察檢討者也。不能謂爲明確具備同一固定內容之主義原則，寧由強盛國家，以主觀的見解強人服從，以自利，遂製造此種主義，且使化爲國際公理者也。例如美國，明知移民排斥法，爲外交問題，始終認爲內政問題，即其明證。又屢次干涉墨西哥之內亂，在與前者相反之意味，認爲混淆內政與外交者——所以爲抽象的觀念所束縛，而高唱崇

拜無多智慮之干涉內政主義者，乃坐困書齋，而相信可以平定中國爭亂者之類也。干涉固有限度，不干涉亦有限度，過於拘泥之哲學的外交論斷，不適用於現代。

吾人之所憂者，不在所謂旁觀主義，而在中國之爭亂，足以使中國自身陷於滅亡之事實。愛平和自治之中國一般人民，其畏戰爭，有如畏虎狼之襲擊，何等深刻？因而刺激軍閥，政治家之野心，教彼等爭奪權勢之列國對華政策，亦爲其所掣蹙。希望列國政府，不以彼等爲對手，寧放任之之爲得。然中國人民之經濟生活，甚爲困難，於翹望產業開發之點，毫無人種及國家之別。尤其近年軍閥兵匪之誅求，達於極點，其疲憊困苦，不堪想像。故長此放任，則中國有名之飢民，游民，益速增加，是必一變而化爲土匪，或兵匪。素爲內亂中心之中國本部，人口夙稱過剩，謀生不易，故非大興產業，以吸收勞動力，別無救濟之途。然在中國自身，既無開發產業之資本，又缺乏能力與技術，列國政治家，目中國爲無盡藏，而其富源，仍保有其原狀。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頗貧弱，以是除外軍閥政治家之大多數中國人，頗希望外國之投資，急盼產業之開發，其屬於外人管理與否，毫非所擇。不僅此也，寧以在外人之手，爲最安全，最

有利益。現時兵亂續出，即殘餘之生計資本，悉爲軍閥所奪去，無安身立命之所。中國之一般人民，幾生而即呻吟於地獄者，換言之，中國一般人所希望者，非所謂國家，與主權，或鞏固之政府，或治外法權之撤廢，首先在覓得生活之途。又爲富源之開發，與產業之興隆。因此希望早日脫離軍閥之魔手，以待平和之惠臨。如拘泥於所謂旁觀主義，及不干涉內政主義，而自以爲可貴，乃驅中國四億人民於飢餓之世界，不惜使其富源化爲焦土者也。世無若是之殘忍政策。若此，而可謂爲優良政策，則其名爲賢明，實則殘忍之策略耳。

或曰：中國現狀之混亂，不過過渡時期之現象，是又產生新中國之苦楚，改造國家之試驗。尤其歐美文化之思潮，刻刻流入中國，故不論其何種軍閥與政治家，不能戰勝時代之大勢。中國一般人民，已經覺悟，可擔負新生中國之建設，以從事劃一紀元之作業。所以列國應遠矚高瞻，以維護中國之將來。——此爲當今最恰劑而最富於同情心者流之代表的對華論。日本之政府，議會，政黨，大學，與新聞雜誌界，及其他智識階級中，亦有此類論者。——吾人最早即不欲聞此種名論卓說。何則？此種對華論，乃誤認中國與日本，而不知所辨別，或相儔

在西方十億萬土之彼岸，有所謂中國之國家在故也。

現在所必須一言者，即日本開國以來，歷五十年而深沐新文化之惠，已經爛熟；中國兩國之早，遠在千年以前，民國革命後，尚不過十七年。然競爭戰爭與混亂，而不謀建設有實質之統一國家，自三皇五帝時代以來，即已如此。誠哉泰西文化之思潮，不問其爲彼等所好與否，當流傳於中國，且爲其所流傳矣。唐宋時代以來，實際上，亦已流傳於中國；但中國不以此而變其性質，常保有春秋時代之形勢，一般人民，宛如生而爲翹望無政治無法律之民，專欲脫離土匪與學匪之桎梏者。在吾人生存之地球，除中國外，未有經如此長久之試驗磨練者也。然則吾人將注視之，至若干千年，乃至萬年之未來乎？又至今後幾千年，乃至幾萬年後，所謂過渡期與難產之苦，將告其終。加之，自以無國家爲理想以無政治爲極致之中國人觀之，所謂更生之中國，與開一紀元之作業，皆爲全無意義之事，彼等寧於數千年前之古代，已打破國家主義之桎梏，悟及國際聯盟以上之境地矣。若是之徹底的覺悟態度，安得發見於中國以外乎？大智若愚，是爲形容中國自覺態度之語，亦未可知？又或爲對於日本伶俐的外交

家，及對華評論家之預言，亦未可知？

總之，吾人至少已由中國學得數百年間之經歷，如以此等遠識爲足，則他人自非所知，吾人固已十二分了解矣。若如此，而猶目爲見識短淺，恐爲有離地球而至火星之遠見者，或爲欲讓其末世子孫，解決中國問題之偉大識者，或爲欲待中國潰滅之陰忍家，無論其爲何種人，悉爲與吾人無關係之特製知識階級。

一言以蔽之，所謂旁觀主義，及不干涉內政主義，唯對於中國軍閥及政治家，採一切無關係之態度，絕對不爲何等外交時，始尋認識其合理之妥當價值。換言之，由國際的關係，除外現時活動於中國之軍閥，及南北之巨頭，無論彼等之主張言論如何，悉予以排斥。如是，則於中國有利，同時，將博得一般人民之同情。若在其他之意味，則必爲全無價值之謬見。然如斯任中國自然變化，而唯事觀望，則其結果，將如何乎？國於數千哩外之英美，姑置不論，居於鄰近之日本，迷惑已極，爲四億之良友計，安忍常守此小乘之獨善主義乎？

六 得達到之最後方策（國際監政—列國共管）

吾人既研究對華旁觀主義之價值後，不可不就最後方策，即國際監政策，加以考究。國際監政之別名，即列國共管。含於兩語之外交的意義，雖不必相同，而其專門的學究論，現無所用之。對於中國之國際監政論，不始於今日，最早為英國民間所發動，其次美國亦有同一之論者。然歷來之議論方案，因中國之軍閥及政治家，已不能令人屬望，於是其國變更對華侵略主義之形式，欲使有利於本國之局面，開展於中國，遂思握中國之糧道，以自由操縱彼等軍閥政府。因此非為中國及中國一般人民之利益幸福而設想之監政及其管論，乃以英美為本位而提出，又為資本的征服主義之欺騙手段矣。故日本極力反對彼等之國際監政論，即於英美所提鐵道共管論，以其為監政之前提，亦極力反對之矣。

最近列國間所提倡之對華監政論，多少與前者異其趣。在以列國本身利益為最重要之點，雖無特別之差異，其目擊中國之混亂，絕望於中國之實況，欲發見何等新方法之意思，相當濃厚，可以看出。最近美國上院議員孤蝶果夫，對此有所議論，吾人認為代表之意見，且比較能正確以人道主義之眼光，觀察中國，最能率直吐其所懷者。試舉其所言於次：

中國問題之解決，其利害關乎世界，於維持世界和平，又稱緊要。現在文明之安定，及吾人子孫之安全，須賴此問題有正當之解決，而始得之。然不幸中國軍閥之首領，全無愛國心，徒爲私利私慾而活動。軍閥之首領，榨取人民之膏血，而得數百萬之資財，則迴避騷亂之漩渦，以圖一身之安樂。反之，人民之房屋，爲其所焚，財產見奪，有事則被徵爲夫役，爲以掠奪爲職業之兵士，效犬馬之勞；可憐者，中國四億之人民耳！

世界各國，因中國內亂不絕，在道德上，宗教上，商業上，受不少之影響。以日，英，法爲尤甚。此等國家，將即付予以友誼，而所費不多之干涉乎？抑將來從事價高而悲慘之戰爭乎？現在有選擇其一種之必要。此等國家，明明向抵抗最少之進行，故意主張消極之政策而實行之，卽用心深而立於旁觀地位。

多數人謂干涉爲不可能，須使中國人自身，開拓其運命；然中國人在過去十六年間，已覺其由腐敗墮落混亂紛糾之中，救出自身之華盛頓矣，至於今日，猶未能得之。

中國非欲徐徐以行其國民及民族之自殺乎？文明國，不願有偉大的歷史之國民，

將陷於絕望破滅之深淵，而淡然旁觀，果得謂已盡其義務乎？某國不僅虐殺其本國之人民，且將破壞其在國際社會之地位，吾人竟熟視而無覩，能不愧於現在文明之名乎？

議論之當否，姑置勿論；而中國四億人民，爲新舊軍閥所壓制，爲共產黨所蹂躪，日沈淪於慘澹之苦境，不失爲事實。且指摘軍閥等爲缺乏愛國心之徒，確有見地。其痛罵列國政治家，謂其所採政策，失之消極與卑怯，極中肯綮。——唯視中國之腐敗墮落，爲武漢革命以後之現象，又於中國人民爲超越國家之殊特民族之點，尙無精透之知識，爲可惜耳！

美國政府，及美國政治家，歷來對華見識之錯誤，悉因眩惑於中國軍閥及政治家之欺瞞言論，以致誤於事實之判斷。例如：誤信多數中國人希望收回租界，及不平等條約之改正；又中國現在之混亂不安定，以外國之壓迫干涉，爲其主要原因，以致中國人民對於列國深抱反感與怨恨，全然爲不明了中國之本質與實況之謬見所束縛矣。即在今日，如凱洛國務卿，賓根上院議員等，恐尙不能理解中國之真相。雖然，如對於中國長此放任，則不得發見何等改善之曙光，近一兩年間，已成爲有勢力之見解矣。由此進一步，則爲對華干涉論，即向國

際監政論，急轉直下之可能性，亦所能有。蓋發揮人道主義，而突然提大刀濶斧之政策，美國所優爲者也。美國若出而提倡，則英國將亦由其二重政策——一面唱自由主義，一面又出兵——躍出，以贊成國際監政論，殆無疑義。

然則如何可舉國際監政之實乎？其實行方法，又果何如乎？當着手於其實行時，列國自必協同採用實力而前進，如置中國歷來之政府及政治家於眼中，以與彼等交涉，乃絕對無益之舉。彼等雖可不爲介意，而監政之形式，範圍，次序，尤其是經費，及列國之利害，應如何調節，誠爲最大問題。因其良否，而價值之判斷，有所分別。以根本主義而論，如非有所束縛之學究談，及無理解之對華迎合論，則對於無正式國家政府之中國，無以干涉及監政爲非之理。唯中國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恐喪失其生計，至爲絕對反對之先鋒。然彼等僅恐失其生計而反對，因此中國之一般人民，深以列國爲德，翹首頓足，以期待因列國之監政，投資旺盛，而交通及產業，可以發展。所謂監政一節，如謂以世界人類正義的觀念爲基礎，能無何等妨礙，由列國公平合理，以成立其協定，尙屬過於樂觀；故於根本主義，縱能一致，及規定其具體的

實行方法，則遲疑停頓，任何國家，皆恐爲軍閥學匪所憎惡，其方法不得其宜時，列國間難保不發生內訌，輾轉將至于中國以意外之累。曾爲英國唱導之對華共管論，專以中國鐵道爲中心之意見，今猶不少此種論者。其意欲掌握與海關相同之支配權，如能實行，則欲更擴張其權能。若其非徒設定英國之優越地位，而得真實公平，實現列國之共同監理方法，至少可由現今軍閥之惡用，救出其交通機關。徒掌管鐵道一部分之權，中國全局之大勢，能爲人所改善否乎？假令限於鐵道沿線之若干地域，以配置列國之守備隊，一如今日之京奉南滿綫，而浴此恩惠生活得以安全者，不過中國之一小部分，軍閥巨頭依然跳梁於廣大之地域，一般人民仍不得不爲彼等所虐待。

故列國苟欲協調，以舉國際監政之實效，則須將所謂政府，軍隊，警察，裁判，稅務，交通等，加以根本之改造；且其腐敗已極之政治家，官吏，尤宜大加淘汰；中央政府，須採理事制度，或委員制，以組織之，選出人民之代表，使之參政；其實權，須由列國共同管理；其時期，以收得相當成績時爲止，否則終歸無效。其中，最急須實行者，即改造中國之軍隊，與警察。改造軍隊，而

私兵不存，則軍閥及圍繞軍閥之營業政治家，即兵匪與學匪一掃而空。同時改造警察，則得維持中國之治安秩序，四億人民之生命財產，可脫離多年之危險矣。雖然是爲一種理想論，於其實行，列國須有大覺悟與犧牲。何則？中國之軍隊改造，即私兵之解放，與唐宋以來之裁兵，同爲難事。裁兵，即至廢督，又廢學匪故也。華盛頓會議之裁兵勸告，將欲使中國之軍閥及政治家實行之者，無異勸彼等自殺，因而可謂絕對不能實行之愚策。在國際監政之軍隊改造，乃以列國之力，撤廢私兵，驅除軍閥者也。故視列國之決心如何，雖非必不可能，其爲非常之難事，自不待言。但專倒軍閥，而使其私兵解散，則數師團之兵力，恐即以了事。派出數師團之兵力，而由列國共同負責，問題自屬容易；所以爲難者，在如何處分其解散之兵耳。換言之，彼等既經解散，忽還爲凶惡之土匪，到處掠奪民家；不然，則變爲生計無着之游民，有妨良民之舉動故也。當是時，列國當一面派相當軍隊於各地，以保護人民，維持治安；同時，對於土匪及游民，不可不講究匡救開導之策。例如：使彼等移住新疆，蒙古雲貴人口稀少之地，予以產業；或與鐵道鑛山之事業，使其服役，皆須各與以生活之途。若是而猶不脫數百年之惡習，不

欲就職者則必施以嚴重之監視，與適當之處分。

所以列國之警備任務，決非一時之事。其地域，有四百州，至少須及於主要之各省；其經費，當亦不在少數。加以爲救濟土匪及游民計，須借助移住，及敷設鐵道，採掘鑛山，故其用款，必由列國共同借款；或用其他方法，以支出之。迨警察制度確立，然後撤退各國警備隊，早須十年，遲則須二三十年。然則此巨額之經費，如何以供給之乎？若列國政府而有斷然之決心，列國國民有爲世界人類之幸福，擔負其犧牲之覺悟，則幾十年之後，當可以救得中國。中國一般人民，以無政治爲理想，信無法治，無賦稅，爲最善；故如海關稅之間接稅，可得相當之成數，地租及其他直接稅，最初即不能多所期待。非首先撤廢歷來誅求之惡稅，以緩和人民之痛苦，則監政不得奏其效果。除去軍閥兵匪之害，改善警察，肅清貪官污吏，則人民之負擔，可減爲現在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列國政治家，屢唱廢止釐金而中國之惡稅，決不止於釐金，其賄賂及掠奪之激烈者，常出於想像之外。——如此以救人民之窮苦，保障生命財產之安全，且由列國投資經營，以開發產業後，改而收徵近代國家所有之租稅，卽無論如何，以

無政治無賦稅爲理想之中國民族，寧將喜而任其負擔。

以上舉改造軍隊，廢止私兵之一例，其實行方法，已覺不容易成功。在政治上與裁判上，及其他一切統治機關上，必有與其同樣之努力與難關。鄭重言之，即舉中國本部，使爲列國共同租界地之大事業，事業誠大！若不實行成就，則中國之改造不實現，其獨立，主權，行政之保全，及記載於羅特四原則之一切，終不過爲惡魔之遊戲。中國之秩序統制，如斯而確立，則中國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富源開發，始有可能性。不用力至此，即中國無安定之望；一切對華企業，通商貿易，交通之安全，悉無確實之保證。換言之，使中國人自身改造中國，猶百年以俟。清期望此種所謂「中國人之中國」於近將來，寧爲可憐之痴夢——但民事及地方制度之運用，重在委於人民之自治，因於此點，有極堅實之傳統的習性；故列國無須闖入其範圍，又爲不可闖入者。此種自治，較之歐美文明國，有毫無遜色之特點在。

世之唱所謂國際監政論之人士，果抱有足以耐所述苦難之犧牲心與經綸否乎？所謂旁觀主義，及不干涉主義之誤其目標，而無價值，已如前所述；雖實行裁兵，而因此不可不忽

喪失其地位權勢之新舊軍閥及政治家，必竭死力以事妨害，因而召集已解散之私兵，隨地舉動，乃當然預想之事；大小之官吏政客，現出學匪之本體，將囂囂然，以教唆人民，起而排外排貨，亦必爲一時不可避免之趨勢。列國之政府及國民，非對此有相當之準備，與澈底的覺悟，則所謂國際監政，乃徒爲紙上之空談而已。

如屢次所述，中國之一般人民，決非誠心反對列國之監政管理，乃至分割占領者也。表面唱國家主義，而附和雷同，於排外運動者，悉爲學匪與浮浪之徒。一般良民，爲避其毒牙計，對於彼等之言動，僞爲贊同之表示。無論何國，監理中國，或即君臨中國，皆以其較今日之軍閥爲優，乃中國一般人之本心也。即不若此，亦必有迎遼仕元之態度。故對於所謂國家主義、民權主義，又民族自決主義等爲理由，反抗咒詛列國監政之事實，無須慮其發生。唯軍閥學匪及浮浪之徒，將借口自主主義，逞其義和團之攘夷運動，以挑撥一般人民之對外反感，是亦可以由列國軍隊，立予鎮定。至監政之方法，尤其經費之負擔，其重要較之爲甚焉。

最後之最大難關，乃列國之能否共同一致，自不待言。若有一國，因本國之主觀慾望，而

爲某種異常行動，或固執其不合理之高壓主張，則一切皆歸絕望，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必乘虛以離間列國，施其以夷制夷之毒計；及絕對絕望時，彼等新舊軍閥及政治家，必相團結，以潰其虛僞之舉國一致，蓋彼等皆恐失其地位與生計故也。當是時，若列國有爲其所欺，或爲其威嚇所恐怖者，則萬事歸於失敗。彼等之舉國一致，乃一時之假裝行列，不外乎虎狼之犬箇團結。雖然，列國之步伐，果崩壞於彼等行列與威嚇之前，則特意之動作，豈不反使中國軍閥及政治家，有意外之喜，且助長其混亂乎？吾人深爲此懼。當是時，受最大之損失者，爲有最大利害關係之日本，次之爲英國，形勢瞭然。故吾人極須慎重考慮。

竊維列國如何分擔豎政之經費，不能謂無何等妥當之方法。例如：以對華貿易額，借款投資額，及在華外人之人數爲標準，而按分算定，亦不失爲一種方法。然根本之障礙，始終在列國自身之主觀的慾望，與感情的態度。即就巴黎會議，華盛頓會議，及特別國務會議之一幕觀之，列國各自之圖謀慾望，如何傷公正，破公理，因而誤及大局，亦未可知。吾人非絕對否認國際道德之存在者，猶不能以此而予以無條件之信任，對於中國問題爲尤然。

故吾人當日本答覆可如何改建列國對華政策，而審判國際監政案之可否時，尚不得不保留其斷定。至少，美國須直正對其在華盛頓會議之主張，及政策，懺悔其爲對華無理解之結果，即羅特之四原則，及極東條約，亦爲全然錯覺的產物，須明白告之天下。同時，與英國對日本，披瀝誠意，正當認識尊重日本在中國之地位，及中日之特殊關係。如英美之態度，不若是時，則日本雖屬鄰邦，如不論可否，而出爲虎狼之餌，使鄰國之禍亂，更加擴大之舉動，自不可不出以慎重。

第九章 管理滿蒙論（上）

一 大乘之政策

以上就中國自身之內容，及環繞中國之各種情形竭力予以嚴正之檢覈與考察。現須提唱一新政策，以示日本對於滿蒙之方針。由日本對於滿蒙之特殊關係言之，則此政策，爲本書必然導出之鵠的，又爲世界全人類的幸福正義所指示之必然結論。

吾人已將世界無比之中國本質與實況，研究清楚；又歷觀中國在國際開展之經過，以描寫列國歷來之對華政策，如何徬徨不知所止矣。且至今爲人所期望之所謂「中國人之中國」，即欲由中國軍閥及政治家，以統一改造中國之列國的善意努力，結局等於可悲之幻覺，徒爲一種空想，亦已切實言之矣。雖然，以此而得之收穫，唯國際監政，列國共管之世界大負擔而已。是爲決無何等粉飾虛僞與機巧之人道的解決，又一崇高尊嚴之大方策也。然其意匠，其方策，愈屬尊嚴而崇高，則其實行之可能性，益加稀薄，因列國難得有公正無私之協同一致也。吾等日本之地位，既與美國不同，與英國及其他各國亦有不同。是等國家，不論中國之情形何若，決不若日本有脅其存在之影響。即令中國一旦從國際上經濟上消滅，在英國則仍有較重要之印度在此外，尚有澳洲、坎拿大與非洲；又如美國，既在中國無特別之努力與犧牲，即重大之既得權與密切之利害關係，亦一無所有，其地位甚爲安樂；其國內猶有最大之富源，與剩餘之廣大沃野。假令人類慾望，而得加以適當之限制，則美國即退出中國，決不感受何等缺乏與寂寞。

反之，日本之於中國，乃相鄰之同志，又居於親族關係。中國之混亂動搖，長此不已，雖非日本致命之打擊，而長此坐視，有不能忍者。中國問題，同一謂爲重大，其重大實有程度之差，其所受影響之大小，輕重，廣狹，深淺等，皆明有不同。在英美不過一局部之重大問題，其中關於美國，不過一手指之重大問題而已。日本之對於中國，與是不同，其問題之重大，關於國家全局，在精神的意義上，乃先天之共同共產的固有關係。故爲日本者，列國雖採用賢明而殘忍之傍觀政策，習于爲軍閥政治家所演之戲曲所翻弄威嚇，仍以強圖見好，與溫和之二重政策爲佳，亦不淡然置之于不顧。發揮國際監政案，而向殆無可能性之純理的列國協同一致前進時，苟非熟知英美及其他國家之真意，則仍爲偉大之冒險事業。爲政府當局者，至少須再砥礪對華之見識，更待內外時機之成熟。雖然，日本外交家，皆以小心翼翼聞于世，欲其爲列國之先導，以征服開拓前人未至之峻嶺，殆不容易爲人所想像。故對中國全域之人道的解決策，今暫爲保留，而不能不提倡對於滿蒙確立大乘之政策。凡事之關於滿蒙者，最早已不視爲問題，又不待議論，須由日本解決之故也。何謂大乘之政策乎？吾人如人類正義之

所命，敢先說明其要旨：

是卽主張對於日本特殊地域之滿蒙，斷行管理者也。關於其樣式、方法等之技術的意匠，俟之專門家之智慮，自無不可。而以歷來姑息不徹底之開發策爲政策之主旨，既有後時之嫌，復不適合事實之要求。唯坐困於一千二百五十六方哩之小租借地，而欲使近代文化之光輝，遍於三十六萬三千七百方哩之滿洲及東滿古，縱令中國之軍閥不存，實亦無異欲以懷中電燈代探海燈之類也。况堵塞於日本之前者，逆於世界之大勢，妨害其開發，一面阻礙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適用，又百方用其詭計，予日本之文化的經營以壓迫，或頻課惡稅，徵發兵賦，以驅日本所維持之平和秩序於擾亂之中乎？

既謂爲大乘的政策，原非侵略領土主義，亦非資本的帝國主義之專制。換言之，乃滿蒙之文明化、平和化、經濟化，欲使滿蒙爲世界全人類之樂園，由中國之混亂與列國之政略的惡戲解放，而成爲地上之理想鄉。是又非效美國所爲，如收買阿刺斯加，取巴拿馬爲己有，經營尼加拉圭及久巴者然；又非以意大利之掌握脫黎波里爲先例。尤其在巴黎會議，發揮強

者之權利，極力競爭，以分割德國之殖民地，其心術，實不堪問。今之出此，亦與之異其精神。要之，除去開發滿蒙之障礙爲最要，掃除滿蒙之不安，打開阻滯之局面，增進中國人之幸福；同時爲日本及其他列國闢出和平光明之新天地，乃其根本之目的也。而以日本司其管理，不外研究中國之本質與實況所得之結果耳。唯此乃日本打破國際監政之不能實現性，以展明世界人類公道之證據。不託之國際共管之形式者，無其必要，且有不可託之正當理由在也。以次，請順序述明吾人所提倡者，有何種意義及何種妥當之價值。

二 滿蒙非中國

晚近以來，滿蒙之名，因日本之興隆，漸漸爲世界各國民所聞見。原來曰滿洲，曰蒙古，皆種族之名稱，非謂中國之領土。因而於其本來之意義，中國與滿蒙，當然應分離而考察。精密以言之，猶之美國與墨西哥，土耳其與阿刺比亞，寧以視爲不同之國土爲適切。今也，自一般觀念言，置中國與滿蒙於同一主權之範疇，雖不視爲各個獨立之兩個現象。是猶泰西各國，誤認中國爲統一，而有節制之大國，因列國之國際的關係，混同之於不知不識之間，以致對

華政策之概念中，使滿蒙亦包括含蓄於其內矣。換言之，數世紀前，俄國政府與北京政府交涉，以結中俄條約，此即蔑視實際之事實。由外交上，化中國為國家，使具獨立主權，與中央政府之形；同時令滿蒙亦捲入所謂中華帝國，或中華民國的幻覺之中，即在今日，真正中國人自身，反不認滿蒙為中國之物，一言中國，即以爲限於本部十八省之意。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皆認爲另一地域。此非狹義的中國與廣義的中國之差，全然以其實質不同，而分別看待者也。蓋所謂中國者，原爲漢民族之住宅地，滿蒙，疆藏，其人種，言語，風俗，歷史，皆不同故也。尤其中國之於滿蒙，數千年來，視爲不斷之敵，與脅威，又如惡魔之巢穴，即所謂夷狄之世界。因此一般中國人對於滿蒙之概念，與日本及歐美各國民，完全根本不同。不僅不喜置之於同一之範疇，且以滿蒙與中國受同一看待，反有冒瀆中國之光榮，不勝不懌之感。以滿蒙爲特殊地位之見解，不僅因其與日本接壤，原來中國人自身，固作如是想也。不知此事實而論中國及滿蒙，則震於中華民國之名稱，而斷爲與北美合衆國相同之近代立憲國家，或誤認合衆國與坎拿大立於同一政府之下者，在所不免。

原來中國與滿蒙之關係，有相當之歷史，然非謂滿蒙爲中國之領土版圖之意，因其地域相接故也。故中國人心中之滿蒙，猶之安南，緬甸，暹羅，印度及中央亞細亞諸邦耳。如前所云，自稱中華之中國人，認爲漢民族以外之一切國家，一切地方，一切民族，悉爲其外藩，至呼爲化外之民，化外之地。此卽以國家爲小，自視爲天下之主人翁，而又徹底於大世界主義的中國人之思想也。故滿蒙卽令自古可謂爲中國之領土，則出現於中國歷代地誌之各國，——含日本，南洋，中亞，歐洲等——皆不可不爲中國之屬國。在自己無需國家，而又無國家觀念之中國人，認明確區別領土之關係，爲無益之事情，所以僅附種種名稱，於民族本位，在他國，由國法學，國際法等，所得認識之主權作用，如由化外，或治外之文字，所得推測，最初卽付諸缺如矣。

雖然，吾非謂滿蒙爲與中國無交涉之獨立國，亦非謂可以地球上之無籍者相看待。唯歐美人過於不明中國之歷史與中國之真相，又過於看錯中國與滿蒙之關係，遂以其誤解爲根據，以考案無價值之對華政策而運用之，故就中國人自身之心理，加以解剖耳。大久保

利通卿，曾使於中國，就臺灣問題，與當時總理衙門之代表恭親王，及文祥等，有所折衝。——其事，頗有興味，茲作爲插話，引以爲例。——初依清政府所主張，則臺灣之壘域，爲治化之地，在政教範圍以外，故對於該地之事變，清政府無負何等責任之義務。然至就其善後處分，以與日本相對也，彼等態度，忽然一變，乃強辯曰：『在清官版之地誌，載有臺灣，生番之地，爲中國政教所不及，故即令在政教範圍以外，或不在政教範圍以外，既有如斯記載，非即爲中國領土之明證乎？』大久保卿，雖非常人可比，亦默然無以爲語。勿以爲異，唯此最能鮮明表示中國人之領土觀念，與中國政治家之外交手法。即彼等不願統治之有無，僅以本國之書籍，有此記載，即足認之爲其領土之明證。若不利於自己時，則以爲治外之地，不負責任。然則他國欲施教，并開發其地時，則可變其前言，而提出反對論。但彼等自身，決無施政教，進而開發之意。因其情形如此，故臺灣會爲西班牙葡萄牙等之殖民地，又嘗爲中國亡命者鄭氏之謀叛策源地。中國觀此，仍淡然置之。中國人之領土觀念，超越國家，亦無統治責任之感。

以上之插話，決非無意義而引之者也。其間所表示之觀念與手法，可以證明中國軍閥

及營業政治家，利慾薰天，有如割黑龍江以北之大地域於俄國而不悔，甚至有欲獻滿洲於舊羅馬洛夫王朝之雅量。即在今日，外蒙古之大地域，實有爲蘇俄一聯邦之觀，而中國之政治家，滿足於紙上之宗主權，專盡力於內爭。更明白言之，中國人對於外藩之政治觀念，無論爲滿洲，爲蒙古，爲西藏，新疆，宛如對於安南暹羅，又如對於印度及中亞細亞諸邦，僅以爲種族不同者之住宅地，位於中國附近而已。此間若有多少之心理的差異，則不過比例於其地之遠近，於其地之概念有深淺之別。唯中國本部，認爲漢民族之永住地，有相當之粘着力，是亦非由普通之國家觀念而來。若強而與以國家之名，則滿蒙，西藏，新疆，與其謂爲中國之領土，寧謂爲外國或半外國。卽以最善意解釋之，亦不過得視爲地誌上之領土，卽紙上之宗主權而已。

然不了解此種事實之列國，與國家之格式，於不成國家之中國，同時，承認領土權於不成領土之地域，以通種種外交，本屬大誤。因此，清朝以來之營業政治家，得於其買賣上，獲得意外之成績。彼等雖大告成功，而中國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毫不少變。滿蒙，西藏，新

驅，依然爲異種族之名稱，不思爲自己之所有物。南方國民軍，雖如何唱五族共和，如何樹五色之旗，由一般人民觀之，是猶狡獪之賣藝者，揭種種顏色之萬國旗，以引誘觀客耳。唯日本一旦不得已，而交還遼東，關於滿洲已得之權利，受多量之妨害者，因日本外交家過於正直，——因而未嘗提供使中國營業政治家可以滿足之任何物件，——使中國營業政治家，狂奔於彼等得意之以夷制夷，遠交近攻之政策，爲其主要原因之一。滿洲之富源，因日本之投資與努力，而漸次開發，因此使中國營業政治家，至於垂涎，又爲其原因之一。至列國政府，誤認中國，爲營業政治家所玩弄，同時，列國自身對於日本妄事推測，或腐心於取日本而代之之慾望，亦必爲其不可免之禍因也。

三 開發滿蒙之恩人

然則非中國之滿蒙，如何得有今日之文化經濟，并國際之重要性乎？是不待言，因有日本。因爲便於了解起見，假定以滿蒙爲中國之領土，即以中國爲主人翁之一地域，英美及其他國民，得發見如何文化，如何產業，又如何歷史，及如何國家之施設於其地乎？在昔爲庸

慎族之遊牧地。約經二千年之歲月，至於漢代，爲扶餘之地。晉爲挹婁，西漢爲高麗。西秦之末，別有鮮卑族興。由此，經鞞鞬渤海之時代，至西曆九百二十六年，契丹出而阿保機當局。阿保機即遼之太祖。彼征服女真，室韋，回紇諸族，併吞蒙古，滿洲，及朝鮮之一部，更割取中國本部，威力震驚唐室。遼之後，爲鞞鞬族之金（西一一二五年）其後百二十年，而成吉思汗。出金由滿蒙發軔，席捲中國本部，宋室僅得保其江南之一隅。至於元，不止於中國與滿蒙，遠征服歐洲，殆發揮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世界的霸權矣。

是等以滿洲及蒙古爲發祥地，或勢力根據地的各種族之興亡盛衰，其爲單純武力，蠻力，或腕力之歷史，不待煩言而知矣。其爲後世所知者，不外威嚇或侵略中國本部，及發揮其武勇，掠奪於中亞及歐洲而已。故中國人眼中之滿蒙，乃不斷之脅迫者，歷代政府，爲撫綏計，常贈以金帛子女，費所有犧牲，纔得全其體面與平和耳。是安得有開拓滿蒙，普及文化之餘裕。及明太祖出，滅元（西曆一三六八年）而常置兵於南滿遼東，同時採用屯田制，而獎勵農業。漢民族之染指於滿洲產業，是殆爲唯一之紀錄，實則仍爲女真所苦者也。

次之，愛親覺羅氏出，起身於渾河上流一部落之酋長，遂爲中國本部之霸王。然其恩惠未及滿洲。即特爲逐出明人，而着手之若干耕地，爲戰亂而陷於荒蕪；且布所謂「滿洲封禁」策，使其成爲廢墟，蓋因防明人之侵入，且遷都北京，組織滿洲八旗，使爲禁衛軍，以致滿洲空虛。其後解除封禁政策之一部，一旦發布遼東開墾招民令，多少施行保護政策。曾有長髮賊之亂，內憂外患，相繼而至，清朝自身之運命，遂告危急，不暇他顧，因而滿蒙之經營，不曾想及其間俄人着着肆其活動。吾人不以探求史跡爲目的，在使列國周知滿蒙既非中國，復爲其脅迫者；同時，證明滿蒙之開發，滿蒙之經濟價值，未嘗以中國人之努力，而示其成績。滿蒙自昔卽爲原野，爲未開之狩獵地，又爲遊牧人種之競爭場，唯遼河之流域，稍得視人類之活動。可知曾令滿蒙文化之光輝者，決非中國人與滿蒙人，而以俄人爲其魁。彼由黑龍江出發而至滿洲時，尙無一哩之鐵道，不數年，而敷設東清鐵道，開大連港，以大規模，經營一切。若謂中國政府於滿蒙開發上有須記憶之事實，則其動機目的及功罪，自爲另一問題，是僅可謂最初與以近代之印象者而已。雖然，俄國之經營滿洲，如世所夙知，非有意從事開發，亦非由

文化的理想出發之舉動，實爲突進的侵略主義之表現，又爲武斷的征服主義之活動。故雖築鐵道，開港灣，及爲其他種種施設，既非爲列國開放門戶，亦非爲開發產業。反之，卽於其鐵道附屬地，亦採絕對排他主義，以行使其行政權。——一八九六年七月，東清鐵道建造經營約款第六條第二項。——實際蔡與土人接觸，採用全然與滿蒙住民隔離之政策。換言之，唯爲自己前進而築成障地，更進一步，則掌握中國海，收之於俄國之範圍，使列國不得越雷池一步；故日本奮然而起。日本之決意與俄戰爭，專爲自衛，與東洋之平和；對於滿蒙之行動，不外欲確保日本之生存耳。不僅未抱絲毫之侵略意思，且率先投下巨資，以供開發滿蒙之用，并努力開放其門戶者也。

以最公正之意味言之，新文化之光開始耀於滿蒙之日，在日本代俄國而用平和政策之後，此非吾人之自誇，又非自畫自贊，乃得堂堂揚言於天下之明確事實。滿洲在日本經營以前，無人維持治安，所得見者，唯原始時代以來之自然，與原始民族之部落，及原始之農業牧畜，俄國人之武裝的設施外，中國人所侮蔑之夷狄末孫，遼東之高梁與豕，乃滿洲之名產。

即撫順之煤，雖早經朝鮮人試掘，然實與廢物等耳。

詳言之，則十七世紀之後半，自俄人出入於黑龍江時以來，漢人漸潛入於滿洲，其時即有所謂採殖民實邊政策者。尤其在遼東半島方面，有薩克人之踪跡；在遼河附近，亦得觀英人勇敢之姿。此雖非在哥倫布發見以前，美洲已有東洋人踪跡可比；然決不能謂其有一變滿洲之情形，使其被近代文化之明顯的努力有之，其自日本之入滿洲始。

滿洲之現狀，今日亦甚困難，何以至此乎？是即中國之軍閥政府，及營業政治家所生之結果。彼等自身，無絲毫開發滿蒙之功績，因欲壟斷其收穫，反阻止擾亂其發展也。欲假不明此真相之美國及其他國家之力，以攻擊為開發恩人之日本，使羨為平和天地之滿蒙與中國本部，同為騷亂之場；故吾人須依正義所命，以取嚴重之態度與方策焉。

四 特殊關係之真義

日本之對待滿蒙，公明正大，以確保其國家生存權為理由，已如所述矣。是非為日本自身之主觀的慾望所鼓舞，乃由其世界觀而出發者也。是即為增進滿蒙人之福祉計，又為豐

當中國人之利益計，同時更爲列國，及全世界人類而服務，故也。所謂國家生存權者，非日本對於滿蒙要求其爲第二安南緬甸之意。苟日本確信其事，爲天下之義舉，自所樂爲；不然，安得進而行人之所不好乎？其本來之意義，苟回想日本，曾賭其國運以奮鬥於二大戰爭之事實，則世界各國民，當明若觀火矣。滿蒙之平和與秩序不能保全，則朝鮮之治安必受威脅。日本常爲朝鮮治安問題所苦惱，則爲永久之威脅與煩悶。日本實亦自建國以來，常爲此而感煩惱。比較之以美國之大，對付墨西哥之小，更多切實之意義。同時，有廣大之殖民地於世界之英國，因確保比利時之中立，而試行亞斯斯斯所謂大賭博，大異其趣。日本國土，不若美國之大，而其接壤地，不僅控有中俄，又不若英國有無盡藏之資源，乃人口過剩，食糧，料原，與燃料，均夙感不足。以此，日本之對於滿蒙有所動作，既非過甚之慾望，又非踐人之田者，寧使其接壤地域爲平和之樂園，欲開發空受遺棄之天然資源，以完成利用厚生之德者也。不若是，則日本及東亞之康寧，難於保全耳。日本國民，在世界之地位，已經確立，縱無滿蒙，無中國，日本自身之國運民命，不信有瀕於危險之事。如無滿蒙，無中國，日本却得安泰，得享幸福，亦未

可知至少可以不冒犯二大戰役之危險。雖然，滿蒙與中國均長存於日本之鄰域，如能為有秩序有統制之文明國，又為忠於正義平和的政治家之天地，則日本不必不能安心樂意，以為較比利時瑞士猶為幸福之蓬萊國。

然而此全為空想，中國之實況既如彼，滿蒙之形勢又如此，中國自身之混亂，不僅及於滿蒙，且常引誘刺激列國，予日本以至深至大之迷惑，使詛之如惡魔。故日本欲確保存立權之努力，至少，須傾注之於滿蒙，即須始終自衛，保護平和，且防止混亂，維持治安，以謀滿蒙之經濟化，與文明化。

日本之以滿蒙為特殊地域，乃以上述精神為根據，是非為中日條約及日英同盟所證實，又不為日俄協約及石井蓋辛協約所保障；因此亦未得舊六國借款團，及新四國借款團之承認，是皆由事實產生文字而已。人類之思想，無論何時，悉淵源於事實，有事實，而後有思想。尤其其在外交上之折衝，殆皆為擴大以視事實者，與縮小以視事實者之對抗。而其結果，於不及事實之程度以內，以成立妥協者，十居八九。握事實者之優點，足以償形式的表現之不足。

利故也。——橫暴之強者，加不合理之壓力於弱小之敗者時，不在此限。——換言之，事實常爲原因，外交的紀錄，常爲結果。

因此日英同盟之廢棄，石井藍辛協約之消滅，吾人斷不認爲抹殺日本在滿蒙之地位者。日本對於蒙滿之特殊關係，除滿蒙其物，移轉至于大西洋，或從地球上消滅下去，永與日本繼續共存，卽神起而奪之，亦不可能也。

以日本在滿蒙之關係，而名以特殊地域，特殊關係，或特殊利害，重大利益，則由其詞句及概念而言，寧屬可笑。是以鄭重態度，以議論過於明白與當然之事者。例如山之所在有谷環島有海。既無新奇之發見，亦無可爲議論材料之物。然至於以此極明白而當然之事實爲論題，與外交事件不外爲美國活動所刺激之結果。溯之日英同盟條約中，已有兩同盟國特殊利益之文字，在與其他各國之條約及協約，亦嘗見類似之語，是僅平凡表示自明之事實耳。及美國人於中國尤其有興味于滿蒙後，其平凡自明之事實，非復平凡自明者矣。其實況雖如故，而美國務必不使平凡而自明。以是，日本之政府，及評論家，不知不覺，竟爲美國式論

理所誘致，而罹於一種硬化病。

滿蒙特殊關係之問題，忽爲世人所注目，起自舊六國借款團加盟之時。該借款團所要求者，不以單純抽象的文字之羅列與摘出爲滿足，將具體的觸及個個之事實——例如鐵道及鑛山等——故有明其意義，及範圍之必要。日俄對英、美、法、德之四國間，至生種種之交涉。日俄兩國之特殊關係，遂爲借款團加盟之條件而見承認，然美國設辭而忽然退出該借款團矣。當四國借款團再組織時，此問題又經提出，美國之真意，在竭力使列國對華關係平等化，以推進本國之地位。因而對於中國及滿蒙有最密切關係之日本，最爲美國所注目。如是日本對列國間，以美國爲事實上之首先發言者，又經種種之討論。要之，日本以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一帶地方與朝鮮接壤，其自然結果，與我國國防及經濟的生活，有至大關係。在同地之各事業，包含關於國家之緊切安危問題，切言於日本有特殊之利害；且力說保障國家之安全，不能缺少自衛之途徑。此雖毫無設何等地理的區劃，獨占經濟上之利益，乃至設定所謂勢力範圍及欲違反保全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主義之意思；然日本之於滿蒙，與他國

不同，有關於死活之緊切關係。故日本立於國家及國民生存上不可缺之特殊且正常之地位，就該地域之借款問題，為保障國防及經濟生活之安全，不可不保留採必要處置之權利。英、美、法之代表，以如此『自衛權之原則』為當然之事。即日本所謂由接壤關係而來之國防及經濟生活之安全，亦十分了解；遂對日本聲明無損害日本重大利益之虞，因此日本自行撤回上述之保留，以加入該借款團。在形式的外交，是已毫無疑問，所餘之要件，唯因事實之開展而賦以價值之問題耳。

若此事實之開展，因日本之怯懦不明，錯誤之協調主義，或無意義之對華旁觀，對華迎合主義，而趨趨停頓，則日本自身，對於其當然且自明之地位與權利，不可不負怠慢無智之責任。（一）接壤關係，（二）國防，（三）經濟生活之安全，（四）重大利益，此四原則的公理，無論何國，不得傾覆之，已經為列國所正式承認者也。業經承認，而放任遺棄之，則不過紙上之修辭而已。紙上之修辭，例如美國之開放門戶主義，因其為本國與他國之不同，有適用殆正相反對的解釋之虞。是則有待於日本之勇斷，且又為其急務也。

吾人今重言之，即日本在滿蒙之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及特殊關係，不僅爲日本自身之地位所要求。更剴切言之，則滿蒙自身所要求者也。外交上之措辭，自爲日本自身之發言與主張，不外由日本予以稱呼之形式。雖然，其接壤關係，國防，經濟生活之安全，及重大之利益，悉由滿蒙自身期待於日本，且現時以日本之設施開發，及其守備隊，而着着實現者也。世有故意否定列國夙所承認之特殊關係者，則欲使滿蒙中國化，而捲入之於擾亂之漩渦者，不能辭其爲禍首之責。因此，如何處置其人，又如何使此特殊關係變爲妥當，至成爲滿蒙政策之中心問題矣。

五 滿蒙開發之受益者

現在就日本在滿蒙之施政加以考察，以示吾人之見解及所提倡，皆根據事實而非自畫自贊；同時使美國及其他各國，知應如何觀察日本之政策，且如何正當理解中國政治家之言動。舊俄國之經營滿洲，乃以軍事的設施爲主旨，而排他者，已如所述。日本繼其後之後，一切開放，向經濟文化之方面進行。因此新都市住民中，中國人占百分之八十有餘，毫未採

用美人所想像之封鎖壟斷政策。不第此也，唯日本租借地及鐵道沿線爲滿洲文化之中心，又爲中國人最安全之生活環境。於是滿洲名產而可懼之馬賊，至絕其跡；其周到而新鮮之設備，或有爲日本內地所不及者。日本曾投資於中國，其數約爲二十五億，其中之過半，卽十三億三千萬元，悉供開發滿蒙之用。此巨額之投資，殆全部爲中國人滿蒙人所吸收，以增其富力。在日本自身，則直接間接，尙未得收回相當於利息之利益。卽日本爲滿蒙之消費者，斷不自居于榨取之地位。——爲日本者，應以爲拓殖政策之失敗，由中國人滿蒙人觀之，恐不可不認爲世界少有之博愛的投資者。——因日本設施如此，故東洋第一鐵道，聯貫歐亞；順及其他鑛山，已被開採，而工業物興矣。滿洲之農民，曾居於貧窮狀態，因其大豆、油、爲日本介紹於歐洲市場以來，穀物之價格，年年騰貴，農民鼓腹擊壤，面有歡娛之色；林產畜產，亦漸次開發；卽昔時荒地，現亦爲中國人及朝鮮人所耕耘，而着着告其成功。

由是滿蒙之天地，由原始時代之情形，急向新時代進步。尤其南滿洲，十中八九，已經開發；北滿約六成，內蒙古約三四成，均經耕種。以是爲日本開放之各地，尤其如南滿，商賈櫛比。

勞工雲集，今猶向狹隘之新都市而移住者，陸續不絕。以前無一道路之雪野，又蠻煙瘴霧之荒地，唯認爲所謂夷狄角逐之地域，於此二十年間，化爲中國人滿蒙人享受歡喜與幸福之樂園矣。同時，設有教育機關，已有大學及其他高等專門學校，圖書館，公園，大病院，無不具備。最簡單證明是等開發之事實者，爲可得見之數字，例如貿易額，由二十年前之五千二百萬圓，激增至五億五千萬圓，表明十倍之發展；大豆之運銷，千九百零六年，爲六十萬擔，千九百二十六年，達二百七十萬擔；現今滿洲一年之穀物產出總額，概算爲一億二千萬擔，其中爲二千五百萬住民所消費者，約不過五十萬擔，其他之六成，即七千萬擔，輸出於海外，是悉爲任民之收穫。茲試再就經大連輸出入貨物，加以一瞥：明治四十年度之輸出，不過三十二萬噸，至大正十四年，已超過六百萬噸，正爲二十倍之激增；輸入貨物，由明治四十年度之五十九萬噸，增至百零三萬噸。即對照此數字，可知滿蒙之經濟地位，由輸入向輸出，即由消費向生產而進步，即滿蒙產業發展之急速，亦將由此可以了解。此種發展之收穫，悉證明中國人滿蒙人富力之增加，與生活之向上者也。數字之證明，較任何事情爲確實，世人得有得目爲

侵略主義之政策，又爲武斷封鎖政策者乎？試一思之，若任中國人一如舊時之所爲，又將何若斯亦可也。如是而猶不能十分了解，則可更舉一例以明之。滿蒙之人口，自日本着手經營其租借地，及鐵道鑛山以來，年年因漢民族之移住而增加，近來，年年達於六七十萬人。昨年則在百萬以上。此果證明何事乎？又滿蒙何故有如斯旺盛之吸收力乎？是無容疑，即因日本之經營滿蒙，乃平和開放的，向文化經濟方面發展故也。最近因打通線，已經開通，頗爲世人所知之白音太拉，十四五年前，亦以爲無人影之邊地，而見棄者也。

竊維年年有百萬之移民，爲晚近世界各國所未發見之新純錄，吾人遂目擊滿蒙不禁有深遠之興味。羨慕滿蒙而勇於移住者，非屢聞排日聲之中國本部人民乎？而彼等羨慕之滿蒙，非日本所開發之地域乎？美國政治家，爲中國營業政治家所欺，以排日運動有何種根據，屢屢呼號滿蒙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而不已，至少，須注目於此痛快之事實。尤其美國自身，視移民問題，極爲重大時，極端加以限制，尤有注意以上事實之義務。

或有問者曰：日本在滿蒙之平和的開發事業，已諒解之矣；但同時日本恐亦因此可博

巨利？吾等即答之曰：是爲歐美人之心理，又得爲中國之想法。日本之滿蒙政策，大與此異。對於中國人滿蒙人與以偉大慈善家所施之功德，而日本人自身，反不必有何等成功。其證據則一瞥滿鐵之營業報告，即可得之。滿鐵自爲開發滿蒙之根本，殆爲經濟上代表日本之滿蒙政策者也。其最近之營業收入，每年在二億一千萬圓內外，其營業支出，約爲一億七千五百萬圓。其純利益爲三千五百萬圓內外，由其中，除去法定公積金，償還社債公積金，及其他各項，實際對於政府之資本，及一般股東得分配之金額，不過約二千萬圓。一年有三千五百萬圓內外之利益者，較之中國其他鐵道，得稱爲異常之好成績。由內外之股東觀之，對於其投資額，每年僅有一成光景之利息，是安得謂之爲巨利。

對於滿鐵自身之營業情形，或得加以種種議論，吾等亦不無多少意見，然是爲別一問題。加之，自對外的見地而言，則日本所付之鐵道守備隊經費，其他爲滿蒙之平和，與開發所負擔之費用亦不爲少；故日本並未獲得何等實利，的是真情，唯蒙其利者，爲中國與滿蒙之人。彼等每年所受之利益，專以滿鐵論，卽有營業費一億七八千萬圓之支出，故滿蒙繁榮，中

國人雖益增其富力，而日本人反日益困難耳。（即爲日本幣之單位，不便核算仍之。）

徵於上述之經過與現實，又誰得疑日本之爲有野心者。滿鐵公司，既決非東印度會社，日本亦非美國與荷蘭。可知日本對滿蒙之特殊關係，滿蒙及中國自身，進而要求熱愛，較之日本爲甚。所謂接壤關係，所謂國防，經濟生活之安全，及重大利益，當然由滿蒙與中國方面，因日本而使用之。日本於日俄戰役，爲中國之犧牲者，又爲保護滿蒙之和平者，如排斥之而懷疑於此者，非正義之罪人而何耶？尤其是中國營業政治家，素絕對不爲其人民所信任，且極端憎惡，淡然相視，日本人中今竟有爲其所誤，而執自卑之態度者，其爲淺薄已極，可知也。

第十章 管理滿蒙論（下）

一 滿蒙之中國本部化

日本以前之開發滿蒙策，努力於平和與經濟的設施，因此一新滿蒙之面目，與中國人及滿蒙人以最大幸福之事實，已如上述；然則中國與日本之關係，得因此而無何等扞格障

繼以圓滿進行否乎？是又全然大誤。據最近之形勢，則滿蒙之狀態，且有惡化之傾向，甚為可憂。是因何故乎？吾人不得不進而說明其真相，是為知最近之滿蒙，與如何決定滿蒙政策之前提故也。

當袁世凱為大總統徐世昌唐紹儀為東三省主腦之時，日本因美國有所活動，——即錦愛鐵道問題，及滿鐵中立案——曾感意外之惶惑，想尙為讀者所記憶。雖然，其後數十年間之滿蒙，幸離於中國之政爭，得不為中國本部之軍閥及政治家所禍及，故滿蒙着着開發，得成為中國唯一之安全地。此間占最大利益者，實為奉天政權之首領，即張作霖是也。

中國人及滿蒙人，因日本之投資與努力所霑之實惠，即使張作霖陰受其福，彼之地位，可謂為中國之最優者。與其謂為日本維持其勢力，寧以滿蒙開發，而富力增加，當然使彼為有力之人也。因此不問彼為親日主義者與否，若彼而超越中國之政爭，以專心於東三省之統治，則事之關於滿蒙者，中日間無特別之波瀾，與糾紛，更無招列國疑惑之虞矣。然彼及繼繼彼之人，仍為中國一流之政治家軍閥，此寧為彼之不幸，同時，關於滿蒙及日本，亦屬不幸。

原來張作霖等政治家，決非有心開發滿蒙之人。換言之，唯欲收得日本開發滿蒙之結果，或榨取之者也。彼等亦曾以東北屯墾事宜督辦之名，施行所謂殖邊政策矣。其後，毫不注意於鐵道之敷設，及鑛山之採掘，現唯一部之路綫，及若干事業，克底於成，是亦倣效日本之營利計劃，或受日本之衝動，以排他牽制之意思而出此，本無全部步武日本之意。故使彼之地位占優勝，使彼之實力強盛，悉由於日本之力。——雖不敢謂為直接的，然經日本開發之滿蒙富力，經行政之途，必使彼之養兵力及其他財源至於豐富故也。——

雖然，彼等即中國人，且為中國之軍閥政治家。彼等眼中，素無真正之和平開放，與國家彼等之勢力地位漸高，遂漸露出其本色，窺進取於中國本部之機會，常腐心於其準備，即其一種；有時利用日本，有時排斥日本，以利於彼等地位之開展，始終不脫其謬見。其誤入歧途，與中國其他軍閥同，此其二也。

中國之易世革命，不外土匪之巨魁變為皇帝，自昔已然。故武漢革命之助手袁世凱，一旦奪得政權，即繼洪憲皇帝。中國政治家，相信帝王無種，不論其為何人，皆以此為最後之理。

想張作霖卽一日亦不忘中國本部，歷年竭盡全力，毫不足以爲異。其野心之最顯明者，爲大正九年之安直戰爭，從此卽爲大正十一年及十三年之第一第二奉直戰爭，至張郭之戰，乃其餘波。在十四年奉國戰爭後，遂略告其成功，一九二七年以來，爲北京之主人翁，自稱大元帥，世人之所知也。

然彼等處心積慮，以謀進取關內，遂因私兵之養成，與武器之準備，至有所誅求於滿蒙之民。戰亂相踵，其害益烈，夫役之搜求，兵員之強制，軍費之激增，自不待言；更濫發紙幣，徵發車輛，占用鐵道機關；因此，奉天稟相繼跌落，壯丁爲其強制當兵，東三省之治安，完全破壞。一言以蔽之，滿蒙今已與中國本部同一狀況。廣東，漢口，九江，南京所演之慘劇，恐將再見於滿蒙。不堪虐政及痛苦，乃乘虛而起者，卽大刀會與紅槍會等之暴徒耳。

先是張作霖之勢力，以滿蒙產業之開發，而日就強盛也。中國本部之軍閥，皆羨望之而注目，未幾，羨望變爲嫉視，遂虎視眈眈，謀所以奪張之地位。然因不能直接出於滿洲以擊張，乃攻擊日本，施間接射擊，將以覆滅張之地位焉。中國軍閥之排日運動中，常伏有此意，不可

輕易看過。就中與英美接近之直隸派，爲張作霖正面之敵，故熱烈以爲此類宣傳。及列國政治家，恰得知此間之真僞及黑幕也，籠統承認彼等軍閥之排日論，誤信日本與張作霖相結託，或妄謂日本有侵略主義之意思者，不在少數。是卽爲張作霖反對派之間接射擊所迷惑之謬見也。

今張作霖空虛其根據，而改巢於北京矣；其幕僚張宗昌，亦出而與北伐軍交戰，以蹂躪各地，滿蒙遂由內外兩方，捲入中國本部之戰亂中，十數年來認爲中國之唯一安全地，及平和鄉之滿蒙，瀕於不能脫離政治家與軍隊土匪之危險，此現今之實況也。

抑滿洲之平和，何故爲中國將所珍重保持者乎？又中國本部之各軍閥，雖羨慕擬視張作霖之地位，而不能積極攻擊奉天，果因如何之關係乎？此無他，日本之守備隊，儼然立於滿鐵沿綫故也。是最爲彼等軍閥所忌，故常爲不利於日本之言，我守備隊之威嚴，反可以放其光輝，肅然服務之我士兵，較之中國十萬軍隊，有潛在之權威與信用，滿蒙之居民，因不爲軍閥所擾，得安枕而臥，滿蒙之治安，非爲奉天官吏及其私兵所維持，因有我守備隊在，始得

有此安全和平之地帶，即張作霖之軍隊，亦無不畏敬紀律嚴正之日本國軍。若此守備隊而不設置，則日本在條約上所獲何等權利，及何種事業，恐將等於空文。同時，滿鐵爲滿蒙私兵所踐踏，化爲爭亂之兇器，鑑於中國本部之實例，毫無懷疑之餘地。然彼等活動於中國本部，感興味於掠奪暴行，爲其惡習所沾染，戰事連年，游民多爲所召集，私兵之素質，益見低下，當此滿蒙益加惡化，激成中國本部之混亂與惡政，日本如何可使滿蒙之平和與開發無遺恨乎？以少數之守備隊，如何得使廣大地域平安，又得防止混亂乎？鐵道沿線之治安，雖得維持，其範圍嫌其過小，故吾人以如此放任，過於危險，且無政策之可言也。

一 滿蒙開放之妨害物

夙注重努力滿蒙之經濟化之日本，乃最忠實之平和主義者，同時又爲極熱心之門戶開放主義者，非此，則不能開發滿蒙，興隆產業，保障由接壤而生之重大利益故也。然中國之軍閥與營業政治家，常使日本感受惶惑；使美國及其他列國，屢屢誤認事實之真相，甚至阻礙滿蒙之開放與發展。與彼等性質相同之張作霖等，又安得爲真實滿蒙之開放及開發者

乎？彼等之妨害開放與開發，至少在日本所關之範圍內，有歷歷不可掩之證據。

今也，相信列國政治家，亦多少有覺悟。在中國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嘗以自動意思，開放中國之實例，可謂絕無，或稀有。例如不問其爲中國本部，或其他地域，現在已開闢之八十餘市府，悉由外國以戰爭，或其他實力，強迫開放，或經條約之手續，與不容易之外交，而後實現，精密言之，形式上，雖得謂爲中國自身之自動的開放者，通前後二世紀，僅有八處。至滿蒙各地，殆全部以日本之努力而開放；爲他國所要求者，不過二三處而已。——如美國爲活動於中國之最遲者，雖因不明此種歷史的事情，屢向日本及其他各國，高唱門戶開放，實則中國自身，卽爲反對門戶開放者，又爲其妨害者，其志之，勿忘！

中國之政治家，自清朝以來，何故卽爲門戶閉鎖主義者，而常保持其逆於人文大勢之思想乎？於此，亦有種種之理由；然無論其爲何種理由，可斷言其非謀中國一般人之福利，尊重其輿望者，是皆爲偽造之理由。又中國政治家，用其獨有手段，以欺瞞列國之輿論也。南方派知名政客戴天仇氏，曾以上海之繁榮，爲不可思議之狀態，主張不可不由中國統治。此種

見解，不過告白其自身之無理解；因上海之繁榮，以其爲外國租界也。中國一般人民，不能信賴中國之行政、法律、警察、軍隊等，故以居於外人保護之下爲安全，陸續而聚集於其地，以至於繁榮，若一旦還之於中國之手，忽化爲擾亂之場，縱令不然，亦必失去生活之安全性，而招一般人民之愁苦與失望。

中國一般人民，信賴外國之保護，不僅上海爲然，觀於其他各租界，因彼等移住而繁榮，即可一目了然。其實例，則視察日本在滿洲建設開放之各新都市狀況，將更能明白了解。且中國一般人民之翹望開放不已，其原因可以逕知，是卽證實中國之法治、行政，毫不足恃；同時，因外國之投資，而交通產業，及其他設施，可實現故也。中國政治家，不注意及此，反借口人民之輿論，或施排外運動，及其他不良手段，始終閉鎖其門戶，并阻害外人之開發。卽依日本之設施經營，得築成中國第一優勝地位之張作霖，仍有同一之行動。卽彼等所有之性質，固與中國軍閥與營業政治家無以異也。

日本爲開發朝鮮、滿洲，并聯貫歐亞起見，曾欲改築安奉綫，使爲重要交通機關。百方設

辭以妨之延長日本之交涉者，即爲奉天當局。日本幾經隱忍之後，遂通告斷然採自由行動。——（一九〇九年八月）及工程將開始時，中國亦覺其利益，而交涉漸告成立。邇來，其有貢獻於滿蒙，亦未可知。然中國政治家，仍保守其固有思想，閉鎖門戶，即逆一般人民之意思而行，亦所不惜。此事可以吉會線及其他鐵道，商租問題等證明之。吉會者，發端于吉長線，延長之於會寧者。在千九百九年九月之間，島條約已有約束，且日本已付金一千萬圓，爲其建設費之定款。然張作霖旋設種種口實，以妨害工事之進行；又世所謂滿蒙四鐵道——當四國借款團問題發生時，日本受幾多犧牲，始漸得保留其權利。——既借與二千萬圓，仍不着手於吉開線，長洮線之起工；其借款之用途，亦復不明。至於鑛山方面之事業，即已借與三千萬之吉黑森林鑛山，尙未着手進行，至其他鑛山，除日本有單獨採掘權之撫順煙台等外，凡須用中日合辦形式者，悉因中國之妨害，而成爲懸案。

尤其是所謂商租問題，乃中國政治家，缺乏誠意，表示阻止滿蒙開放及開發之封鎖主義者也。此問題，原包含於廿一條中，在滿蒙開發上，無論何政府，何國民，必須承認之事項；現

時猶以其爲有效不可缺者，其權利亦儼然存在。然至今與死物無異者，因爲中國政治家所阻止故也。

當初日本與中國政府交涉之提案，謂：「於南滿及東蒙古，因經營商工業農鑛業，得取得土地之租借權，與所有權。」然當時之大總統袁世凱對於世界任何國家，認爲生活原理之土地租借權，所有權，亦皆欲拒而不予承認。以是日本人以滿蒙問題之基礎，時時動搖，必常感居住及營業之不安。彼此間，幾經交涉後，對於南滿，承認商租權，以代租借權，所有權；又對於東蒙，承認中日國民，合辦農業，及經營附屬工業。及該協約之已簽字也。袁世凱即發布「商租地畝須知」之施行細則，任意設種種手續，使商租權不能適用於實際。日本當局，不預先明確精密，約束商租權運用之細則，可謂失着。在普通了解國際信義之政府，自不以此內政之細則爲必要之物。雖然，中國之政治家，無國際信義之觀念，故特爲承認之商租權，實際加以蔑視。一面所謂中日合辦，亦同一障礙百出而已。

日本國民，既不能安心投資於滿蒙，則產業之開發，商工業之經營，常不能保其基礎之

確實性；以是近來屢與中國就解決方法有所交涉。北京政府，嫁責於奉天當局，避當其衝；奉天當局，卽裝作霖等，亦託言於他事，以事遷延。至協約締結後，經十數年尙未實現。此權利，又此協約，可謂爲滿蒙開發之根本要件。卽以日本之國力，尙被視爲空文，寧爲奇怪之國際的驚異。因此，日本對於滿蒙之設施，受大障礙，馴至產業之發展力爲之癱瘓，經濟界爲之梗塞，使感受極端之困難，此爲其最要原因。

日本不能得土地之租借權所有權高租權於滿蒙，同時英、美、法、意，同亦不得有其權利。換言之，卽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爲其所遮斷也。中國政治家，尤其是滿蒙之爲政者，張作霖等之封鎖主義，壟斷主義，及非國際主義，非以是而明白告之於人耶？若美國及其他列國政治家，而理解此真相，則當知疑日本努力熱心於滿蒙之開發與開放之政策爲不當；同時，可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敵，爲何人矣。卽中國政治家，如何不誠實，無信義，且於對內政略上，爲使自己地位有利計，顛倒正邪，誣蔑事實，宣傳之於列國，以施行其以夷制夷之陋策，當亦不難於看破。

三 滿蒙之危機

日本政府憂慮滿蒙之情形，曾開所謂東方會議，現復向中國政治家提起所謂滿蒙交涉。其內容如何，既非本書主要材料，且非論及之時機。由中國及滿蒙之實況考察之，僅着手於部分懸案之解決，可認爲目前之外交事務而已。

一般人所傳說議論之滿蒙問題，例如鐵道問題，帽兒山事件，及其他問題，乃至商租，及內地雜居問題。如對手爲中國之政府及政治家，吾人不能無條件，預想妥當而澈底之實質的解決。縱得一時與以表面之解決，必將再三再四，提出同一之問題，因對方常不變其性質故也。

吾人所言如此，既非杞人之憂，又非神經之過敏。現在所提倡交涉之問題，不顧其已於十數年前爲國際條約所決定，而對方任此交涉之政府與政治家，非不感何等奇怪驚異，以喪失其良心與理性者乎？以是此種交涉，既非問題，又非懸案，唯視日本自己發揮其權力以實行之與否耳。若對方借辭妨害，則其事已非可以國際公理信義爲根據之外交。誤認之爲

外交，乃忘其實力解決之權能，并自行放棄之者也。對方非試行其官製或半官製之排日運動，敢爲一種實力之行動乎？以威嚇與壓迫爲手段者，決非日本，而常爲對方之人。

雖然，吾人現不討論滿蒙交涉，較此更爲重大之事情，正開展於目前，即中國軍閥政治家，由滿蒙進取中國本部，連年爲無益之戰爭，浪費滿蒙住民之脂膏，人民愁訴之聲，充滿閩里，滿蒙之平和已破，使由日本努力建設之東洋別一天地，陷於中國本部之狀態，且大刀會、紅槍會已經蜂起，對於朝鮮人之壓迫，亦已開始。中國之秘密結社，其淵源甚古：如彼紅槍會，數百年前即已發生，大刀會即由義和團與白蓮會分離而成。中國漢時，即有秘密結社，連綿以迄今日。其大者，曰白蓮會，天地會，哥老會，三合會，分派支流極多。歷代之革命及大亂，殆無不有此秘密結社之利用與活動，如長髮賊之亂，清室之覆滅，其中皆與之有關係。其戰鬥力之強，堅忍力之盛，中國之軍隊，不克與之相比，是爲一種超越死生之迷信所鼓舞故也。此種秘密結社者，開始活動，即預告天下之變亂。彼等非普通之土匪流寇，寧爲一般良民，不堪虐政之苦，乃反動而崛起者也。日本着手滿蒙開發以來，即有名之馬賊，亦畏日本之威，而自然

退縮，年年減其踪跡，爲其所慘害者極少。如秘密結社，并風聞而亦無之，今亦由中國本部輸入，至與深刻之不安，於滿蒙住民。張作霖進取關內之代價，唯此表現于社會之現象而已。其起因，爲彼等戰亂，與政治，及彼等所加之壓迫，宛如愛新覺羅族，入北京而建清朝，其發祥地之滿蒙，至於空虛，而變成荒蕪地。張作霖就北京之大元帥，以爭霸中原，滿蒙將返於以前之原狀。

此種危險，而長比放任，不防患於未然，將來發生何種事變，亦未可知。且中國當局，對於朝鮮人之壓迫，乃日本帝國所不可一日忽視者。留居滿蒙之百萬同胞，其八十萬非朝鮮人乎？日本忠實耕作於滿蒙者，非亦朝鮮人乎？新布苛細之租借規程，以奪朝鮮人之耕作；或強制其歸化，或干涉及於服裝，其暴戾可謂達於極點矣。然此爲中國所謂政府及政治家之通常手段，即證明日本國威與開發事業之減退，及滿蒙封鎖主義之勝利。朝鮮人如是被逐出於滿蒙，抱憤懣與怨恨，不得已而歸故鄉時，將予何種影響於我朝鮮之統治乎？今日不可不加以熟慮。且徒有熟慮，而不能斷然行事，仍屬無益。

現更有不可看過之事實在，即由北而來之赤俄的共產宣傳是也。吾人欲與俄親善，非不可與之提攜；即對於所謂赤化運動，亦不若英國之恐怖與美國之憎惡。因深信日本國民對於無論何種主義，何種宣傳，苟非與日本特有環境相適應，毫無浸染之可能故也。然事之在滿蒙者，不可不視為別一問題。何則？現在奉天當局所行之事，及中國政治家所實演者，即與誘導培養赤化無異也。

凡中國人及滿蒙人，以其本來素質論，決非甘心赤化者。彼等徹底於個人主義之民族性，雖云超越國家主義，而直入於大同主義，而個人主義為其根本原理，大同主義乃其枝葉，故不信奉共產主義。唯其土匪流寇之性質強，一見即有與赤化共同之色素，如苛斂誅求戰爭壓迫均無已時，則雖良民亦不得不帶赤化的破壞色，是與秘密結社黨有共同心理。俄國若喜用之，或不失為活動之適宜地，此亦日本所可淡然旁觀者乎？

以上一切，皆為中國所謂政府及政治家所醞釀激成之禍。一切障礙與惡化作用，有一不由於彼等心術或毒手而來者乎？事已至此，尚不無謂可暫行觀望其趨勢者，是愚者之言。

也。試思若中國時局一變於近將來，又若張作霖等失敗，或歸奉，當是時，日本尙得何事可以樂觀，滿蒙又有何物可期待乎？中國之政治的地層，永久爲土匪與兵匪學匪之舞台。南北兩派，無論由何省何地，出現何種人物，其地層，仍不外產生軍閥與營業政治家，是非中國開闢以來之原則與哲理乎？因而即張本人歸奉，或他人取張而代之，而日本之於中國，猶視之如徐世昌之後，繼以錫良，錫良之後，繼以張作霖之類耳。其政治之代表者，與曹錕，吳佩孚，馮玉祥等之互相交代，無以異也。

以是滿蒙毫不得救，日本所期待之開發與開放亦不能行，平和益受脅迫，秩序益受擾亂，危險日益濃厚，經濟界愈見梗塞，日本之地位與政策，唯有愈加退化而已。時勢如此，尙可觀望不前乎？旁觀猶得謂之爲智乎？

四 列國其自覺悟

日本素努力使滿蒙經濟化，平和化，文明化，原毫不嫉忌其國際化；且大歡迎投資，相與開發產業，希望該地之化爲樂園。以惡意解釋此意而宣傳之，故意使列國懷疑者，即中國之

所謂政治家，又卽彼等所視爲業營者也。

日本所愛者，滿蒙之中國化，——詳言之，卽滿蒙之中國本部化。——而非其國際化。換言之，卽牽制中國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極力忌避擴大南北之混亂於滿蒙之謂也。故非欲拒絕列國所希望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唯日本乃率先用心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實現者也。然中國之營業政治家，今也，故意混淆全然相反之兩個關係，努力使列國誤其判斷，吾人深願列國之有識者，就中，美國之政治家，鄭重留意於此點。

美國政治家及資本家，曾卒然活動於滿蒙，不惜冒可與日俄正面衝突之危險，已於本書前半略述之矣，毋庸再贅。美國以前此之經驗，當知冒險行動於無關係之滿蒙爲無益。——縱令其後，在新四國借款團，及華盛頓會議，依然發露其潛在意識，及傳統之心理。——若美國而不誤認中國之情狀，尤其對於滿蒙之實情，不缺公正之判斷，則利於美國之某物，可得因中國政府與政治家而獲得，最早不成問題故也。

假令美國資本家，喜投資於滿蒙，又得與中國政治家肝膽相照，由滿蒙逐出日本，然則

美國將不費何等犧牲，而獲得何種結果乎？例如何人可得保障借出之款及其他本利可完全支付乎？又何人得防止中國軍隊之蹂躪其鐵道乎？如何得於無土地租借權所有權之滿蒙，確立產業之基礎乎？又以莫可如何之中國政治家爲對手，如何能成功於中美合辦事業乎？——前此美國資本家，有拒絕滿鐵募債之傳說，因其條件時機若何，拒絕乃其自由。若彼等爲直接投資滿蒙者，更屬可喜之至，若爲被煽惑於中國政治家之結果，是則深爲可惜！——抑不爲日俄之美國，如何能維持遠地滿蒙之秩序，免爲兵匪馬賊所蹂躪，以保障生命財產之安全乎？

若美國而願經營滿蒙，則隨其意以行之，可也。今日之排日，即明日之排美，先年之華盛頓會議，又安知不爲將來之東京會議？條約被蔑視，借款被蹂躪，報之以奇怪之宣傳，與蒐集游民之恫喝之暴動，是爲中國政治家固有之特權特技。不如是，則彼等之營業不繁昌，彼等之地位與任務悉歸於無。——最近楊宇霆對於日本之滿蒙交涉，其言論極其橫暴，此誠意欲開發滿蒙者所不能容受之好例，其對方爲日本而非美國，幾分得視爲美國民之幸福，亦未

可知但美國若與日本交換其地位，是亦必爲對於美國之應酬也。事雖若此，美國或英、法、德、意等政府，將得愛惜滿蒙，以中國之政治家爲正直無二之宣教師否乎？若有此專心家，博愛家，則吾人可爽快委以滿蒙之經營。日本因地域相接，欲退不能，故認爲前世之約束，隱忍以爲之耳。美國如有智者，須離開主觀的見解，詳察滿蒙之事情，以與日本採同一政策爲宜。

事已如此，或猶有以善意解釋中國政治家之排日態度者，以爲此排日策，專以對付日本，中國欲以自身之力，開發滿蒙。例如以去秋通車之打通線，吉海線，或現時傳說之胡蘆島築港計劃等，爲其證據，而辯護其地位，卽其一例。然而中國之鐵道與其他事業，有一不借外人之助，而成功者乎？爲彼等政治家所經營運用者，有得免於兵禍者乎？其怪象，可於京奉、津浦及京漢等現狀見之。彼等誠已計畫延長打通線，一方北上蒙古，一面南下胡蘆島矣。然其明與中日條約相反，假令其計劃能實行，不能保其不爲戰爭之具。又其本利金之接時償還，誰能予以完全之保障乎？

彼等中國政治家，觀滿鐵等之設施，將亦以爲非常有利，且希望因鐵道港灣之開通，可

收得地價之騰貴，及其他資本之利益，爲一時之熱心所衝動，亦未可知。尤其日本鐵道，不復爲軍隊之輸送機關，故大以之爲不便者，遂大肆其活動也。是種想法，有非常之缺陷，與不合理之點：第一，滿蒙之平和，非有日本之犧牲與其守備隊，安得而保持之乎？排斥日本，而以自己之便宜爲本位之計畫，未幾，而交通機關，化爲戰爭與榨取之凶器，導滿蒙於中國本部同樣之狀態，其他，尙何利益之可言？

假令讓百步以言之，極端抱樂觀於滿蒙之將來，且張作霖等之意，真在開發滿蒙，然則何故不可不妨害日本之平和的經濟的設施乎？寧非應喜而解決商租問題，使日本及其他各國，大投其資，使產業交通，大臻隆盛，反屬至當乎？然彼等加以阻礙，欲其唯利於彼等之慾望，此非即不純正之封鎖主義與壟斷主義乎？

列國有識之士，今也，不可不以其賢明之眼光，注意中國政治家之行動。若中國政治家而爲真正希望平和的開放與經濟的開發者，何故對於較滿蒙爲近之中國本部，不先注其力乎？在山東，河南，及其他各省，多數失業業者，日夜以待產業之開發。即以山西豐富之煤論，其

得令人增加富力與歡喜，亦不知其有幾何也。若不以日本及其他外人之干涉或設施爲快，則由四川以迄新疆雲貴之廣漠地域，非人煙稀少，尙有若干可移住開拓之餘地，并死藏無盡之富源乎？然而中國政治家，不欲開發近之內地，而愛着滿蒙，一般人民亦盡向滿蒙而移住。人民之移住滿蒙者，乃羨慕日本守備隊所保持之平和，及日本之經濟的設施也。卽不外嫉忌中國政治家及軍隊警察等所支配之地。中國之軍閥政治家，雖愛着滿蒙，亦同一垂涎于其開發後之富力也。在羨慕滿蒙富力之點，雖屬相同；而一般人民，在求平和，軍閥政治家，在覬覦誅求苛歛之餘地。如此，滿蒙爲中國政治家相爭之蘋果，能掌握之者，卽爲中國之最大權勢者。

已爲相爭之蘋果，故張作霖不忍釋手，其他之軍閥政治家，則欲進而攫取之。因欲攫取，故以惡意宣傳日本之行爲，借美國及其他之力，離間日本與張作霖之關係，欲以推翻張作霖之地位。同時，他方因將爲人所攫取，故亦不與口實於政敵，而傾陷日本，以自爲善人。其敵皆在本國，而不在日本。敵雖不在日本，若日本後退，則可貴之蘋果，歸於烏有，則彼等之商

業，受大頓挫故也。而表面須以日本掩人耳目。因此，日本非常感受惶惑，羨慕日本設施而移住之中國一般人民亦覺惶惑。列國有識者，如能注目於彼等之爭，則中國政治家，有如何性質，彼等之排日宣傳，有如何黑幕，自不難看破。同時，蔑視條約借款及既得權，而無所忌憚之破壞國際信義者，若對於英美而探若是之態度時，則將予以若何制裁乎？應不可不加一番考慮。唯吾日本人，即爲人所蹂躪，而不可不畏懼之事，尙未經如此學者道德家，予以明訓。

事實與真相，已如上述。然日本有不能拋棄滿蒙而後退之宿命，是即爲自衛計，爲保障安全，爲世界人類幸福計耳。亦即由經濟上極力開發滿蒙，使死藏之富源可以活用，使新文化復生於廣大之地域，以期永久之共存共榮也。故日本費雖比較多量之犧牲，亦不可不勇往邁進。日本不勇敢而進，則北有赤俄之滿蒙，其將何若？縱不至還於原始時代，而形勢之變化，有難測者。即不然，滿蒙既久中國化矣，軍閥與營業政治家，大肆其活動，暴徒蜂起，兵匪跋扈，以及對於朝鮮人之壓迫，將次第惡化。日本之設施，經濟產業之發展，將受阻止，或被攪亂。區區滿蒙之交涉，果何物乎？與彼政治家爲事務之商議，將有何益乎？由慘淡之不安，與危懼

動搖及愁苦而成之黑雲霧，今也正包圍滿蒙之地域。今尙冷然而旁觀放任，則日本有背所負於世界之使命。日本現時應以斷然之覺悟，根本改訂其對滿蒙之方策，且須舉國一致，立即勇於處置。

五 提倡實力解決

吾等之長途旅行，已經巡歷中國，踏破滿蒙，漸漸到着本書之最終點矣。是實爲多難之旅行，又爲錯綜已極之視察。乃越過千年之冰山，突破猛獸毒蛇之淵藪，其冒險可知也。吾等已與有識者共叙其見聞，終其觀察談矣，故吾等唯有向其目標勇往邁進而已。

吾等已獲得何種紀錄乎？即滿蒙問題之實力解決。換言之，即以日本平和政策爲基礎之滿蒙管理。更有必要，則占領滿蒙其旨趣，與由人類正義出發之國際監政相同。事之關滿蒙者，今日日本以單獨之力足以了之。如誘致列國，以謀協調，可使事情複雜；且中國軍閥及營業政治家，有活動之餘地，不可不慎也。以是有變妥當爲不妥當，變合理的可能，爲不純不能之虞故也。苟冷靜一讀此書，而不厭爲賢明判斷之人，必知吾人得此結論以前，有如何深

刻之苦惱，與可哭之體念。由對於中國及中國一般人民之誠實的同情，與注意世界人類幸福之犧牲精神，及欲確保日本生存權之自衛觀念，此人道的政策，始極嚴肅真摯，爲吾人所得出。除此唯一之結論外，斷無其他之上策。中策下策，可以發見，此吾人所得大膽率直聲明者也。吾等不復回顧，故不再反覆說其理由，因已說明於前也。

所謂實力解決者，既非對於尊重國際信義之國家所設想之方策，亦非對於可正當認識之政府及政治家所可輕易想及之手段。然而中國非真正之國家，中國之政府及政治家不得有代表一般人民利害之資格；吾等之考案，於是有確實之根據。此種手段方策，卽在中國自身，嘗於建設打通線之時，屢以有勇氣之沈默，提示之矣。

實力解決，自爲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其爲管理之形式也可，出於占領之形式也可。目的在平和，在維持秩序，在滿蒙之開放與開發，又爲確保并增進中國人及滿蒙人之福祉者也。使滿蒙爲世界全人類之大公園，與安全地帶者也。故務必以住民自治爲原則，因而在情形安定治安得保持之時，不可不速撤警備，以解除日本之犧牲的負擔。占領爲一時的，管理亦

務必爲短期的，且不可不促健全鞏固的自治之確立。

沐浴自治之惠的滿蒙，自當完全向世界開放，不承認有人種國籍宗教等之差別的制限；無論何種土地，許公正而自由之移住；生命財產之安全，竭力予以保障；所有土地資本勞力等產業之基礎條件，皆不可不自由運用之，取去一切不純正一切矛盾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不可不認爲人類之最高理想，而實現爲極清明之境界，尤其是行政交通警備稅務教育等主要事業，歷來爲中國政治家所損害者，須極努力以匡正改善之。此種任務，最初雖不免爲日本之犧牲的負擔，例如美善之理想，共同租界，終須委之於住民自治之統制。此種特殊地域之表現與設定，其動機崇高而純潔，更由日本以實力解決而化爲具體之物，果何人得拒絕之乎？唯中國現在之政府軍閥及營業政治家，必大肆咆哮，使各國聞其非難攻擊之聲，所謂排日排貨之運動，與威嚇，亦將試行之矣。此等事情，乃當然可預料者。然彼等愈呼號叫囂，而實力解決之要求，愈加緊切耳。排日排貨，以幾次之經驗言之，實爲彼等自身之損失，不得有永續性。尤其中國一般良民，與此無何等關係，將益羨慕日本而移住，以現出第二

之上。海於滿蒙。實力解決，非單純之外交，故自始即無須與彼等所謂政府與政治家相交涉，即置彼等於眼中已屬無益之精神的浪費，是固需要相當之決心。曾爲中國之保全，與滿蒙之平和，而不惜與強俄戰之日本，應有此等覺悟，又何煩惱之有？

問題仍在列國之疑惑乎？曰：然是確爲唯一最後之疑問。故吾人着手於本書之作，即努力芟除障礙，撥開雲霧，以期青天白日之出現。宣明之於世界，叩之世界之有識者，又何所憚。原來日本之政治家，評論家，過於避嫌，又過於細心。過於避嫌，故以爲無意味；過於細心，故反招疑。立正義之前，而懼強者之壓迫，乃怯懦，且陷於僞善。力之哲學，惡魔所有物也。因爲惡魔所有物，故發揮其無愧於神明之良心與理性而力戰，必獲勝利。卽堂堂披瀝日本之所信與其目的，勇敢主張發表，以得列國之了解，乃最急之務。中國政府爲何物？又中國政治家有如何本質與實況？悉爲世界有識者說明無遺，則可也。歷來之對華政策，悉出發於錯覺，終始於幻覺，日本自加悔悟，同時，表示於各國政治家，最親切正直無所遲疑以陳述之，則可也。

吾等決不好爲空談，亦非書由空想而成之戲曲。卽不成疑惑之疑惑，不成誤解之誤解，

一爲中國軍閥及政治家所道及，則忽反響於各國。即賢明之英美政府，非亦爲其所惑乎？即以正爲不正，以有理由爲無理由之中國宣傳，亦有動不明中國真相的各國政治家之魔力。日本之煩悶於巴黎會議，又不得不後退於華盛頓會議，畢竟失敗於彼等虛偽之宣傳。日本在滿蒙之行動，乃根據正義純理之發動，其爲列國所妨害與否，不過日本能否努力使列國澈底理解之問題。歷來過於重視思索，近於消極而不能自動，深爲所誤。欲退居真實而正當之地位，唯有積極自動，以聲明其所信與主張於天下耳。沈默，則虛僞勝；畏縮，則爲惡魔所侵入，此際之沈默，既非金非銀，乃瓦礫耳。

但對於俄國之關係，稍異其趣。凡事之關於滿蒙者，英、美、德、法，意皆無何等直接之地域交涉，俄則不然。彼有中東線，挾黑龍江而有接壤之利害。日本對彼，不可疏於適當之外交手腕，應使俄國知日本無侵略壟斷之意，唯以滿蒙開發爲目的，以盡力於人類之通義，以實力解決，即所以盡其責也。而能得妥協與否，轉得對於英美及其他各國，爲雄辯之說明。日俄兩國之安全，得有保障，即所以確保世界之平和，此微妙之意義，不必待吾人之絮說，應爲明敏

之識者所夙知也。日本對於俄國之活動於外蒙，毫不發生議論。即對於千九百廿一年之俄蒙條約，日本不爲一言之異議與批評。此冷靜而優雅之襟懷，相信可使俄國對於日本之滿蒙政策，贊其公正之開放，而取同一之態度；同時，往年之日俄協約，足以支持滿蒙之大局，必將予以回顧也。

以實力解決滿蒙，應如何對付中國與列國，已述之於前矣；同時，對內，亦不可不一言之。是即立政黨主義之地位，動則缺乏外交方針之繼續性；因此使國策失其一貫，於實行上，亦不無減少澈底性之虞。既往不咎，今後苟事之關於外交者，不可不避去方針易變之傾向。因政權所在不同，以外交爲內爭之具之不可，應因中國營業政治家，已十分明了。輸入因私黨利害而生之排日宣傳，或購買彼等輸出於歐美之贗鼎，而贊之如新發明品，此種舉動，尤須戒備。已經確定之對外國策，無論與黨敵黨，當然須慎重其議論，期其永續與澈底；同時，不問其爲英語與中國語，漫然尊重，而珍重僞物，或使爲內爭之具，皆絕對不可不忌避者也。是爲吾等日本國民應有之反省，又爲本書對於朝野政治家，及評論家之希望。

最後所須言明者，以吾等之長途旅行所得之物，決非一日日本人所得而私之者。是非單由於日本主觀之利益而得發見者，乃世界全人類之正義和平與幸福所指示於吾人者也。不可不提示表揚於列國，玩其理義，嚴正以認識其內容。滿蒙之管理——實質上之領有，或實力的解決。——又滿蒙之開放與開發，及其經濟化，平和化，國際化，實爲偉大之世界的事業，即建設一大樂園於地上之尊嚴的大工程。中國之一般良民，及滿蒙人，必箠食壺漿，以歡迎所羨慕之理想鄉之出現。因日本之政治家，與開發之設施，每年容納中國本部百萬移民之滿蒙，必更歡迎百五十萬二百萬之移民。滿蒙較之上海，天津，香港，更爲安全自由，彼等移民，必馳集於其地。觀於彼等不願收回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之呼聲，而愈集於外國之行政地帶，可以明若觀火。故遇爲邪慾所驅使，而賣弄其偏見，欲以妨害天地之經綸，破壞大乘之方策者，當堅持其大無畏之真知灼見，毅然而爲理義戰，是卽神聖的十字軍之事業，願以此爲本書之結語。（完）

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日譯完於上海日暉里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醴陵劉彥著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本書都六十萬言，歷述我國自與外國交通以來之種種外交失敗史蹟，纖細靡遺。今我國大革命運動正在猛烈激進時期，而外國帝國主義，仍無時或忘其高壓的侵略政策，且竭力運用其陰謀詭計，來破壞我國大革命；所以我們認定外國帝國主義實我國民誓不兩立的不共戴天之仇。是其已往對待我國之酷毒手段，與我國家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情形，真不可不鏗骨銘心永矢不忘。本書負着做醒同胞的使命而出世，國人誠能熟讀而慎謀之，則帝國主義可打倒，不平等條約可取消，東方民族可重見青天，而東方文化決不至闕然湮滅。

平裝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被侵之中國

(即中國主權之不平等等約)

劉陵 著 全一册定價一元三角

本書內容撮要

- 第一章 各國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
 - 第一節 領事裁判權之要義
 - 第二節 一般條約擴張之領事裁判權
 - 第三節 租界等特種擴張之領事裁判權
 - 第四節 東省鐵路區域之特殊領事裁判權
 - 第五節 上海租界領事裁判權之非法侵略
 - 第六節 雜居滿蒙內地日本人之領事裁判權
 - 第七節 領事裁判權不適用於租借地
 - 第八節 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
- 第二章 各國協定中國之關稅
 - 第一節 海關稅之協定
 - 第二節 陸路關稅之協定
 - 第三節 關稅自主問題
- 第三章 各國在中國之最惠條款
- 第四章 中國商埠與租界
 - 第一節 商埠
 - 第二節 租界
 - 第三節 租界內之外國行政權
 - 第四節 中國統治權在租界內之限制與剝奪
- 第五章 中國之內河開放
- 第六章 外人管理中國之關稅
 - 第一節 中國海關之國際義務制度
 - 第二節 管理權擴張之情形
- 第七章 各國在中國之租借地
- 第八章 公使館特殊區域與特殊勢力
- 第九章 鐵路附屬地之非法侵略
- 第十章 中國內地之外國軍隊與外國警察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著 生 鯁 周

解 放 運 動 之 中
對 外 問 題

平 裝 一 冊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我國的國際地位是個怎麼樣？

★不平等的條約怎樣才能廢除？

★如何才做得到關稅自主？

★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是個怎麼樣？

★內地雜居是否必要？

★一切一切的對外問題如何解決？

★只有本書就論述的最詳備。

上海 白克路北
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周鯁生著

革命的外交

本書不談甚麼外交的根本政策或方術問題，所注意的只是「外交的精神」。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來以，軍事發展迅速而外交落後，那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最大的病根，實在於外交精神的墮落。我們的外交，已經失掉革命的精神走到妥協的路上。矯正這點，便是本書一貫的意思。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半粟先生編著

中山
逝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晚近六十年間，我國內受數千年專制政治的餘毒，外遭列強帝國主義的侵凌；有幾次風狂雨驟，國幾不國。然卒免於強鄰之吞併及列國之瓜分，而得赫然建立我以國民為基礎的中華民國而重放我華族之光輝者，則賴有中山先生學生所領導的解放革新的運動阿。所以這六十年間的史實，真是我國史上最觸目最苦痛最危險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如今革命告終，建設伊始，未來設施，千端萬緒；是對於這六十年間的史實必有許多借鑒的地方哩。——這就是本書出世的大使命。★全書三十餘萬言，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歐羅巴不存詩刊

日本俳香滿蒙論

一冊二、三付印
二、三、三出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郵費七分半〕

細野繁勝著
王慕寧譯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上海太平洋書店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

分售處

各埠
武昌
長沙
南昌
各埠
中華書局
太平洋書店
泰東圖書局
太平洋書店
各大書局

048

